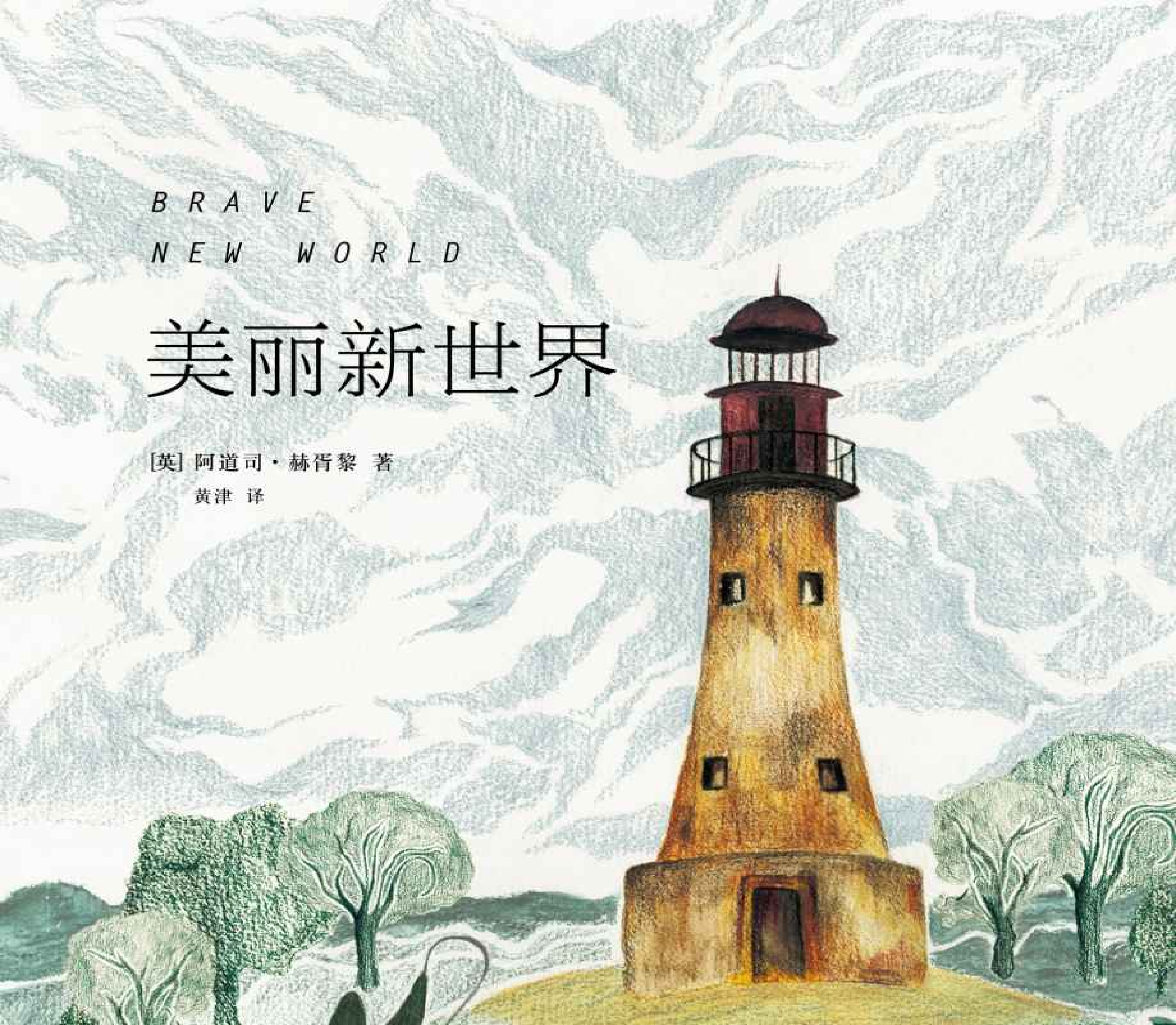


BRAVE
NEW WORLD

美丽新世界

[英] 阿道司・赫胥黎 著
黄津 译

二十世纪“反乌托邦”文学
三大代表作之一

欧美大学生必读书目
著名学者作家 **刘瑜** 作序推荐

ALDOUS
HUXLEY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目录

・代序・
你还要些什么
一
二
三
四
1
2
五
1
2
六
1
2
3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图书代号：SK13N1183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美丽新世界/（英）赫胥黎（Huxley，A□）著；黄津译□—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4□3

ISBN 978□7□5613□7570□9

Ⅰ□①美…Ⅱ□①赫… ②黄…Ⅲ□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Ⅳ□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07288号

·代序·

你还要些什么

2503年，一个婴儿养育室里。护士们在地板上摆了一堆图书和鲜花，然后把一群长得一模一样的、8个月大的婴儿放到了地板上。婴儿们看到图书和鲜花，飞快地爬过去，拿起来玩耍。这时候，长官一声令下，护士长启动电路装置，一时间，刺耳的警报响起，地板被通上了电，触电的婴儿们在痛苦中痉挛并尖叫不已。过了一会儿，护士长关上了电闸。

“这样的试验大约重复200次，”长官微笑着对参观者说，“这些孩子们就会对图书和花朵形成本能的憎恨，他们的条件反射就这样被限定了。”

“限定”大约是《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一书中最关键的指向。在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笔下的那个美好世界里，人从受精开始就被“限定”了。精子和卵子在试管里被调制好，不健康的胚胎被“限定”出局，健康胎儿在孵化器里长大。然后，从婴儿养育室开始，孩子们一路被“限定”得厌恶书籍和自然，厌恶独处，厌恶家庭，厌恶宗教和艺术，同时被“限定”得热爱集体，热爱消费，热爱滥交。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被限定的方式都一样。美好新世界里，人类被分成了五级：阿尔法（Alpha）、贝塔（Beta）、伽马（Gamma）、德尔塔（Delta）以及埃普西隆（Epsilon）。阿尔法被限定得聪明漂亮，而埃普西隆以下的人不但被限定得矮小愚钝，还批量

生产。不过没关系，虽然在那个世界里人有等级贵贱，但是他们都一样幸福——因为无论哪个等级，其接受的“睡眠教育”都会告诉他，他所在的等级是最美好最幸运的。

这样的世界，有什么问题吗？

美好新世界的首长穆斯塔法，问质疑者“野人”约翰。

有什么人类跋山涉水追求了几千年的东西，新世界里没有呢？经济发展？新世界里如此富足，上至阿尔法下至埃普西隆，人们不愁吃穿。健康？生物学家们早就把人类限定得不再有疾病。青春？这里人们青春永驻，直到突然死亡。美女帅哥的青睐？这个更不用担心，因为新世界里“人人彼此相属”，滥交是最大的美德，你要是长期只跟一个美女上床，会成为该世界里骇人的丑闻。

不错，这个世界里没有艺术、诗歌、撕心裂肺的爱情，没有毕加索或者莎士比亚，但是，当你每天都幸福得晕眩时，为什么还会需要毕加索或者莎士比亚？文学艺术往往是为了表达冲突，超越痛苦，那么，在一个冲突和痛苦根本不存在的世界里，文学艺术也就变成了社会的“阑尾”。更不要说“爱情”，那简直是高速公路上突然蹦出来的一头羚羊，如此危险，通通地，限定了之。

所以，这样的世界，还有什么问题吗？

柏拉图估计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因为新世界里政治家和科学家就是智慧非凡的哲学王。老子估计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劳心者

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在这个桃花源里被充分实施。希特勒更是会欣喜若狂，因为将人类的未来当作一个巨大的生物工程来建设，简直是他的毕生追求。还有斯大林，荡漾在新世界人们脸上的微笑，与沉浸在丰收喜悦里的新农庄农民如出一辙，而新世界的“睡眠教育”，简直可以说是对苏式灌输教育赤裸裸的抄袭。所有那些信奉“精英治国”、信奉“稳定高于一切”、信奉“老百姓无非就是关心吃饱穿暖”的人，都会是“美好新世界”的热情粉丝。

这个新世界如此美好，它只有一个小小的缺陷——在那里，幸福的人们全都是“被幸福”的。

就是说，在那里，人们的幸福是政治家和科学家呕心沥血的科研成果，与每个个体自己的创造力、情感体验能力、审美能力都毫无关系。民众只需像儿童那样，系上围兜，张口吞下哲学王或者先锋队一勺一勺送过来的食物，就乘坐直升电梯抵达了极乐世界。而精英们为了民众，制作食物既考虑营养，又考虑消化，可以说是殚精竭虑。有如此鞠躬尽瘁的统治者，民众的个体自由意志完全是多此一举。如果说奥威尔的《一九八四》里，人们为失去自由而痛苦，那么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里，人们则为摆脱了自由的重负而狂喜。真的，如果政治家、科学家给民众带来如此丰盛的快乐，民众何必要自己去斗争？就像如果你可以从父亲那里继承一大笔遗产，何必要自己去辛苦挣钱？除非你认为得到的过程比得到本身更有意义；除非你不识抬举地认为，通过个体努力去争取幸福比“被幸福”更体现生命的价值。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在一切精英治国观里读到的是对生命的藐视。当统治者的恩赐被视为民众幸福的源泉时，统治者越高大，民

众就越渺小。对有些人来说，幸福如此简单，无非是对着送过来的汤勺不断张嘴；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它如此复杂，需要汗滴禾下土粒粒皆辛苦。由于运气和能力，也许耕耘未必能带来收获，但是恩赐来的幸福和捕猎来的痛苦之间，你选什么呢？在幸福药丸嗦麻和跌宕起伏的莎士比亚之间，野人约翰选择了莎士比亚。但是当然，对于美好新世界里的绝大多数人，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他们从来没有选择的权利，无处不在的幸福不由分说，一把将他们给罩住，他们只能躺在幸福的牙缝里，被咀嚼，然后变成一堆残渣，被气势磅礴地给吐出来。

刘瑜

2014年1月

看来乌托邦要比我们过去所想象的更容易实现。事实上我们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更痛苦的问题：怎样避免它最终实现……乌托邦是会实现的，生活正在向乌托邦前进。一个新的世纪也许可能开始，那时知识分子和有教养的阶层会梦想着以种种方式逃避乌托邦，返回非乌托邦的社会——那儿并不那么“完美”，却更自由。

——尼古拉斯·贝加耶夫

一

一幢只有34层的灰色楼房蹲伏在地上，低矮而厚实。正门上方挂着几个字：伦敦中心区孵化与设置中心。一块盾形图案上刻着世界国的格言：社会、身份、稳定。

底楼是个大大的房间，面朝北。尽管窗外夏日炎炎，尽管房间里像热带高压下的天气一样高温闷热，但却有阵阵寒意透出。一道刺眼的细细光线透过窗户照射进来，迫切地寻找着穿大褂、长着鸡皮疙瘩、面色苍白的工作人员，却只发现了实验室里的玻璃器皿、镀镍器具，还有惨淡幽亮的陶瓷器具。冷冰冰的光落在冷冰冰的器具上，工作人员的白色大褂，如死尸般煞白的橡胶手套，都在光线的冰冷中被封冻了，如僵死的幽灵一般，没有一丝生气。只有在显微镜黄色的镜头下面才能看到一点儿有色彩和活力的东西，它们躺在擦得铮亮的试管里，像黄油，浓浓的、腻腻的，一条一条排成长长的队伍，沿工作台延伸开去。

主任推开门："这就是受精室。"

孵化与设置中心主任走进房间时，300名受精员正俯身对着试管，有的全神贯注，大气都不敢出；有的心不在焉，独自哼着歌儿或吹着口哨。一群新来的学生紧张地跟在主任身后，个个低声下气。他们年纪很轻，脸蛋红扑扑的，一看就是乳臭未干。每个人手捧一本笔记本，主任这个大人物一开口，他们就立刻刷刷地动笔记下来，一个字儿也不肯落下——直接聆听大人物的教诲，机会难得。伦敦中心区孵化与设置中心主任一直以来都会郑重其事地亲自带领新学生到各个部门转一圈儿。

他总是这样解释："只是让大家了解一下大概情况。"因为要把工作干好，就必须了解一些大概情况。不过，如果想成为社会良民，过上幸福的生活，还是尽可能地少知道为好。大家都知道，细节成就美德和幸福，而概况从掌握知识的角度来说是必需的，但可不是什么好东西。社会的支柱是木匠和集邮者，不是哲学家。

主任朝大家微微一笑，亲切又略带威严地接着说："明天，你们就要安下心来认真工作，以后再不会有时间了解这些概况。同时……"

同时，能够从这么个大人物的嘴里直接掏东西记到笔记本上可是莫大的荣幸，大家发疯般地奋笔疾书。

主任往屋里走去。他瘦高个儿，不过身板挺得笔直。长长的下巴，大门牙突出，两片嘴唇丰满红润，曲线不错，不说话的时候正好把牙齿盖住。他到底是老人还是年轻人？30岁？50岁？还是55岁？很难看出来。不管怎么说，没人问这样的问题。在福帝纪元632年这个安稳祥和的年代里，没人会想问这样的问题。

"我从头开始讲。"主任一说完这句话，热情澎湃的学生赶紧在笔记本上记下：从头开始。主任手臂一挥："这些是孵化器。"他打开一扇绝缘门，让大家看里面一排排编了号的试管。"这是本周收集的卵子，它们的保存温度与血液温度相同。"主任接着打开另一扇门，"不过雄性配子的温度必须保持在35度，而不是37度，完全达到血液温度会使它们失效。"公羊窝在发热器里可配不出小羊羔来。

主任倚靠着孵化器，给大家简单地介绍这种现代化受精程序。学生奋笔疾书，铅笔鬼画桃符般地画过一页又一页。当然，首先介绍的

是外科手术的引入——“为了社会的利益，人们自愿进行这种手术，而且接受这种手术还可以得到相当于6个月薪水的补贴。”主任接下来略谈了一下保证卵子存活并健康成长的技术，谈了一下最佳温度、盐浓度、黏滞度等问题，提了一下关于保存各个独立成熟卵子的液体问题。之后，主任将一干人领到工作台旁，向大家实际展示如何将液体从试管里弄出来，如何让它们一滴一滴地流到特别加温的显微镜玻片上，如何检查液体里的卵子是否有异常，如何计数，之后再如何转移到一个多孔容器里（这个时候主任让大家观察了一下），再如何将容器浸于温热的培养基中。主任解释，每立方厘米培养基里至少含有10万个可以自由游动的精子。10分钟后，从培养基中取出容器，再次检查其中的精子和卵子。如果发现还有卵子没有受精，就再次把容器浸入培养基；必要的话，可以重复多次。之后将受精卵放回孵化器。阿尔法和贝塔要待在孵化器里直到完全入瓶，伽马、德尔塔和埃普西隆则在36个小时之后被再次取出，进入波坎诺夫斯基程序。

主任重复一遍：“波坎诺夫斯基程序。”大家赶紧在小笔记本上这几个字下面画一道杠，表示强调一下。

一个卵子形成一个胚胎，长成一个成年人，这是常规。但是经历过波坎诺夫斯基程序的卵子会分蘖、增殖、分裂。一个卵子分裂成8至96个胚芽，每个胚芽发展成一个完整的胚胎，每个胚胎发育成完整的人。从前一个受精卵只能生成一个人，现在可以生成96个。这就是进步。

“从本质上说，”主任总结道，“波坎诺夫斯基程序包括一系列发展抑制过程。我们抑制受精卵的正常发育过程，然而非同寻常的是，卵子却做出分蘖反应。”

分蘖反应。大家赶忙记下这一句。

主任抬手一指。一条缓慢移动的传送带上，满满一架子试管正缓缓地进入一个大型金属箱，另一架试管也慢慢地被传送过来，机器发出轻微的咣啷咣啷声。主任告诉大家，试管通过金属箱要8分钟。8分钟的X光线强力照射几乎是卵子所能承受的极限，部分卵子死亡。剩余的卵子中，最脆弱的分裂成两个胚芽，大多数分裂成4个，有一部分可以分裂成8个。所有卵子再送回孵化器，各个胚芽在孵化器里开始生长。两天后对这些胚芽进行速冻，速冻就是抑制。胚芽于是再次分蘖，分为2个、4个、8个。之后，再用酒精让分蘖出来的胚芽濒临死亡，不过随后胚芽又一一开始分蘖，最后任其自由生长。因为这之后再进行抑制的话，会造成普遍死亡。此时，最初的卵子已顺利形成8至96个胚胎。大家知道，这是大自然多么奇妙的进步——同卵多胞。不像过去胎生时代，一个卵子只是在偶然的情况下分裂，形成双胞或三胞。事实上，现在一个卵子一次可以形成几十个，甚至近百个胚胎。

“近百个，近百个啊！”主任挥舞着双手，不断地重复着这一句，仿佛正在抛撒巨额赏金。

有个学生傻乎乎地问这有什么好处。

“天啊！”主任猛然转过身来，盯着发问的学生，“这你都不知道？这你都不知道？”他表情严肃地举起手，“波坎诺夫斯基程序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

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

标准化的男人、女人，统一批量生产。一个小型工厂的工人全由同一个卵子经由波坎诺夫斯基程序产生。

“一卵多生的96个一模一样的人操作96台一模一样的机器！”主任狂热的声音在激动地颤抖，“你们真正明白了自己的位置，有史以来第一次。”主任引用了世界国的格言：“社会、身份、稳定”。这是伟大的格言。“如果波坎诺夫斯基程序可以无穷无尽地进行下去，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同一标准的伽马、毫无二致的德尔塔、整齐划一的埃普西隆解决一切问题，数以百万计的同卵多生子解决一切问题。大规模生产的原理终于应用到了生物学上。

“但是，唉，我们还没有办法让波坎诺夫斯基程序无穷尽地进行下去。”主任摇摇头。

96似乎已经达到极限，72是个不错的平均数。一个卵子和同一位男性的精子结合生产出多批尽可能多的多生子——这是他们所能做到的最好水平（有点儿遗憾成绩并非最好）。其实做到现在这样也不容易。

“毕竟在自然界，200个卵子成熟要花费30年之久。但是我们的任务是维持此时此刻的人口数量，花四分之一个世纪慢慢生产几批多生子有什么用处？”

显而易见，毫无用处。然而普德斯纳普技术极大地加快了卵子的成熟过程，他们可以确保至少150个卵子在两年内成熟。通过受精和波坎诺夫斯基程序，换句话说，就是将150乘以72，150批同卵多生子，平均可以得到近11000个兄弟姐妹，年龄相同，都在两年之内出生。

“在少数情况下，一个卵子可以生产出15000余个成人。”

正在此时，一个面色红润的金发年轻人从旁边经过。“福斯特先生。”主任朝他示意把他叫住。面色红润的年轻人走过来。“福斯特先生，你能否告诉我们单个卵子的最高生产记录是多少？”

福斯特先生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本中心的记录是16012个。”他说话的速度非常快，蓝色的眼睛显得很有活力。显然，引述这些数字让他感到开心。他滔滔不绝地说：“16012。189批同卵多生子。当然在某些地处热带的孵化中心，成绩要好得多。新加坡经常超过16500个；蒙巴萨事实上已经达到17000个的记录。他们拥有我们无法比拟的优势。你们真应该去看一看黑人卵子对垂体制剂的反应情况！如果你们习惯用欧洲材料工作，这些情况会让你们大吃一惊。”他笑了笑（眼睛里燃起战斗的光芒，扬起的下巴也带有挑战意味），接着说，“不过，可以的话，我们还是希望超过他们。我正在研究一种奇妙的德尔塔减卵子。用了只不过18个月的时间，生产的婴儿已经超过12700个，有的已经换瓶，有的还处于胚胎状态，但仍然健壮。我们会超过新加坡和蒙巴萨的。”

主任拍拍福斯特先生的肩膀，大声称赞：“我喜欢你这种劲头。跟我们一起来，给这些孩子讲讲你的专业知识，让他们学习一下。”

福斯特先生谦恭地笑笑：“乐意之至。”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入瓶室内一派忙碌的景象，但一切井然有序，有条不紊。已经切割成合适大小的新鲜母猪腹膜片从地下室的器官存储库里由小型升降机快速地送上来。“吱”的一声，然后“咔嗒！”停住，升降机盖口“呼”地往两边打开，衬瓶工只需伸出一只手，拿起腹膜片，往瓶里一塞，抹平，已经垫好腹膜片的瓶子还没来得及沿着无边无际的传

送带慢慢远去，“吱”，“咔嗒！”另一块腹膜片又送了上来，准备垫入下一个瓶子，并让它继续加入传送带上徐徐前进的漫长队伍。

衬瓶工旁边是注入工。瓶子队列缓缓前进，一个个的卵子从试管转移到这些更大的容器里。注入工灵巧地剖开腹膜片，桑葚状胚芽落入准确位置，注入盐水溶液……瓶子离开，接下来是标签员的工作。遗传特征、受精日期、波坎诺夫斯基程序组别等细节情况从试管标签上转移到瓶子标签上。这些瓶子不再默默无闻，都被标上了名字，也标明了身份。瓶子队列继续缓缓前进，通过墙上的入口，慢慢进入社会命运预设室。

大家一进入社会命运预设室，福斯特先生就兴致勃勃地介绍：“索引卡片就有88立方米之多。”

主任补充一句：“一切相关信息都在这里。”

“每天上午进行更新。”

“每天下午进行调整。”

“大家根据这些信息进行评估。”

福斯特先生表示：“如此之多的个体，品质有这样那样的不同。”

“按某种数量要求进行分类。”

“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最优的换瓶率。”

“意外损耗可即刻得到补充。”

福斯特先生强调说："即刻补充。你们可不知道日本上次地震后我加了多少班。"他不无得意地笑了起来，摇摇头。

"命运预设员把数字交到受精人员手里。"

"受精人员为他们提供所需胚胎。"

"入瓶之后来到这里进行详细的社会命运预设。"

"然后送至胚胎存储库。"

"我们现在就去那儿看看。"

福斯特先生打开一扇门，带领大家走下台阶，进入地下室。这里高温闷热，就像进入了热带雨林。大家走进浓浓的昏暗之中，通过两重门，穿过一条通道，拐过两个弯，来到了被重重隔离的地库。这里一丝亮光也透不进来。

"胚胎就像照相胶卷，"福斯特先生一边推开第二道门，一边开玩笑似的解释，"只能忍受红光照射。"事实上，学生们随福斯特先生走进的黑暗房间潮湿闷热，略有光亮，氤氲在一片昏暗的绯红之中，像是夏季的午后闭上眼睛时感受到的那种暗红。一排排、一层层大肚瓶像无数红宝石一样光芒闪烁。"红宝石"之间来回穿梭的是幽灵一般的男男女女，形象模糊，眼睛呈现出紫红色，浑身像得了红斑狼疮一样。机器的嗡嗡声和咔嚓声无力地搅动着屋里的空气。

主任说："福斯特先生，告诉他们一些数据。"他自己不想开口了。

福斯特先生正巴不得说说这些数据呢。

“长220米，宽200米，高10米。”福斯特先生指指头顶，学生们个个像小鸡饮水一样，随之抬头向远处的天花板望去。

三层架子：底层长廊、二层长廊、三层长廊。

长廊由钢架组成，一层叠一层，蜘蛛网般向四面八方延伸开去，消失在昏暗之中。附近有三个红色幽灵正忙着卸下传送扶梯上的细颈大肚瓶。

扶梯从社会命运预设室而来。

瓶子卸下来后都搁在架子上，共15个架子。虽然看不出来，其实每个架子都是一条传送带，以每小时33□3厘米的速度不停地运转，一天移动8米，267天，总计移动2136米。底层转一圈，二层长廊一圈，三层长廊半圈。第267天上午，日光照进换瓶室，所谓的“独立生命”产生。

福斯特先生最后说：“不过在这期间，我们可是想方设法地为它们下了大力气。噢，下了大力气啊。”说完带着行家的得意开心地笑了。

主任再次表示：“这种劲头我喜欢。我们各处转转。福斯特先生，你把情况都告诉他们。”

福斯特先生一字不落地照办。

他告诉他们腹膜床上正在生长的胚胎情况，让他们品尝胚胎发育所需的高营养代血剂，解释胚胎必须用胎盘干粉和甲状腺素来刺激的原因，告诉他们关于黄体素的知识，给他们看喷射器的样子。从0到2040米的距离上，每隔12米，黄体素就通过这些喷射器自动注入胚

胎。福斯特先生也谈到了在最后96米中剂量逐渐增加的垂体制剂，描述了112米处在各个瓶内安装的人工母体循环，给他们看了代血剂存储池，还看了一下离心泵不停运转使代血剂在胎盘内流动，流经人工合成肺和废物过滤器的情况，也提了一下胚胎可能贫血的麻烦问题，还有大量的公猪胃提取物和马类胚胎的肝，胚胎最后肯定需要这些东西。

福斯特先生还给大家看了一种简单的机械，每运行8米中的最后2米，所有的胚胎都要经过这种机械装置进行摇晃，使之习惯运动。他暗示发生所谓“换瓶创伤”的严重性，列举了通过对入瓶胚胎进行适当训练将危险最小化的预防措施，讲述了在200米处进行性别测试的问题，解释了性别标签体系——T代表男性，O代表女性，注定成为中性人的则注上一个白底黑色问号。

福斯特先生说：“毫无疑问，在大多数情况下，生育能力不过是一种让人讨厌的东西。对我们来说，1200个卵巢中有一个具备繁殖能力就足够了。不过我们希望有更好的选择余地。当然，安全系数一定要高。因此，我们让30%的雌性胚胎正常发育，其他胚胎在后来的整个过程中每隔24米注入一剂雄性荷尔蒙。结果是，他们换瓶时已经成为中性人，结构完全正常（不过他不得不承认：‘只是他们有轻微的长胡须的倾向’），但没有生育能力。保证他们没有生育能力。”福斯特先生接着说，“这样，我们最终摆脱了对大自然的机械模仿，进入更加有意义的人类创造的世界。”

福斯特先生搓搓手。当然，他们并不仅仅满足于孵化胚胎——任何一头母牛都能做到这一点。

“我们还为他们设定命运，设置好条件。我们把这些婴儿按照社会的需要进行换瓶，或是阿尔法或是埃普西隆，或是未来的污物处理工，或是未来的……”福斯特先生原本想说“未来的世界总管”，但是他改口说出的是“未来的孵化与设置中心主任”。

主任微笑着接受了这一赞誉。

他们一行经过11号架320米处，一名年轻的贝塔减技工正拿着螺丝刀和扳手忙碌地处理着路过瓶子上的代血剂泵。他拧动螺帽的时候，电动马达的轰鸣声也一点点变大。一下、两下……最后再拧一下，他瞥了一眼转速计，完成。然后沿着流水线往前走两步，对下一个代血剂泵开始同样的动作。

福斯特先生解释：“这是为了降低转动的速度。代血剂转动越慢，通过肺部的时间越长，胚胎接收的氧气就越少。缺氧是保持胚胎发育低于一般水平的最佳方法。”福斯特先生又搓搓手。

一名天真无邪的学生好奇地问：“为什么希望胚胎发育低于一般水平呢？”

“笨蛋！”主任打破了长时间的沉默，“埃普西隆就要生活在埃普西隆的环境中，接受埃普西隆的遗传，难道这你都想不到？”

很明显，这名天真的学生从未想过这一点，他脑子里一片混沌。

福斯特先生说道：“级别越低，供氧量就越少。”首先受影响的是大脑，之后是骨骼。如果供氧量只有正常水平的70%，胚胎就会长成侏儒；低于70%，就会生成不长眼睛的怪胎。

“那就完全是废物了。”福斯特先生下了这么个结论。

但是（他压低声音，但又充满热切和渴望），如果他们能发明一种技术，缩短胚胎成熟的时间，哦，这将是多么伟大的胜利，对社会是个多么大的贡献啊！

“想一想马吧。”

大家的脑子开始思考起马儿来。

马6岁成熟，大象10岁成熟。但是人在13岁的时候性还没有成熟，到20岁的时候才完全长大成人。显而易见，发育缓慢的结果导致了人类智力的产生。

福斯特先生一脸公正地说：“但是埃普西隆不需要智慧。”

不需要就得不到。虽然埃普西隆的大脑10岁成熟，但身体要到18岁的时候才适合工作，这段成长过程多余且浪费。如果可以加快身体的发育过程，比方说，达到母牛的速度，这对社会来说是个多么大的节约啊！

“多么大的节约啊！”学生们也喃喃地附和。福斯特先生的热情真是颇具感染力。

突然，福斯特先生又变得专业起来。他谈到内分泌不调造成人生长缓慢的问题，并提出生殖细胞突变的理论作为解释。这种突变造成的影响能否消除？能否通过恰当的技术将单个的埃普西隆胚胎回归至狗或母牛的常规状态？这是个问题，但差不多解决了。

蒙巴萨的皮尔金顿已经生产出4岁性成熟、6岁半完全生长成熟的个体。这是科学的胜利，但是于社会无用。无论男女，6岁大的时候都太愚蠢，连埃普西隆的工作也干不了。这是个“一揽子”程序的问

题，要么不变，要么全变。他们试图研究出一种介于6岁与20岁成人之间的理想折中状态，但至今也未成功。福斯特先生叹了口气，摇摇头。

他们在一片绯红的昏暗中蜿蜒行进，来到9号架子170米处附近。从这里开始往前，9号架子被完全封闭，瓶子自此开始在类似隧道的通道中走完剩余的行程，但是这儿或那儿会有些两三米宽的口子。

福斯特先生解释：“进行温度调节。”

高温通道与冷却通道交替。硬性X射线照射带来的寒冷对胚胎进行轮番作用，让胚胎在换瓶前就对寒冷感到恐惧。这些胚胎以后注定要迁移到热带去，成为矿工、醋酸丝纺纱工或钢铁工人，以后还要让他们的思想认同他们的身体感觉。福斯特先生最后说：“我们给他们设置的条件是仰赖高温迅速生长，楼上的同事会教他们爱上炎热的。”

主任插了一句格言警句：“这就是幸福和美德的秘密——喜欢上你们要做的事情。所有设置的目的都在于：让人们喜欢上他们无法逃避的社会命运。”

在两条通道之间的一个间隙中，一名护士正灵巧地将一根细长的针管探入经过的瓶子内的黏稠物质中去。学生和他们的导师站在一边静静地观察了一会儿。

最后，她将针管抽出来，站直身子。福斯特先生开口招呼了一下：“嗨，列宁娜。”

女护士吃了一惊，转过身来。虽然眼睛通红，浑身像得了红斑狼疮一样，但她真是美丽非凡。

“亨利！”列宁娜脸色绯红，朝他一笑，露出一排珊瑚般的牙齿。

“迷人，真迷人。”主任喃喃自语，轻轻拍了列宁娜两三下，从她那儿得到一副毕恭毕敬的笑容。

福斯特先生问道：“你给他们注射什么呢？”他努力让自己的语气显得非常专业。

“哦，常见的伤寒和嗜睡症疫苗。”

福斯特先生转头向学生们解释：“热带工人在150米处开始接种疫苗。这些胚胎还长着鳃，我们给这些‘鱼儿’注射预防未来人类疾病的疫苗。”接着转向列宁娜，“下午4点50分，楼顶，不见不散。”

“真迷人！”主任嘟哝了一句，又拍了她一下才和其他人一起走开。

10号架子上一排排未来要与化学物品打交道的工人胚胎正在接受忍耐铅、烧碱、沥青和氯气熏陶的训练。一批火箭工程师胚胎有250个，第一个刚刚经过3号架子的110米标记处，一种特殊的机械装置让包含胚胎的容器处于恒速旋转状态。“改善他们的平衡感。”福斯特先生解释，“火箭进入太空后，在火箭外部进行维修是件棘手的工作。我们在他们处于直立状态时，放慢代血剂的供应速度，让他们处于半饥饿状态，倒立时加倍供应代血剂。这样，他们就把倒立与舒适联系了起来。事实上他们只有在倒立的时候，才真正感到快乐。”

福斯特先生接着说：“现在，我给你们看看阿尔法加知识分子的条件设置，很有意思。5号架子上有一大批阿尔法加知识分子，就在二

层长廊。”他叫住两个已经开始往底层走的学生。

福斯特先生解释：“他们大概在900米处。只有在这些胚胎的尾巴消失了的时候才能进行有意义的智力条件设定。随我来。”

主任看了看自己的表。“差10分到3点，”他说，“恐怕没有时间看知识分子胚胎了。我们必须在孩子们午睡起床前赶到育婴园去。”

福斯特先生有点儿失望，他恳求道：“起码看一眼换瓶室吧。”

“那好，”主任宽厚地笑笑，“就看一眼吧。”

二

福斯特先生留在换瓶室，孵化与设置中心主任和学生们踏入了最近的一座电梯前往6楼。

一块布告牌上写着：育婴园。新型巴甫洛夫条件设置室。

主任推开一扇门，他们走进一个大大的空房间。房间整个南面就是一个大窗户，光线充足，阳光明媚。六个护士穿着标准的白色制服，黏胶纤维上衣和长裤，消过毒的头发藏在白色帽子下面。她们正忙着在地板上摆放一长排玫瑰花盆。花盆很大，里面挤满了绽放的玫瑰。千万朵花竞相怒放，丝般平滑，就像无数可爱小天使的面庞沐浴在明亮的光线里，但其中并不全是雅利安天使的粉红小脸，还有开朗的中国人的脸、墨西哥人的脸，也有好似因为用力吹奏天堂的喇叭而涨得通红的脸，还有死尸般惨白的脸，因为没有生命而像大理石般煞白。

孵化与设置中心主任一走进来，护士们立刻立正站好。

主任简洁地说了一句：“把书本排好。”

护士们一言不发地遵从着命令。书本摆在玫瑰花盆之间，一排4开本的幼儿图书翻开，书中颜色鲜艳的鱼、鸟、虫、兽图案栩栩如生，引人入胜。

“现在把孩子们带过来。”

护士们迅速地走出房间。一两分钟后回来时，每个人推着一辆高高的手推车，车子的四个网架上各躺着一个8个月大的婴儿，长得一模一样（显然是同一组波坎诺夫斯基程序的产物），都穿着土黄色衣服（因为他们的种姓是德尔塔）。

“把他们放在地板上。”

小婴儿被放了下来。

“让他们转过身来，面对花和书。”

婴儿掉转头后，立刻安静下来，个个开始朝着那一丛丛花花绿绿的颜色和白纸上鲜艳动人的图像爬去。就在他们即将靠近时，被云翳遮住的太阳跳了出来，一时间光芒四射，玫瑰花也瞬时变得灿烂如火，似乎从内部突然爆发了一股激情，书页闪闪发光，似乎充满了一种深沉的新意。爬行的婴儿队伍发出兴奋的尖叫声、咯咯哧哧的欢乐笑声。

主任搓搓手，说道：“好极了！好像是故意这样表演似的。”

爬得最快的婴儿已经抵达自己的目标，犹豫地伸出小手，摸啊，抓啊，把已经变形的玫瑰花瓣扯下来，把带插图的书页揉得皱巴巴的。主任耐心地等待着，直到所有的婴儿都忙碌着沉醉于美丽的花和图像之中。“仔细看。”主任说道。接着他抬起手，做了个手势。

站在房间另一侧开关板边上的护士长拉下一个小手柄。

一阵剧烈的爆炸声突然响起，夹杂着汽笛尖叫声，一声比一声刺耳，警铃声也疯狂大作。

婴儿们瞬间惊呆了，全部尖叫起来，小脸因为恐惧而扭曲得变了形。

主任高声叫喊（因为噪声震耳欲聋）：“现在，现在开始轻微电击，巩固一下这个教训。”

主任再次把手一挥，护士长拉下另一个手柄。婴儿的尖叫声突然变了调，他们发出一阵阵尖锐短促的叫喊声，声音里充满了绝望，几乎全部要疯狂起来。一个个小身体抽搐不已，变得僵硬，四肢颤动，似乎被一根看不见的线拉动着。

“整个地板都可以通上电，”主任大声吼叫着解释，并向护士长做了个手势，“不过这就够了。”

爆炸声停止了，警铃不再发出刺耳的声音，警笛的尖叫声也渐渐远去，终于消停下来。婴儿僵硬抽搐的身体慢慢放松下来，疯狂的抽泣和尖声急叫也慢慢低沉，回复到平时因受了惊吓而发出的哀号声。

“再给他们玫瑰花和书本。”

护士照做。但婴儿们一靠近玫瑰花，瞄了一眼那些颜色鲜艳的小猫咪、小鸭子和咩咩叫的小黑羊图画，就惊恐地往后缩，叫喊声又突然响亮起来。

“服从啊，”主任心怀胜利的喜悦，他说，“服从。”

在婴儿的脑海中，书本、花朵与噪声、电击已经一一对应起来。两百次相同或类似的经历之后，这些对应已经不可分割。这种人为的联系，大自然是无力分开的。

“他们的成长将伴随着仇恨书本和花朵的天性，心理学家称之为‘本能’。条件反射已经坚定地形成，他们的一生将远离书本和植物。”主任转身面对护士，“把他们带下去吧。”

身着土黄色衣服的婴儿还在喊叫。护士把婴儿们放入车子，推了出去，留下一股酸牛奶的味道和令人惬意的安宁。

一名学生举起手。虽然他能够理解为什么不让低种姓的人把他们的社会时间浪费在书本上，而且他们读的东西可能会带来风险，起到不良作用，消除已经形成的条件反射。但是，他无法理解关于花的问题：为什么要不厌其烦地让德尔塔从心理上不可能爱上鲜花？

孵化与设置中心主任耐心地进行解释。是否要让婴儿看到玫瑰花就尖叫是根据经济学策略决定的。不久以前（大概100年前），伽马、德尔塔，甚至是埃普西隆都被设置成喜欢花儿——具体说是鲜花，概括说是喜欢野外的大自然。这样做是为了让他们一有机会就希望到郊外去，也可以迫使他们花钱乘坐交通工具外出。

问问题的学生又问道：“他们不乘坐交通工具吗？”

“坐得可不少。”主任回答道，“但除此之外，什么钱也不花。”

主任指出，报春花和风景都有一个严重缺陷：都是免费的。热爱大自然使得工厂忙不起来，于是决定消除人对大自然的热爱，至少是下层阶级对大自然的热爱。当然，消除对大自然的热爱，但不消除乘坐交通工具的意愿。他们还得继续到乡村去，即使他们憎恨乡村，这很重要。问题是要从经济学上找到一个更为合理的理由让他们多花交

通费，而不只是因为对报春花和风光的喜爱。后来找到了合适的理由。

“我们让这些人讨厌乡村，但是同时设置使他们热衷于乡村运动。与此同时，我们确保一切乡村运动都需要使用复杂精巧的装备。这样他们在消费使用这些人造器具的同时还要花交通费，这就是对他们进行电击的原因。”

“我明白了。”学生说完便不再开口，只是一脸的佩服。

一时大家沉寂下来。主任清了清嗓子，“很久以前，福帝还生活在地球上，有一个小男孩，名叫鲁本·拉宾诺维奇。鲁本的父母说的是荷兰语。”

主任自己停顿了一下：“你们知道荷兰语吧？”

“一种已经消亡的语言。”

“像法语和德语一样。”另一名学生补充了一句，得意地卖弄了一下自己的学识。

“那‘父母’呢？”主任又问道。

大家陷入一阵不安之中，几个男孩脸红了。他们还不了解粗俗科学和纯粹科学之间重大但又非常微妙的区别。最后，一个学生大胆地举起手来。

血液涌上他的面颊，他犹豫了一下，嗫嗫嚅嚅地说：“人类过去……嗯，他们过去是胎生的。”

“非常正确。”主任点点头。

“婴儿在换瓶的时候……”

“出生。”主任纠正道。

“嗯，那时，他们就是父母；我是说，不是婴儿。当然，是另外那个。”可怜的男孩一片惶惑。

“简而言之，”主任开始总结道，“生孩子的就是父亲和母亲。”这种粗俗却是真正的科学，它“噼里啪啦”地朝孩子们砸过去，羞得他们不敢抬头，不敢开口。主任坐在椅子上往后一靠，仿佛在宣讲科学，他大声重复：“母亲。”接着又严肃地说：“这些都是令人不快的事实。我知道。不过那个时候的大多数历史事实都令人不快。”

主任回到小鲁本的话题——小鲁本。一天晚上，小鲁本的父亲和母亲（哇哦，哇哦！）因为疏忽忘记把小鲁本房间里的收音机关掉。

（“你们要记住，在那个大量胎生繁衍的时代，孩子通常是由父母带大，而不是在国家条件设置中心长大。”）

鲁本睡着了，收音机里突然开始播放一个伦敦广播节目。第二天早上，让鲁本父母（几个胆大的男孩相互龇牙咧嘴笑了起来）感到诧异的是，小鲁本醒来时，把萧伯纳这个古怪老作家（“少数几个作品被允许流传下来的作家之一”）的长篇讲座一字不落地复述了出来。萧伯纳当时正按照一个经过考证确实存在过的传统在讲述自己的天才能力。小鲁本复述时挤眉弄眼，吃吃窃笑，他当然完全无法理解这些话。他们以为孩子突然精神失常，找来了医生。幸亏医生懂得英语，

听出小鲁本复述的是萧伯纳前一天晚上在广播里讲述的东西。医生意识到这件事情意义重大，向医学报刊写信报告了这件事。

“睡眠教育法原理就这样被发现了。”孵化与设置中心主任故意停顿了一下。

原理是发现了，但是真正地用于实践是很多很多年以后的事情。

“小鲁本的病例发生在我主福帝第一辆T型车投放市场后的第23年。”（主任这个时候在肚皮上画个了“T”字，所有的学生也虔诚地照做。）“然而……”

学生们奋笔涂鸦。“睡眠教育法，福帝纪元214年首次正式应用。为什么没有更早？原因有二：（1）……”

主任滔滔不绝地说：“早期的实验者走错了路，他们认为睡眠教育法可成为一种智力教育工具。”

（一个小男孩往右侧躺着，伸出右臂，右手软软地挂在床沿。一个盒子侧面的圆形栅格发出一个柔和的声音。

“尼罗河是非洲最长的河流，是世界第二大河。虽然长度小于密西西比河，但是尼罗河流域最大，它流经的纬度达35度之多。”

第二天早餐时间，有人问：“汤米，你知道非洲最长的河流吗？”汤米摇头。“但是，记不记得有句话是这样开头的：尼罗河是……”

“尼——罗——河——是——非——洲——最——长——的——河——流，是——世——界——第——二——大——河。”这些词句

奔流而出，“虽——然——长——度——小——于……”

“好了，现在说说，非洲最长的河流是哪条？”

汤米两眼茫然。“我不知道。”

“尼——罗——河——是——非——洲——最——长——的——河——流，是——世——界——第——二……”

“汤米，再说一下，哪条河流最长？”

汤米“哇”地一下子哭了起来。“我不知道。”他开始大声哭号。）

主任轻描淡写地说，这次号哭让最早的研究人员泄了气。实验被取消。没人再试图在睡眠中教会孩子们尼罗河的长度问题。确实如此，只有知道科学是什么，才能学会它。

“但是，要是他们从道德教育开始就好了，”主任边说，边领头朝门口走去。学生们紧随其后，边走边拼命记录，直至走进电梯。“道德教育，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应该是理性教育。”

他们一踏出电梯走进15楼，就听到扬声器里发出的轻声耳语：“安静，安静。”沿着每一条走廊，喇叭不厌其烦地时时低声重复：“安静，安静。”学生们，甚至是主任自己也不由得踮起脚跟，蹑手蹑脚。当然，他们是阿尔法，但是阿尔法也是经过设置的。“安静，安静。”15楼的空气里充满了这嘶嘶低语，不断重复的明确要求。

蹑手蹑脚走过50码的距离，大家来到一扇门前。主任悄悄推开门，大家跨过门槛进入一个房间。房间的百叶窗紧闭着，里面一片昏暗。80张婴儿床靠墙排成一排，只听见一阵阵轻微均匀的呼吸声，还有一阵阵嗡嗡的声音不绝于耳，好像是从远处传来的轻微的耳语声。

他们一走进来，一名护士就站起来，在主任面前立正站好。

主任问：“今天下午上什么课？”

“我们先上了40分钟的性学基础，”护士回答，“现在上阶级意识基础。”

主任沿着一张张婴儿床慢慢往前走去。80个小婴儿脸蛋红扑扑的，安稳地呼吸着，舒适地闭着眼睛躺在那儿。枕头下传出阵阵耳语。主任停下脚步，俯身对着一张小床，仔细地听了一下。

“阶级意识基础课，是吗？把喇叭里的声音放大一点儿。”

在房间的后面有一个扬声器挂在墙上。主任走近扬声器，按了个按钮。

“……所有人都穿绿色衣服，”一个轻柔但是清晰的声音说道，“德尔塔小孩穿土黄色衣服。噢，不，我不想跟德尔塔小孩一块儿玩。埃普西隆小孩更糟糕，他们太愚蠢了，不认字。他们穿黑色的衣服，这是肮脏的颜色。真高兴，我是个贝塔。”

声音暂停了一下，一会儿又开始了。

“阿尔法的孩子穿灰色衣服。他们比我们工作努力，因为他们非常聪明。我真高兴自己是个贝塔，因为我可不想这样拼命地工作。我

们比伽马和德尔塔要好得多。伽马非常愚蠢，他们所有人都穿绿色衣服，德尔塔小孩穿土黄色衣服。噢，不，我不想跟德尔塔小孩一块儿玩。埃普西隆小孩更糟糕，他们太愚蠢了，不认字……”

主任又按了一个按钮。声音没有了，只有一阵阵轻微的幽灵一般的窃窃私语从80张婴儿床上的枕头下面传出来。

“他们醒来前，这些话要重复40到50遍，或者更多，之后，星期四一次，星期六一次。每个星期3次，每次重复120遍，30个月之后进入高级课程。”

玫瑰花和电击，德尔塔穿土黄色衣服，再加上阿魏树脂的香味——在孩子们能够说话之前这些东西已经不可分割地融合成一体。然而，这种无语的条件设置很粗糙，而且是集体进行，无法实现精细的差别，无法灌输更加复杂的行为课程。因为这样的课程需要语言，而且只需要非理性的语言。简而言之，这就是睡眠教育。

“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道德教育和社会化教育力量。”

学生们把这些记录在小笔记本上。这是大人物直接口授的真理。

主任又按了一下按钮。

“……非常聪明。”那个沁人心脾，孜孜不倦的轻柔声音再次响起，“我真高兴自己是个贝塔，因为……”

虽然水滴石穿，但这还不太像水滴，更像液态的封蜡滴，滴下来就附着在岩石上，结成壳，与之成为一体，直到最后与岩石共同形成猩红的一团。

“最终，孩子的思想就是这些暗示，这些暗示就成为孩子的思想。不仅仅是孩子的思想，也是他们成年后的思想，一生如此——判断、渴望和决策的思想就由这些暗示组成。可是，这一切暗示都是我们的暗示啊！”主任几乎是胜利地高喊起来。“这是国家的暗示，”他“砰”地捶了捶身边的桌子，“因此，接下来……”

一阵躁动让主任转过头来。

“哦，福帝！”他压低了嗓门说，“我只顾说话，把孩子们吵醒了。”

三

大楼外面的花园里，现在是游戏时间。六七百个小男孩、小女孩脱光了衣服，暴露在6月的阳光下，在草地上尖叫奔跑，或者玩球类游戏，或者三三两两安静地蹲在繁花似锦的灌木丛中。玫瑰花开得正艳，两只夜莺在树丛中自顾自地唱着歌，欧椴树上一只布谷鸟唱着走了调的歌。蜜蜂和直升机的嗡嗡声让人昏昏欲睡。

主任和他的学生们在旁边站了一会儿，看着孩子们玩离心球游戏。20个孩子分成几个组，围着一个铬钢塔站成一圈儿。一个球抛起来落在塔顶的平台上，滚进塔里，之后落到一个快速旋转的圆盘上，又从圆柱状塔体上的孔里被甩出来，孩子们得去把球接住。

“真是奇怪，”主任和大家一边转身走开，一边若有所思，“想想在我主福帝的时代里，大多数游戏不过是一两个球，几根棍子，也许还有一些网子，其他的什么东西也没有。真是奇怪，让人们玩一些对促进消费毫无用处的精巧游戏，想象一下，真是愚蠢的行为。真是愚蠢。现在，总管不会批准任何新的游戏，除非能够表明这个游戏至少需要运用与现有最复杂游戏一样多的装备。”他突然中止思考。

主任手一指，说道：“那个小组多迷人。”

那是高大的地中海石楠丛中间的一块平地，上面长满了草。两个孩子，男孩大概7岁，女孩可能比男孩大1岁，正在认真地玩着初级性游戏，像科学家似的，全神贯注地要寻找什么奥秘似的。

“迷人啊，迷人！”孵化与设置中心主任不住地感叹。

“真迷人。”学生们颇有礼貌地表示赞同，但他们的微笑居高临下。他们早已经历过这些孩子气的娱乐，不能不带一点儿轻蔑地看着这些孩子。迷人？不过是一对小娃娃的胡闹，仅此而已。两个小娃娃罢了。

主任继续感慨，“我总是在想……”突然一阵哇哇大叫打断了他的话。

附近灌木丛中走出来一名护士，手里牵着一个小男孩，小男孩边走边哭。一个神色不安的小女孩一颠儿一颠儿地小跑跟在后面。

“怎么回事？”主任问道。

护士耸耸肩，回答道：“没什么大事。只是这个小孩儿似乎非常不愿意参加平常的性游戏。我以前注意到一两次，今天又这样了。他刚才突然大叫起来……”

神色不安的小女孩插了一句，“真的，我没想伤害他，或怎么样，真的。”

“当然，你没有，亲爱的。”护士坚定地说道。“这样，”她接着说，转头面对主任，“我准备带他到心理主管助理那儿去，看看他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非常好，”主任说道，“带他去吧。你别走，小姑娘，”护士带着哭泣的小男孩走开后，主任接着说，“你叫什么名字？”

“波利·托洛茨基。”

“好名字。”主任说道，“去吧，看看能不能再找个小男孩一起玩儿。”

小女孩蹦蹦跳跳地走进灌木丛中，消失在大家的视线里。

“真是个精致的小东西。”主任从后面看着她说道。接着，主任转过头来，面对学生。“我现在要告诉你们的东西，”他说道，“可能听起来让人难以置信。但是那个时候……你们不熟悉历史，大多数过去的历史确实听起来让人难以置信。”

主任讲起了令人惊叹的事实。在我主福帝时代之前很长的一段时期内，甚至在之后的好几代人期间，儿童间的性游戏被认为是不正常的（大家发出一阵哄笑）。不仅仅不正常，事实上根本是不道德的（不会吧！），因此遭到严厉的禁止。

主任的听众们脸上露出一种惊奇和怀疑的神色。小孩子不能自我娱乐一下？太可怜了。他们不敢相信这一点。

“即使是少年，”孵化与设置中心主任说道，“即使是像你们一样的少年也是如此。”

“不可能吧！”

“除了一点儿偷偷摸摸的手淫和同性恋行为外，什么都不允许。”

“都不允许？”

“大多数情况下，要等到他们满20岁。”

“20岁？”学生们齐声重复主任的话，满是不相信的口气。

“20岁。”主任重复说，“我对你们说过，你们会觉得这简直难以置信。”

“但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学生们问道，“结果如何？”

“结果非常糟糕。”一个低沉洪亮的声音突然加入了谈话中。

大家四处张望。在那个石楠丛草地上儿童小组的边儿上站着一个大家都不认识的人——中等身材，黑头发，鹰钩鼻，丰满的嘴唇红红的，眼睛黑亮犀利。“非常糟糕。”他又重复了一遍。

孵化与设置中心主任此时已经随意地坐在一张钢铁橡胶长椅上，这些长椅散落在花园里，到处都是。但他一看到这个陌生人，立刻跳起来，冲上前，伸出手，热情洋溢地满脸堆起笑，笑得嘴巴都合不拢了。

“总管！多么意外的惊喜啊！孩子们，你们在想什么呢？这就是总管先生，这就是穆斯塔法·蒙德阁下。”

孵化与设置中心4000个房间里的4000个电子钟此刻同时敲了四下，4点了。喇叭里传出一个机械的声音：“白天主班下班，白天副班接班。白天主班下班……”

在前往更衣室的电梯里，亨利·福斯特和命运预设室主任助理故意背对心理局的伯纳德·马克思，远离这个臭名远扬的人。

机器微弱的轰鸣声和咔嚓声还在搅动胚胎存储库里暗红的空气。换班的时候，人来人往，一张张得了红斑狼疮似的脸换成了另一张张得了红斑狼疮似的脸；传送带搭载着未来的男男女女仍旧在永恒庄严地往前爬行，永不懈怠。

列宁娜·科洛内轻快地朝门口走去。

穆斯塔法·蒙德大人！学生们赶紧敬礼，眼珠子几乎都要掉出来了。穆斯塔法·蒙德！西欧总管！世界十大总管之一。十大总管之一……他与主任一起在长椅上坐下来。他要停下来，是的，停下来，要与他们交谈……直接聆听大人物说话！就像要直接聆听福帝本人说话一样。

两名穿褐色衣服的儿童从附近的灌木丛里钻出来，张大眼睛，好奇地盯着他们看了一会儿，又回到灌木丛中玩耍去了。

“你们大家都记得，”总管用低沉洪亮的声音说，“我想你们大家都记得，我主福帝美妙非凡的名言：历史都是废话。”“历史，”他慢慢重复一遍，“都是废话。”

他挥了挥手，仿佛用一个无形的羽毛掸子拂去了一点灰尘。这灰尘就是哈拉帕文明，是迦勒底的吾珥；他仿佛拂去了一些蜘蛛网，这蜘蛛网就是底比斯，是巴比伦，是克诺索斯，是迈锡尼。他轻轻一拂，奥德修斯、约伯、朱庇特、乔达摩和耶稣都到哪里去了？轻轻一拂，古老灰尘留下的痕迹消失了，雅典和罗马，耶路撒冷和埃及中世纪的王国也没有了——一切都消失了。轻轻一拂，意大利所在的地方已是一片空白。一拂，大教堂也消失了。一拂，再一拂，

《李尔王》 和《帕斯卡思想录》 不见了。一拂，耶稣受难曲不见了；一拂，安魂曲不见了；一拂，交响曲不见了；就这么轻轻一拂……

“亨利，今天晚上去看感官电影吗？”命运预设室主任助理问亨利。“我听说爱尔汗布拉宫电影院新上映的片子很不错。有一场在熊皮毯子上做爱的戏，他们说精彩极了。熊皮上的每根毛都能看清楚。触觉效应最令人叫绝。”

“这就是为什么不让你们学历史。”总管说，“但是现在是时候了……”孵化与设置中心主任紧张地看着总管。传言说那些古老的禁书就藏在总管书房的保险柜里。《圣经》啦，诗歌啦——福帝才知道有些什么。

穆斯塔法·蒙德迎上主任焦虑的目光，红色嘴角讥讽地撇了几下。

“放心，主任，”总管略带嘲讽地说道，“我不会腐蚀他们的。”

主任惶恐不安。

一个人如果觉得自己被人瞧不起，往往也会摆出一副瞧不起别人的样子。伯纳德·马克思脸上露出轻蔑的笑容。哼，熊身上的每一根

毫毛！

“我会去的。”亨利·福斯特说。

穆斯塔法·蒙德身体前倾，伸出一个手指在他们面前晃了晃。“努力想象一下，”他说，他的声音让大家的横膈膜奇怪地颤动起来。“努力想象一下，有一位会生育的母亲是什么样子。”

又是这个肮脏的词。但是这次，他们没人敢笑。

“努力想一下‘与家人住在一起’意味着什么。”

他们尝试了一下，但是一点儿都不成功。

“你们知道‘家’是什么吗？”

大家摇头。

列宁娜·科洛内从昏暗的红色地下室一直上升到17层，然后走出电梯右拐，沿着一条长长的走廊往前走，推开一道门，门口挂着“女更衣间”的牌子。她一头扎进震耳欲聋的混乱噪音之中，四处是手臂、胸脯、内衣内裤。热水哗啦啦地流进100个浴缸，又汩汩地流出来。80台真空振动按摩器同时轰隆隆、嘶嘶响地揉捏、吸吮着80位女性被太阳晒成深色的结实肉体。每个人都放开嗓子讲话。合成音响正在播放动听的超级短号独奏曲。

“嗨，范妮。”列宁娜向一位年轻姑娘打招呼，她们的挂钩和储物柜正好相邻。

范妮在入瓶室工作，也姓科洛内，但是因为地球上20亿居民仅有1万个姓，这种巧合并不会让人诧异。

列宁娜拉下上衣拉链，双手脱去裤子，松开贴身内衣，穿着鞋子和袜子就朝浴室走去。

家，家——就是几个小房间，一个男人、一个女人沉闷拥挤地居住在里面。这个女人不时地生个孩子，于是又有了一群不同年纪的男孩、女孩。没有新鲜空气，没有自由空间，就像细菌滋生的监牢，暗无天日，疾病肆虐，臭气横生。

（总管的讲述如此生动，一个最为敏感的男孩听了之后脸色苍白，几乎要呕吐出来。）

列宁娜走出浴室，用毛巾擦干身体，拿起插在墙上的一根长软管，将管口对准自己胸部，好像要自杀一样，扣下了扳机——一阵暖风将最细腻的爽身粉撒在她身上。洗脸池上面的小龙头可以喷出八种不同的香水和花露水。列宁娜拧开左手第三个龙头，往身上抹了点儿西普香水，拎着鞋子和袜子走了出去，看看有没有空闲的振动按摩器。

家，不仅物质上肮脏，精神上也污秽不堪。从卫生上说，那就是个兔子洞、垃圾堆，生活拥挤造成的矛盾让人难受，充满了各种情绪。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昵让人窒息，关系让人感到危险、疯狂、不堪！疯狂的母亲对她的孩子念念不忘（她的孩子）……好像老猫对小猫。只不过这只猫会说话，会一遍又一遍地念叨“我的宝贝啊，我的宝贝”。“我的宝贝，噢，噢，吃奶吧，小手啊，饿了吧，这种无法形容、令人痛苦的喜悦啊！最后我的宝贝睡着了，我的宝贝嘴角还冒着白色的奶泡呢。我的小宝宝睡着啦……”

“是啊，”穆斯塔法·蒙德点点头说，“你们听了也许会不寒而栗。”

“今晚你和谁出去啊？”列宁娜问。她刚从振动按摩器上下来，像珍珠一样通体透明，全身上下散发着粉红色的光芒。

“没人。”

列宁娜惊讶地抬起眉头。

“我最近感觉身体有点儿不适，”范妮解释说，“威尔斯博士建议我服用代妊娠素。”

“不过，亲爱的，你才19岁。按规定21岁才能首次服用代妊娠素啊。”

“我知道，亲爱的。但有的人若是早点儿开始服用可能会更好。威尔斯博士对我说，像我这样骨盆宽大，长褐色头发的人应该在17岁的时候就开始服用代妊娠素。我还晚了两年呢，可不是早了两

年。”范妮打开储物柜的门，指着上面一层的一排盒子和贴了标签的玻璃瓶。

“黄体糖浆，”列宁娜大声念着瓶子上的字，“卵巢素，确保新鲜：福帝纪元632年8月1日前服用。乳腺精华素：每天3次，餐前少量水冲服。胎盘素：每3日静脉注射5毫升。哎呀！”列宁娜打了个寒战。“我讨厌静脉注射，你呢？”

“我也是。但如果有好处……”范妮是个特别理智的女孩。

我主福帝——或者我主弗洛伊德，这是我主福帝谈论心理问题时选用的名字，原因不得而知——我主弗洛伊德是第一个揭露家庭生活可怕的人。世界到处都是父亲——因而充满痛苦；世界到处都是母亲——因而充满各种各样的变态行为，从施虐狂到禁欲狂；世界到处都是兄弟姐妹、叔叔阿姨——因而充满疯狂和自杀。

“但是，在萨摩亚群岛、新几内亚附近海域的某些岛屿上，那些野蛮人之间……”

热带的阳光像温暖的蜜糖一样照耀在孩子们裸露的身体上，他们在木槿花丛中淫乐嬉戏。家就是二十座棕榈树搭成的棚子中的任何一座。在特罗布里安人 的眼里，怀孕是祖先幽灵干的事情，没有人听说过什么父亲。

“两个极端，”总管说，“殊途同归。它们注定要走上同一条道路。”

“威尔斯博士说现在开始服用3个月的代妊娠素对我未来三四年的身体健康非常有好处。”

“嗯，希望他是对的。”列宁娜说，“但是，范妮，你真的要在接下来3个月里都不打算……”

“哦，不，亲爱的，只一两个星期就行了。晚上我会在俱乐部打音乐桥牌。你是要出去吧？”

列宁娜点点头。

“和谁？”

“亨利·福斯特。”

“又是他？”范妮月亮般的善良脸庞上显出一种既痛苦又不赞同的矛盾表情。“你是不是告诉我又要和亨利·福斯特出去？”

父亲和母亲，兄弟和姐妹，还有丈夫、妻子、情人，还有一夫一妻、浪漫爱情。

“也许你们并不知道这是些什么东西？”穆斯塔法·蒙德说。

大家摇摇头。

家庭、一夫一妻、浪漫爱情。所有这一切都具有排他性，冲动和精力的发泄渠道非常狭窄。

“要知道，人人彼此相属。”他引用睡眠教育法里的一句格言进行总结。

学生们点点头，极其同意这句在黑暗中向他们重复了62000多遍的话。这句话已经让他们认为是天经地义，不仅正确，而且是公理，不证自明，不容置疑。

“但是，毕竟，”列宁娜为自己辩解，“我跟亨利在一起才4个月。”

“才4个月！我喜欢这样。而且，”范妮继续伸出一根手指戳戳列宁娜，“这么长的时间，除了亨利外，也没别人。是吧？”

列宁娜满脸通红，但是她的目光和声音仍然透出不服气。“是的，没有其他人。”她几乎有点粗野地回答，“我不明白为什么应该还有其他人。”

“哦，她不明白为什么应该还有其他人。”范妮似乎是向列宁娜左后方一个看不见的听众重复了一下她这句话。之后，范妮的语调突然变了，“但是说真的，”她说道，“我确实认为你要当心。老是与同一个男人出去极其不成体统。如果是40岁，或35岁，也许没这么糟糕。但你这个年纪，列宁娜！不行，真的不行。你知道，孵化与设置中心主任是如何强烈地反对过于强烈或拖沓冗长的感情的。4个月，亨利·福斯特，没有其他男人——为什么这样，他一定会暴跳如雷，如果他知道……”

“想想水管里水受到的压力。”学生们想了想。总管又说道：“我曾经有一次把水管刺穿，那个喷出来的水啊！”

他刺穿过20次，20次都只看到微弱的小喷泉而已。

“我的宝贝，我的宝贝……”

“母亲！”疯狂是有传染性的。

“我的乖乖，我的心肝宝贝，宝贝，宝贝……”

母亲、一夫一妻、浪漫爱情。激射而出的喷泉，剧烈喷涌的狂野激流，还泛着泡沫。强烈的愿望只有一个发泄的地方。我的乖乖、我的宝贝！难怪这些可怜的前现代人如此疯狂，邪恶又痛苦。他们的世界不允许他们从容不迫、悠闲自在，不允许他们精神正常、品德高尚、生活幸福。因为有母亲和爱人，因为没有被设定必须遵守的禁忌，因为诱惑与孤独的悔恨，因为各种疾病和孤立无援的无尽痛苦，因为未知与贫困，他们不得不产生强烈的情感。感情如此强烈（感情强烈，又孑然一身，身陷绝望），他们如何能够保持稳定？

“当然，没有必要放弃他。只是要不时地找个其他人，就这么回事儿。他也和其他女孩在一起，不是吗？”

列宁娜点头承认。

“他当然还有其他人。相信亨利·福斯特是最完美的绅士——他一直以来行为得体，举止合乎规范。想想主任，你知道，他是个多么一丝不苟的人……”

列宁娜点点头说：“今天下午他还拍了拍我的屁股呢。”

“就是，你看看！”范妮得意扬扬地说，“这就表明他所代表的一切，最严格的传统。”

“稳定，”总管说道，“稳定。没有社会稳定就没有文明。没有个人稳定就没有社会稳定。”他的声音就像喇叭，大家聆听的时候，感到越来越空灵，越来越温暖。

机器转啊，转啊，它必须不停地转下去，永远地转下去。机器停止转动就意味着死亡。10亿人在地球表面忙忙碌碌，机器的轮子开始转动，150年后人数达20亿。所有的轮子如果停止转动，150个星期后，就只剩10亿人，另外的10亿男男女女就要被活活饿死了。

机器的轮子必须稳定地转动，不能不管不顾。必须有人看管这些轮子，必须是像轮子绕轴转动一样坚定的人，精神正常的人，恭顺服从的人，满足现状、心态稳定的人。

不断地喊叫：我的宝贝，我的妈妈，我唯一的爱人。在呻吟：我的罪过，我的上帝；因痛苦而尖叫，因发烧而呓语，因为年老和贫穷而抱怨——这样的人怎么能够看管这些轮子？如果他们无法看管这些轮子……那10亿人的尸体根本都埋不完，烧不完。

“毕竟，”范妮劝说列宁娜，“除亨利外，还与另外一两个人在一起也不是什么令人讨厌、痛苦的事情。你的交往应该多一些……”

“稳定，”总管坚定地说道，“稳定，这是最主要也是最终的需要。稳定，一切为此。”

总管一挥手，指指周围的花园、设置中心大楼、正在灌木丛中嬉戏或在草地上奔跑的裸体孩子。

列宁娜摇摇头。“不知怎么，”她自言自语地说，“最近，我并不太想放纵自己。有的时候大家并不想放纵自己。你不是也发现这一点了吗，范妮？”

范妮点头表示同情和理解。“但是你也得努力一下。”她说，“游戏总是要玩的。毕竟，人人彼此相属。”

“是的，人人彼此相属。”列宁娜慢慢重复这一句话，叹口气，不做声。过了一会儿，她抓起范妮的手，轻轻握了一下。“你是对的，范妮。像平常一样，我会努力的。”

冲动被压抑后会肆意横涌，肆意横涌的洪流就是情感，就是激情，甚至是疯狂：这取决于水流的力量以及障碍的高度和强度。不受约束的涓涓细流则会平缓地通过既定水道，进入平静的幸福天地。胚胎饿了，代血剂泵一天天不停地运转，每分钟800转。已入瓶的婴儿开始啼哭，护士立刻拿来外分泌瓶。情感就潜伏在欲望和满足之间的间隔里。要缩短这个间隔，将所有不必要的旧式樊篱打破。

“多幸运的孩子！”总管说道，“我们不辞辛苦地让你们生活中的情感简单化，尽一切可能保护你们不受情感的影响。”

“福帝在车 ，”孵化与设置中心主任喃喃自语，“天下太平。”

“列宁娜·科洛内？”亨利·福斯特拉起裤子拉链，把命运预设室主任助理的话重复了一遍，“哦，她真是个棒姑娘，身体丰盈。真奇怪，你还没和她在一起过。”

“我也不知道怎么会没有得到过她。”命运预设室主任助理说道，“我一定会的，只要有机会。”

伯纳德·马克思在更衣室走廊的另一头听到他们的谈话，脸色变得苍白。

“说实话，”列宁娜说道，“每天只和亨利·福斯特出去，我也开始感到有点儿烦了。”列宁娜套上左袜，“你认识伯纳德·马克思吗？”列宁娜问这个问题的语气过分随意，明显是装出来的。

范妮看起来非常惊讶，“你不是真的……？”

“为什么不？伯纳德是个阿尔法加。他邀请我和他一起去野蛮人保留地呢，我一直想去看看。”

“但是他名声不好啊。”

“我干吗要管他的名声问题？”

“据说他不喜欢障碍高尔夫运动。”

“噢，据说，据说。”列宁娜嘲弄地揶揄道。

“他大多数时间都一个人待着——只有他自己。”范妮的声音中有一种恐惧。

“哦，他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就不会一个人了。不管怎么说，大家为什么对他态度这样恶劣呢？我倒觉得他挺体贴可爱的。”列宁娜暗自笑笑，他的害羞多么荒谬啊！那么害怕，好像她是世界总管，而他只是个伽马减机器看管员似的。

“想想你们自己的生活，”穆斯塔法·蒙德说，“你们是否遇到过难以逾越的障碍？”

一片沉默表示否定。

“是否有人被迫在产生欲望和满足欲望之间接受长时间的煎熬呢？”

“是的。”一个男孩开口道，但是有点儿犹豫不决。

“说吧，”孵化与设置中心主任说道，“别让总管阁下等候。”

“有一次我等了四个星期才让一个我想要的女孩和我在一起。”

“结果你感到了强烈的情绪吗？”

“非常糟糕。”

“非常糟糕，很精确。”总管说道，“我们的祖先如此愚蠢和短视。第一个改革者提出将他们从这些可怕的情感中解放出来时，他们却无动于衷。”

“谈论她的时候就像谈论一块肉似的。”伯纳德咬牙切齿地暗自想道，“在这里搞她，在那里搞她，好像她只是一块肉，把她贬低得就像是一块羊肉似的。她说过她会考虑的，她说这个星期给我答复。噢，福帝，福帝，福帝啊。”他真想走过去，朝他们脸上挥上几拳，一下又一下。

“是的，我真的建议你和她在一起试试。”亨利·福斯特说。

“实行体外繁殖，菲斯勒和川口已经发明了有效的技术，但是政府会重视吗？不会。有个什么基督教的东西，要求妇女必须胎生。”

“他长得那么丑。”范妮说。

“但是我很喜欢他的样子。”

“那么矮小。”范妮做了个鬼脸，矮小是低种姓的典型特征。

“我认为，矮小非常可爱啊，”列宁娜说道，“让人想把他当宠物，你想想，就像一只猫。”

范妮感到震惊。“据说他还在瓶里的时候，有人犯了个错误，认为他是个伽马，把酒精注入他的代血剂里去了。因此他那么矮小。”

“胡说八道！”列宁娜很气愤。

“实际上，英国是禁止睡眠教育法的。有种东西叫作自由主义。议会，如果你知道那是什么的话，通过了一条反对睡眠教育法的法律。当时的记录还在，是关于主体自由的演讲：自由让效率低下，令人痛苦，是个与现实格格不入的东西。”

“但是，老伙计，你很受欢迎，我保证。你会受欢迎的。”亨利·福斯特拍拍命运预设室主任助理的肩膀，“人人彼此相属嘛。”

4年里每周3个晚上，每次重复100遍，伯纳德心想。他是个睡眠教育法专家。62400遍的重复创造出一条真理——白痴！

“还有种姓制度。不断有人提出议案，不断遭到拒绝。还有一种被称为民主的东西，好像人不仅仅是在物理化学方面完全平等。”

“嗯，我想我会接受伯纳德的邀请。”

伯纳德恨他们，痛恨他们。但他们是两个人，而且高大强壮。

“九年战争始于福帝纪元141年。”

“即使他的代血剂里加了酒精是真的，我也打算接受他的邀请。”

“碳酰氯、三氯硝基甲、碘代乙酸乙酯、二苯氰化胂、三氯甲乙醚、氯甲酸酯、硫化二氯乙烷，更不用说氢氰酸了 。”

“我根本不会相信的。”列宁娜说。

“一万四千架飞机呈疏散队形飞行发出阵阵轰鸣，但是炭疽病菌炸弹在库达姆大街 和第八区 爆炸发出的声音并不比拍破一个纸袋子的声音大。”

“因为我真的想去看看野蛮人保留地。”

Ch3C6H2(NO2)3加上Hg(CNO)2等于什么？地上的一个大洞，一堆破瓦烂墙，一些肉体和黏液，一条腿还穿着鞋子飞过来掉在地上，“啪”的一声掉在天竺葵丛中——猩红的天竺葵。那个夏天的场面是如此壮观！

“你真是没希望了。列宁娜，我服了你了。”

“俄罗斯人污染饮用水的技术尤其巧妙。”

列宁娜和范妮各自转过身去背对背，继续换衣服，不再说话。

“九年战争导致经济大崩溃。要在控制世界和毁灭世界之间做个选择，在稳定和……”

“范妮·科洛内也是个好女孩。”命运预设室主任助理说。

在育婴园里，阶级意识基础课程已经上完，那些声音正在培养孩子适应未来工业生产的需求。“我爱坐飞机，”他们轻声细语地说道，“我爱坐飞机，我爱新衣服，我爱……”

“自由主义，当然，被炭疽病菌消灭了。尽管如此，依靠武力是做不成什么事情的。”

“远没有列宁娜那么丰盈，哎，远没有那么丰盈。”

“但是旧衣服糟糕透顶，”一个声音还在不知疲倦地轻声细语，“我们总是把旧衣服扔掉。扔掉总比缝补好，扔掉总比缝补好，扔掉……”

“管理就是坐在那儿，不是动手。用脑子和屁股来统治就行了，绝不要用拳头。举个例子，曾经有过强制消费。”

“嗨，我好了。”列宁娜说，但是范妮还是一声不吭，背对着她。“我们和好吧，亲爱的范妮。”

“每一个人，不管男女老少，每年都必须要消费这么多。为了工业的利益，唯一的结果……”

“扔掉总比缝补好。补丁越多，财富越少。补丁越多……”

“总有一天，”范妮忧郁地说，“你会碰到麻烦的。”

“发生大规模抗议。不消费任何东西，回归自然。”

“我爱坐飞机。我爱坐飞机。”

“回归文化。是的，确实回归到文化。如果只是安静地坐着，读读书，是消费不了什么的。”

“我看起来还好吧？”列宁娜问道。她穿了一件深绿色醋酸纤维布做的上衣，衣袖和领口镶了绿色的黏胶块。

“在戈尔德斯格林，他们用机枪消灭了800名朴素生活派人员。”

“扔掉总比缝补好，扔掉总比缝补好。”

下身是绿色灯芯绒短裤，白色黏胶羊毛袜一直拉到膝盖下。

“之后就是著名的大英博物馆大屠杀，2000名文化爱好者被芥子气毒杀。”

列宁娜头戴一顶白绿相间的骑士帽，把眼睛都遮住了，脚蹬一双锃亮的鲜绿色皮鞋。

“最后，”穆斯塔法·蒙德说道，“总管们认识到武力不是什么好东西。尽管人工体外培育、新巴普洛夫条件设置和睡眠教育这些方法缓慢，但极其有效。”

列宁娜腰上则围了一条仿摩洛哥羊皮的镶银药剂带（因为她不是中性人）。腰带鼓鼓囊囊的，能定期自动提供避孕药物。

“菲斯勒和川口的发明最后还是派上了用场，一场反对胎生繁衍后代的宣传广泛开始……”

“太完美了！”范妮热情地赞叹，她总是无法长时间地抵抗列宁娜的魅力，“多么完美可爱的马尔萨斯腰带 。”

“随之还掀起一场反历史运动，关闭博物馆，推倒历史纪念碑（幸运的是，大多数纪念碑在九年战争的时候已经被摧毁了），收缴福帝纪元150年前出版的所有书籍。”

“我也得去弄一条这样的腰带。”范妮说道。

“比方说，那些被称为金字塔的建筑也都被摧毁了。”

“我那条黑色腰带……”

“还有一个叫莎士比亚的人。当然，你们从未听说过他。”

“我那条带子，真是太丢人了。”

“这是真正的科学教育的优点所在。”

“补丁越多，财富越少。补丁越多，财富越少……”

“我主福帝发明的第一辆T型车出现……”

“我已经用了差不多3个月了。”

“这一天被选作新纪元的开端。”

“扔掉总比缝补好，扔掉总比……”

“我以前说过，有一种被称为基督教的东西。”

“扔掉总比缝补好。”

“它提倡低消费的行为规范和人生观……”

“我爱新衣服。我爱新衣服。我爱……”

“生产能力低下的时候，这种观点非常重要，但在广泛使用机器和固化氮的时代——这绝对是一种反社会罪。”

“亨利·福斯特送给我的。”

“所有的十字架都被砍了头，变成T字架。那时还有个东西叫上帝。”

“这是真的仿摩洛哥羊皮。”

“于是现在我们有了世界国，有福帝日庆祝活动、社区歌咏会，有了团结礼拜。”

“福帝啊，我真恨他们。”伯纳德心里暗想。

“过去有个东西叫天堂，但是他们同样常常喝得烂醉。”

“像块肉，像块肉一样。”

“过去有种东西被称为灵魂，还有种东西被称为永恒。”

“一定要问问亨利在哪里买的。”

“但是他们过去常常吸食吗啡和可卡因。”

“更糟糕的是，她也把自己看成一块肉。”

“福帝纪元178年，2000名药理学家和生化学家得到资助。”

“他看起来闷闷不乐的。”命运预设室主任助理指着伯纳德·马克思说。

“6年后，开始成批量生产。真是完美无缺的药品。”

“我们逗逗他。”

“让人极度亢奋，精神麻醉，飘飘欲仙。”

“闷闷不乐哪，马克思，闷闷不乐啊。”伯纳德肩膀被人一拍，他惊讶地抬起头，是粗鲁的亨利·福斯特。“你需要一克嗦麻 。”

“集中了基督教和酒精的所有优点，却没有一点儿缺陷。”

“福帝，我真想把他们杀了！”但伯纳德口中吐出的却是，“不，谢了。”推开亨利·福斯特递过来的药瓶。

“只要你愿意，什么时候休一天假，回来后头痛和困惑都没了。”

“拿去吧，”亨利·福斯特坚持，“拿去吧。”

“稳定有了切实的保障。”

“只要一小片儿，十种烦忧皆不见。”命运预设室主任助理引用了一句从睡眠中学会的耳熟能详的智慧之语。

“只剩下征服衰老这个问题了。”

“去你的，去你的！”伯纳德·马克思大叫。

“哎哟，哎哟。”

“性激素，输入年轻的血液，镁盐……”

“要记住哟，与其受苦恼，不如嗦麻好。”他们笑着走了出去。

“老年人所有的生理特征都被消除。当然，随之同时消除的……”

“别忘了问马尔萨斯腰带的事儿。”范妮说道。

“还有老年人的心理怪癖，他们的性格会一生不变。”

“……天黑前打两局障碍高尔夫。我得去赶飞机。”

“工作，游戏——60岁的时候，我们的精力与口味和17岁的时候一样。在过去的苦日子里，老年人往往放弃工作，退休，开始相信宗教，把时间花在阅读和思考上——思考！”

“白痴，猪猡！”伯纳德·马克思一边沿走廊走向电梯，一边自言自语。

“现在——这就是进步——老人照样可以工作，照样可以性交，寻欢作乐。他们没有时间、没有空闲坐下来思考。如果在工作娱乐的繁忙日子里不幸出现了空当，还有嗦麻。美妙的嗦麻，半克就足够快乐地度过半天，一克够过一个周末，两克就是一次辉煌的东方之旅，三克足以让你在月亮上度过永恒的黑暗。醒过来时，你已经度过空当，安全抵达彼岸，重新开始脚踏实地、安安稳稳地工作和娱乐，一

部接一部地看感官电影，一个女孩接一个女孩地约会，一个电磁高尔夫球场接一个……”

“走开，小姑娘，”孵化与设置中心主任生气地大叫，“走开，小伙子！没看到总管正忙着吗？到别的地方去玩你们的情色游戏去。”

“别烦这些小家伙。”总管说道。

随着机器低低的轰鸣声，传送带慢慢地、庄严地向前转动，每小时移动33□3厘米。在红色的昏暗之中，无数红宝石在熠熠发光。

1. 哈拉帕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的中心，是发现最早的印度河流域文明遗址。

2. 迦勒底的吾珥，《圣经》人物亚伯拉罕的诞生地。

3. 底比斯，希腊古城。

4. 巴比伦，美索不达米亚的古城，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时巴比伦王国的首都。

5. 克诺索斯，克里特岛的一座米诺斯文明遗址。

6. 迈锡尼，希腊南部古城。

7. 奥德修斯是古希腊荷马所作史诗《奥德赛》中的主人公，伊塞卡国王，在特洛伊战争中献木马计。

8. 约伯，《圣经》人物，一名诚实正直的富人，历经无端的苦难，虽有哀诉，仍坚信上帝。

9. 朱庇特，罗马神话中的主神，原为主管雷霆和闪电的天神。

10. 乔达摩，即悉达多·乔达摩，佛教中佛陀家族的姓。

11. 《李尔王》，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

12. 《帕斯卡思想录》，17世纪法国著名哲人帕斯卡的哲理散文集。

13. 特罗布里安人，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特罗布里安群岛上的土著居民，为母系氏族社会，婚姻习俗奇特。

14. 福帝在车，天下太平，意如：上帝在天，天下太平。

15. 以上一连串化学药品都是毒气，窒息性瓦斯、腐蚀性瓦斯、催泪性瓦斯之类。

16. 库达姆大街，中文亦称选帝侯大街，柏林西城区一条举世闻名的购物街。

17. 第八区，指法国巴黎第八区，位于塞纳河右岸，巴黎最繁华、游客最多的一个区。

18. 马尔萨斯腰带，避孕带。源于马尔萨斯人口论。马尔萨斯（1766-1834）认为生活资料呈算术级数增长，而人口则呈几何级数增长，前者总落后于后者，所以主张限制人口。

19. 嗦麻，古印度《吠陀经》里所说的一种麻醉性的植物汁液，这里借以指一种麻醉剂。

四

1

电梯里挤满了男士，他们刚从阿尔法更衣室出来。列宁娜走进电梯，许多人友好地向她点头微笑。她是个受人欢迎的姑娘，曾经与他们中间大多数人一起度过一两个晚上。

列宁娜在向他们打招呼的时候心想，他们真是可爱的男生，多么迷人！但是，她确实希望乔治·艾泽尔的耳朵没那么大（也许他的胚胎在328米处被多注入了一滴甲状腺素）；看到贝尼托·胡佛时，她忍不住想起胡佛脱下衣服时露出的茂密胸毛。

想起贝尼托卷曲的黑色胸毛，列宁娜的眼神黯淡下来。她转过头，看见角落里伯纳德·马克思的那副瘦弱矮小的身躯，还有他那张忧郁的脸庞。

“伯纳德！”列宁娜朝他走去，“我正要找你呢。”列宁娜清亮的声音在电梯上升的嗡鸣声中仍然清晰可辨。大家惊讶地四处张望。“我想和你谈谈我们的新墨西哥计划。”列宁娜眼角的余光瞄到贝尼托·胡佛目瞪口呆地看着她。胡佛的神情让她感到心烦，她暗想：“他很惊讶我竟然没有再次要求和他一起出去！”列宁娜于是更加大声、热情地说：“我只是想7月份和你去一个星期。”（不管怎么说，她公开表明自己并非过于迷恋亨利，范妮应该感到高兴，虽然这是伯纳德。）“就是说，”列宁娜向伯纳德露出了她含情脉脉的甜美笑容，“你是否还想和我在一起呢？”

伯纳德苍白的脸庞变得通红。“你到底怎么了？”列宁娜大为吃惊，同时也为自己魅力带来的这种礼赞而感动。

“我们最好到别的地方去谈，好吗？”伯纳德结结巴巴地说，表情非常不自在。

“好像我说了什么令人震惊的事情，”列宁娜心想，“即使我开了个下流玩笑——问问他母亲是谁或什么的，他也不会比这更难堪吧。”

“我是说，这些人到处……”伯纳德惊慌地连话都说不清楚。

列宁娜的笑容毫无掩饰，全无恶意。“你真有趣！”她说。列宁娜确实认为他很有趣。“你会至少提前一个星期提醒我，对吧？”列宁娜换了一种口气说，“我猜我们要乘太平洋蓝色火箭去。它从查琳T形塔起飞，还是从汉普斯特德起飞？”

伯纳德还没来得及回答，电梯停了。

“楼顶到了！”一个尖细的声音叫道。

电梯员是一个长得像猿猴似的小矮人，穿着半痴呆埃普西隆减的黑色制服。

“楼顶到了！”

他猛地打开电梯门。午后阳光发出的温暖光辉让他吃了一惊，不停地眨动眼睛。“啊，楼顶到了！”他的声音变得欣喜若狂，似乎突然从一场不省人事的昏迷中开心地清醒过来，“楼顶到了。”

他微笑着抬起头，像狗一样带着有所期待的崇敬目光望着乘客们的脸。乘客们说说笑笑踏入阳光，电梯员的目光一直尾随着他们。

“楼顶到了？”他用问询的语气又说了一遍。

铃响了，电梯顶上的扬声器温柔专横地开始下达命令。

“下楼，下楼。19楼。下楼，下楼。19楼。下楼，下……”

电梯员“砰”的一声关上电梯门，一按按钮，立刻跌回梯井嗡嗡嗡的昏暗之中，跌回他已经习惯的黑暗里去了。

楼顶上温暖明亮。夏日午后，直升机来来往往，不断地轰鸣而过，让人昏昏欲睡。火箭式飞机虽然看不见，但它们在头顶五六英里处急速划过蓝天时发出低沉的轰鸣声，就像爱抚一般擦过柔和的空气。伯纳德·马克思深吸一口气，抬头朝天空望去，望着蓝色的地平线，最后，目光落到列宁娜的脸上。

“多么美丽！”他声音有些颤抖。

列宁娜朝他会心地笑笑。“打障碍高尔夫最好了，”她欢天喜地地回答，“现在我得去搭飞机了，伯纳德。让亨利等太久的话，他会生气的。日期定了，让我早点儿知道哦。”列宁娜挥挥手，越过平坦宽阔的屋顶，朝机库跑去。伯纳德站在那儿，望着渐渐离去的白袜子一闪一闪，一闪一闪，太阳晒黑的膝盖一曲一直，一曲一直，深绿色上衣下面合体的灯芯绒短裤轻柔地一摇一摆，一摇一摆。他一脸痛苦的表情。

“我说她可真靓。”伯纳德身后传来一个开心洪亮的声音。

伯纳德奇怪地回头一望，贝尼托·胡佛胖乎乎的脸，满面红光，正朝他照射过来——一脸诚恳。贝尼托是著名的老好人，据说他可以一辈子不碰嗦麻。其他人因为怨恨和坏脾气而不得不休假，他却从来不受这些影响。贝尼托的世界里充满了阳光。

“还挺丰盈，真漂亮！”接着，他又换了种口气，“嘿，我说，你看起来闷闷不乐嘛！你需要一克嗦麻。”贝尼托把手伸进右边口袋，拿出一个小玻璃瓶。“只要一小片儿，十种烦忧……嗨，我说。”

伯纳德突然转身，飞快地跑掉了。

贝尼托在后面目瞪口呆。“这家伙怎么了？”他纳闷地摇摇头，心想传言说这个可怜的家伙的代血剂里被注入了酒精，恐怕是真的。“我猜，可能影响了他的脑子。”

贝尼托收起嗦麻瓶，拿出一片性荷尔蒙口香糖放入嘴巴，一边想一边慢慢朝机库走去。

列宁娜赶到的时候，亨利·福斯特已经把飞机从机库开出来，坐在驾驶舱里等她。

“你迟到了4分钟。”列宁娜爬进机舱在亨利身边坐下时，他只说了这一句。他发动引擎，直升机的螺旋桨开始运转，飞机垂直升空。亨利开始加速，螺旋桨的轰鸣声从大黄蜂似的嗡嗡声变成马蜂声，再从马蜂声转成蚊子声，逐渐变小。飞机示速计显示，他们正以1分钟约2千米的速度上升。伦敦逐渐消失在他们的身下。平顶大楼几秒钟之内就变成了一片片几何形蘑菇，仿佛从绿色的公园和花园地上冒出来。

其中有一个细茎蘑菇，又高又细，那是查琳T形塔，向空中擎起一个亮闪闪的水泥圆盘。

大块蓬松的云朵像运动员模糊健硕的胴体，懒散地悬挂在头顶的蓝天上。突然，从云层中落下一只小小的红色昆虫，下降的时候还发出嗡嗡的声响。

“那是红色火箭，”亨利说道，“刚从纽约回来。”他看看表，“晚点7分钟。”摇摇头，他又接着说，“大西洋公司的这些服务——确实老误点，太丢人了。”

亨利把脚从加速踏板上移开，头顶上螺旋桨的轰鸣声下降八度半，从马蜂和大黄蜂的嗡嗡声回到小蜜蜂、金龟虫、鹿角虫的声音。飞机上升速度减慢。过了一会儿，他们悬停在空中。亨利推了一下操纵杆，啪嗒一声，前面的螺旋桨开始旋转。起初是慢慢地，之后越来越快，直到他们眼前浮起一圈雾气。悬停的时候，直升机螺旋桨水平旋转带起的气流啸叫声更加刺耳。亨利眼睛盯着转速盘，当指针指向1200时，他松开直升机螺旋桨操纵杆，让螺旋桨停下来。飞机已经有足够的前冲惯性，可以依靠机翼平稳地滑行。

列宁娜从两脚之间地板上的窗户往下望去，他们正飞行在公园地带6千米高的上空。这个地带把伦敦中心区和周围一圈儿卫星城分隔开来。地上的人好像绿色草地上的蛆虫一般。一个个离心球游戏塔竖立在树木中间闪闪发光。在牧羊人森林区附近，2000对贝塔减混双选手正在打黎曼曲面 网球。从诺丁山到威尔斯登的大路两边是双层扶梯墙手球球场。伊令体育馆里正在进行德尔塔体操表演和社区歌咏活动。

“土黄色真丑。”列宁娜说，这是她从睡眠教育得来的种姓偏见。

豪恩斯洛感官电影制片厂的大楼占地7公顷半，一群穿着黑色和土黄色衣服的劳工正在附近翻修格雷特韦斯特路的路面。亨利和列宁娜飞过他们头顶时，一辆大型移动坩埚车正在倾倒填料，融化的石头发出耀眼炙热的光芒，滚滚地流向地面。石棉滚压机来回滚动，一辆绝缘洒水车的后面，水蒸气升起来，形成一层层白色的气团。

电视公司在布伦特福德的工厂就像一个小镇。

“他们肯定是在换班。”列宁娜说。

身着绿色衣服的伽马女孩和身着黑色衣服的半痴呆人像蚜虫和蚂蚁一样正从各个出口拥出来，或者排成队等候单轨电车。身着深红色衣服的贝塔减在人群中来来往往。主楼的楼顶上，直升机起起落落，穿梭不停。

“天哪！”列宁娜说道，“真高兴我不是伽马。”

10分钟后，他们抵达斯托克普吉斯，开始第一局障碍高尔夫。

2

伯纳德的双眼多数时候都低垂着，即使看到了某个人，目光也立刻偷偷摸摸地转开。他匆匆走过屋顶，仿佛有敌人在后面追捕他，而他根本不希望看到追捕的敌人，怕这些敌人比他料想的更具敌意。这样他把自己弄得越来越内疚，也越发陷入无望的孤独之中。

“可怕的贝尼托·胡佛！”但他毕竟还是好意，只是他的好意在某种程度上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好心也会办坏事，甚至列宁娜也让他感到痛苦。他还记得那几个星期担惊受怕、犹豫不决的日子，他期待着，渴望着，甚至绝望了，没有勇气去问列宁娜。他哪有胆量面对列宁娜那轻蔑的拒绝带来的羞辱呢？但是如果她同意的话，那会让他多么欣喜若狂啊！好了，现在列宁娜答应了，但他还是感到沮丧——他沮丧，因为她竟认为今天下午是个打障碍高尔夫的好时候；因为她竟会跑去找亨利·福斯特；因为他不想公开谈论他们之间最私密的事情，她居然觉得可笑。一句话，他感到沮丧，因为她与任何一个身体健康、品德高雅的英国姑娘一样举止得体，没什么与众不同的独特之处。

他打开机库大门，叫来两个无事闲逛的德尔塔减服务员把他的飞机推到屋顶上去。机库服务人员是同一组波坎诺夫斯基程序多生子，这两个人就像是双胞胎，一样矮小、黝黑、面目狰狞。伯纳德下达命令的声音尖锐骄傲，甚至气势汹汹，好像对自己的优越性并没有自信。与低种姓的人打交道对伯纳德来说，一直是件难受的事。因为无论什么原因（据说他的代血剂里注入过酒精的事情可能真有其事——因为事故总会发生的——也发生过），伯纳德的身体比一般的伽马好不到哪儿去。他的身高比标准阿尔法低8厘米，身材纤细单薄。与低种姓的人接触老是让他痛苦地想起自己的身体缺陷。“我就是我，真希望我不是。”他的自我意识敏锐，忧心忡忡。每次他发现自己只能平视而不是俯视一张德尔塔的脸，就感到一种耻辱。那家伙会不会以他的种姓应该得到的尊重来对待他？这个问题让他日夜不安。这不是没有道理，因为伽马、德尔塔和埃普西隆在某种程度上经过一定的条件设置，把个子大小与社会地位相互挂钩。事实上，在睡眠教育中，有利于大个子的偏见普遍存在。因此，他追求的女人嘲笑他，与他同种

姓的男人拿他寻开心。大家的讥讽嘲笑让他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有了局外人的感觉，他的举止也变得像个局外人，这又加深了大家对他的偏见，更加因为他的身体缺陷而轻视他，对他充满了敌意。反过来，这又加剧了他的局外感和孤独感。由于长期以来害怕被轻视，他回避与同种姓的人接触，面对低种姓的人时，他却又自觉地要维持自己的自尊。他是多么妒忌亨利·福斯特、贝尼托·胡佛这些人啊！他们从来不必对埃普西隆大喊大叫让他们遵从命令，他们把自己的地位看成是理所当然，在种姓制度中如鱼得水，悠然自得，没有自我意识，对自己所处的优越、舒适的环境熟视无睹。

在伯纳德看来，这两个德尔塔减双胞胎好像很不情愿把他的飞机推到楼顶上去，动作懒懒散散。

“快点儿！”伯纳德恼火地说。一名服务员瞥了他一眼。伯纳德在这双空洞的灰色眼睛里似乎看到了一种动物似的嘲讽。“快点！”伯纳德越发高声喊道，声音里夹杂着一种难听的干涩。

他爬进飞机，1分钟后已朝南边的河流飞去。

各个宣传单位，包括情感工程大学都在舰队街一栋60层高的大楼里。大楼的地下室和下面几层是伦敦三大报纸的印刷厂和办公室——《每时电台》，这是高级种姓阅读的报纸；浅绿色的《伽马公报》；还有《德尔塔镜报》，一种土黄色的报纸，只使用单音节词。报纸印刷厂和办公室往上分别是电视台宣传局、感官电影宣传局、声乐合成宣传局——它们共占22层。再往上是研究实验室和隔音室，那是录音带作词者和合成音乐作曲家埋头工作的地方。最上面18层属于情感工程大学。

伯纳德在宣传大厦楼顶降落，走下飞机。

“给赫姆霍尔兹先生打个电话，”伯纳德命令一个伽马门童，“告诉他伯纳德·马克思先生在楼顶等他。”

他坐下来，点了根烟。

电话响起的时候，赫姆霍尔兹·华生正在写作。

“告诉他我马上就来。”他说完挂起电话，转身对秘书说，“你把我的东西收拾一下。”一副公事公办的漠然口气。无视秘书一脸灿烂的笑容，他站起身，轻快地朝门口走去。

赫姆霍尔兹身体健壮，胸膛厚实，肩膀宽阔，块头很大，不过移动倒是很迅速，轻快敏捷。强壮的圆圆脖颈上支撑了一个漂亮的圆圆脑袋，头发黝黑，带点儿卷，五官棱角分明。毋庸置疑，他确实英俊漂亮，就像他的秘书一直不厌其烦地宣扬的那样，每一公分都是阿尔法加的体现。他的职业是情感工程大学写作系的一名讲师。在教学的间隙里，他也是一名兼职情感工程师。他定期为《每时电台》撰稿，写些感官电影脚本，精通标语和睡眠教育顺口溜的编撰。

“能干”，这是他的上司对他的评价判断，“也许（他们会摇摇头，别有深意地降低声音）过分能干了一点儿。”

是的，过分能干了一点儿，他们说得对。智力过高给赫姆霍尔兹·华生带来的影响与伯纳德·马克思因为身体缺陷受到的影响类似。骨架太小肌肉太少让伯纳德孤立于同类之外，但这种孤立感其实是他智力超常的一种表现，而智力超常反过来更加导致他被孤立。使赫姆霍尔兹如此不安地意识到自我和孤独的原因也正是他过人的能力。这

两个人都感觉到了自己作为个体的存在。身体有缺陷的伯纳德因为一辈子受到孤立而感到痛苦，而赫姆霍尔兹·华生因为察觉到自己过人的智力，最近也意识到自己的与众不同。他是自动扶梯壁球比赛冠军，他是永不疲倦的情人（据说他4年不到就有过640个不同的女孩），他是让人钦佩的委员会成员、最好的交际家。但是他突然意识到，运动、女人和社会活动对他来说只是第二爱好。事实上在他心底，他对另外某些东西更感兴趣。不过是什么呢？是什么呢？这是伯纳德与他一起讨论的问题，或者说，是伯纳德听这个朋友讨论的问题，因为说话的总是赫姆霍尔兹，这次也是如此。

赫姆霍尔兹走出电梯时，声乐合成宣传局三个迷人的姑娘拦住了他。

她们缠着他，恳求道："嗨，赫姆霍尔兹，亲爱的，晚饭时候和我们一起去埃克斯穆尔野餐吧。"

赫姆霍尔兹摇摇头，推开她们挤身出来，"不行，不行。"

"我们不邀请其他男人。"

但赫姆霍尔兹仍然不为这动人的诺言所动。"不行，"他重复说道，"我很忙。"接着坚定地朝自己的既定路线走去。三个姑娘跟在后面，直到赫姆霍尔兹爬进伯纳德的飞机，关上舱门，她们才停下来，不过可不是没有抱怨。

"这些女人！"赫姆霍尔兹说道，飞机升入天空，"这些女人！"他皱着眉，摇摇头。"太糟糕了。"伯纳德夸张地表示附和，然而说话的时候，心里却希望自己能够像赫姆霍尔兹一样有那么多姑娘，还没什么麻烦。突然，一种想要自我吹嘘一下的渴望攫住了伯纳

德。“我要带列宁娜去趟新墨西哥。”他竭力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

“是吗？”赫姆霍尔兹一点儿也没在意。稍停了一会儿，他接着说道：“这一两个星期，我谢绝了委员会的所有活动，也没和那些女人在一起。她们在大学里大吵大闹，你简直无法想象。但我想，这是值得的。结果……”他犹豫了一下，“嗯，很奇怪，真是太奇怪了。”

身体缺陷可能带来智力超常，这个过程似乎是可逆的。超常智力本身也可能导致对自己蓄意的孤独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导致一种禁欲主义的、人为的性无能。

短暂飞行的后一段时间里两人都陷入了沉默。飞机抵达后，他们舒舒服服地躺在伯纳德房间里的充气沙发上，赫姆霍尔兹于是又开讲了。

他语速非常缓慢地问伯纳德：“你有过这样的感觉吗？似乎身体里有什么东西，只等着你给它机会让它宣泄出来？某种过剩的能量，你用不着的能量——你知道，就像所有的水要随瀑布飞流急下，而不是通过涡轮机流动。”他征询地看着伯纳德。

“你是说，情况发生变化时，人可能产生的所有情绪吗？”

赫姆霍尔兹摇摇头。“不完全是。我想起了我有的时候会产生的奇怪感觉，我似乎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说，也有能力把它说出来——只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有力也使不上。要说有某种新的写作方法……或者有其他什么东西可写……”他打住了，之后又接着说，“你看，我是非常善于用词的，这些话可以让你突然跳起来，好

像坐在针毡上一样，即使说的是睡眠教育里的明显道理，也显得新鲜，让人兴奋。但这还不够，光是词儿好还不够，表达的意思也要好才行。”

“但是你写的东西都很好啊，赫姆霍尔兹。”

“嗯，现在还行，”赫姆霍尔兹耸耸肩，“但没什么用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们还不够重要。我觉得自己能够写些更重要的东西。是的，更紧张、更剧烈的东西。但它是什么呢？有什么更加重要的事情要说呢？人家叫你写的东西怎么能写得紧张又激动呢？语言就像X光线一样，如果你使用恰当的话——它们可以揭示任何东西。你阅读的时候，就会被穿透。这是我努力教给学生的一样东西——如何让写作具有穿透力。但是写一篇关于《社会之歌》或者香色风琴最新改良问题的文章，穿透力有什么用？还有，写那些东西的时候，你真的能使自己的语言具备穿透力——像最强烈的X光线一样，深刻动人吗？你能无中生有吗？归根到底，我就是这个意思。我一再努力……”

“嘘！”伯纳德突然伸出一只手指发出警告，他们停住听了一下。伯纳德轻声说道：“门口有人。”

赫姆霍尔兹站起身，踮起脚跟，蹑手蹑脚走过去迅速拉开房门。当然，外面一个人也没有。

“对不起，”伯纳德感到不安，觉得自己像个傻瓜，“我脑子里想得可能太多了。人们猜疑你的时候，你也开始猜疑他们。”

伯纳德用手擦擦眼睛，叹了口气，声音变得哀怨起来。他开始为自己辩解。“如果你知道我最近不得不忍受的情况就好了，”他几乎

满含眼泪地说——一股自怨自艾之情突然像泉水一样涌上他的心头，“要是你知道就好了！”

赫姆霍尔兹心生不安。他一边听，一边暗想，“可怜的小伯纳德！”但他同时也为自己的朋友感到羞耻，希望伯纳德有点儿自尊才好。

1. 黎曼曲面，一种非欧几何形式，其中没有平行线，因为在想象里它的图形是建造在曲面上的，上面的直线都会相交，此处大概是指一种呈某种特殊曲面的网球场。

五

1

8点钟，天色渐渐变暗。斯托克普吉斯俱乐部大楼塔楼上的大喇叭开始广播了，声音比人类男高音还高。大喇叭宣布球场就要关门，列宁娜和亨利只好停止运动，朝俱乐部走去。内外分泌物托拉斯草场上传来成千上万头牛的叫声。这些牲畜为法纳姆罗亚尔的工厂提供荷尔蒙和牛奶作为原料。

暮色中充斥着直升机来来往往的轰鸣声。每两分半钟铃声和尖锐的哨音就响起一次，宣布一辆轻型单轨电车出发，把来打高尔夫的低种姓人从他们各自的球场运回大都市里去。

列宁娜和亨利爬进飞机准备离开。升到800米高空的时候，亨利放慢飞行速度，在渐渐暗淡的球场上空悬停了一两分钟。伯纳姆比奇斯的森林像一片黑色的大水池，向西边明亮的天空延伸而去。太阳最后的余晖就要落下去，地平线上一片通红，往上是橘红色、黄色，最后是一片发白的淡绿色。北边，在树林外面，内外分泌物公司工厂发出耀眼的光芒，20层大楼的每个窗户里的电灯都在熠熠发光。在它们下面是高尔夫俱乐部的楼房——大型低种姓居住营地，一堵隔离墙把它与为阿尔法和贝塔准备的小别墅隔开。通往单轨电车站的道路上黑压压一片，低种姓人像蚂蚁一样在这里拥挤不堪。玻璃拱顶下面蹿出一辆灯火通明的电车。他们的目光随电车朝东南方向而去，穿过黑糊糊的平地，看向斯劳火葬场的宏伟大楼。为了飞机夜间飞行安全，火葬

场四根大烟囱都闪耀着泛光，烟囱顶上是红色的危险警示信号灯，这是个醒目的标识。

“为什么烟囱四周有那些像阳台样的东西？”列宁娜询问道。

“磷回收，”亨利简要地解释说，“气体在烟囱里流动时要经过四种处理。过去火化时P205直接排入空气，现在，他们可回收98%的P205。一具成年人的尸体可产生1500多克P205，这是英格兰每年生产400多吨磷的主要来源。”亨利得意扬扬，衷心地为这些成就感到高兴，似乎这些都是他自己的成就。“想想自己死了之后还能为社会发挥作用，让植物生长得更好，真是开心。”

与此同时，列宁娜移开目光，垂直往下看着单轨电车站。“是的，”她附和着，“但是很奇怪，与那些令人厌恶的矮小的伽马、德尔塔和埃普西隆相比，阿尔法和贝塔死后并不能帮助更多的植物生长。”

“从物理和化学上讲，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亨利有点儿说教的口气，“而且，即使是埃普西隆所做的服务也是不可或缺的。”

“即使是埃普西隆……”列宁娜突然想起一个情景。那时她还是个小女孩，在学校半夜醒来，第一次意识到每天萦绕睡梦的那些轻声细语。她再次看到月光，看到一排白色的小床，再次听到极其柔和的声音说（那些话语就在那儿，从未忘记过，在整夜整夜重复过这么多次后再也无法忘记）：“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我们缺一不可。即使是埃普西隆也是有用的，没有埃普西隆不行。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我们缺一不可。”列宁娜记得她第一次感到害怕和奇怪，她没睡着的

半个小时里都在思考。后来在这些无休无止的声音影响下，她的思绪逐渐平静下来，平静下来，平静下来，睡意也慢慢袭来……

“我猜埃普西隆其实也不在乎自己是埃普西隆吧。”列宁娜大声说。

“他们当然不在乎。怎么会在乎呢？他们根本不知道其他人的感觉。但是我们在乎，我们接受了不同的设置，我们一开始就继承了不同的遗传。”

“真高兴我不是个埃普西隆。”列宁娜信服地说道。

“如果你是个埃普西隆，”亨利说，“你的设置会让你为自己不是个贝塔或阿尔法同样感到欣慰。”亨利启动直升机前螺旋桨，飞机朝伦敦飞去。在他们身后，西边深红色和橘黄色的天空已渐渐隐去，乌云的黑边已经爬上了天顶。他们飞过火葬场上空时，飞机因为大烟囱喷出的热气流而抬升起来，直到飞入逐渐下沉的冷空气之后，才又突然下降。

“这种升降可真奇妙！”列宁娜开心地笑了。

但是亨利的口气有一会儿有那么点儿伤感。“你知道这种升降是为什么吗？”他问道，“那是因为某个人彻底消失了，消失在那一阵喷出的热气里。真好奇那是谁，男人还是女人，阿尔法还是埃普西隆。”他叹了口气。然而，却以一种坚决而开心的声音总结道：“不管怎么说，我们可以确定一件事：不管他是谁，他活着的时候是幸福的。现在每个人都很幸福。”

“是的，现在每个人都很幸福。”列宁娜附和道。他们曾经在12年里的每个晚上都要把这句话听上150遍。

亨利居住的公寓在威斯敏斯特，高40层。飞机降落在公寓楼顶后，他们径直向餐厅走去，与一群喧闹快活的人一起吃了顿可口的晚餐。嗦麻和咖啡一起端上来，列宁娜拿了两片半克的嗦麻，亨利拿了三片。9点20分他们走过街道，朝新开张的威斯敏斯特教堂卡巴莱夜总会走去。这个夜晚天上几乎没有一丝云彩，有星星但是没月亮。不过，列宁娜和亨利并没有注意到这萧瑟的景象，因为高耸的灯光广告牌有效地掩盖了外面的黑暗。“卡尔文·斯托普斯亲率16位色克斯手演出。”威斯敏斯特教堂的正面几个巨幅大字诱人地闪闪发光，“伦敦最佳香色风琴组合，绝对最新合成音乐。”

列宁娜和亨利走进夜总会，里面空气热烈，龙涎香和檀香的味道让人喘不过气来。在大厅拱形的天花板上，涂色器临时喷了一幅热带日落的景象。16位色克斯手正在演奏一首人们喜爱的老曲子《全世界没有一个瓶子像我的那个亲爱的小瓶子》。400对舞伴在擦得铮亮的地板上跳着五步舞，列宁娜和亨利很快就成了第401对。色克斯的演奏就像月光下猫儿发出旋律优美的叫声，乐器的女低音部和男高音部同时呜咽悲吟，好像正面临着死亡。音乐中和声很多，颤抖的合奏一直往高潮升去，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最后，指挥一挥手，让仙乐噼里啪啦的旋律自由放荡开来，直把那16个人间吹奏手吹得销魂荡魄。A大调雷霆怒吼，之后在一片寂静和黑暗中，音乐逐渐减弱，以四分音慢慢下滑，下滑，直到变成一阵轻声的耳语萦绕往复（四五拍子还在背后跳动），黑暗中的每一秒都充满了热切的企盼。最终，企盼得到满足，太阳爆炸似的一跃而出，16个声音同时开口唱道：

我的瓶子，你是我永远的追求！

我的瓶子，为什么我要换瓶？

瓶子里的天空如此湛蓝，

天气总是那么美好；

因为

全世界可没有一个瓶子

像我的那个亲爱的小瓶子。

列宁娜和亨利与其他400对舞伴绕着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跳着五步舞，但他们却处于另一个世界——温馨、绚丽而又无比和睦的嗦麻假日世界。每个人都多么和善，多么漂亮，多么开心风趣！“我的瓶子，你是我永远的追求……”但是列宁娜和亨利已经得到了想要的东西……他们此时此刻就在瓶子里——安安稳稳地在瓶子里，那里风和日丽，天空永远蔚蓝。16名色克斯手精疲力竭，放下了色克斯管，合成音乐音响开始播放舒缓的最新马尔萨斯蓝调。此时的列宁娜和亨利就好像是双生胚胎，在瓶子里代血剂海洋的波浪中轻轻摇摆。

“晚安，亲爱的朋友。晚安，亲爱的朋友。”广播里亲切悦耳、彬彬有礼的声音掩盖了结束一切的命令。“晚安，亲爱的朋友……”

列宁娜和亨利跟其他人一样顺从地离开了夜总会大楼。萧瑟的星星已经在天空运行了好长一段路，大部分灯光广告牌也暗了下来，但

是两个年轻人仍然欢天喜地，对身边的黑夜全然无知。

在演出结束前半小时，他们吞下了第二片嗦麻，现实世界与他们头脑之间已经竖起了一道不可穿透的墙，他们已经完全入瓶。他们走过街道，乘坐电梯来到亨利在29楼的房间。尽管已经完全入瓶，并且吞下了第二片嗦麻，列宁娜仍然没有忘记按照规定采取一切必要的避孕措施。多年深入的睡眠教育以及从12岁到17岁每周3次的马尔萨斯操练习已经使采取这样的预防措施几乎成了眨眼睛一样的习惯，完全自动，不可缺少。

“哦，我想起来了，”列宁娜从浴室回来时说，“范妮·科洛内想知道，你给我的这条可爱的绿色仿摩洛哥羊皮腰带是从哪儿弄的。”

2

每隔一个星期的星期四是伯纳德参加团结礼拜日的日子。早早在爱神会堂（根据第二条款，赫姆霍尔兹最近被选举进了会堂委员会）吃过晚餐之后，伯纳德告别朋友，在楼顶叫了架出租直升机，往福德森社区歌咏会堂飞去。飞机上升了好几百米后向东飞去。一拐弯儿，宏伟壮丽的歌咏会堂就出现在伯纳德面前。320米高的人造白色卡拉拉大理石建筑在泛光灯照射下，闪耀着雪白的光芒，高耸在卢德门山上。楼顶直升机平台的四个角上各有一个巨大的T字架，在黑夜的映衬下闪着红光，24个金色的大喇叭播放着庄严低沉的合成音乐。

“见鬼，迟到了，”伯纳德一眼看见大亨利钟 ——歌咏会堂的大时钟就暗自道。付出租费的时候，大亨利钟敲响了。“福帝，”金色

大喇叭发出低沉的巨大声响，“福帝、福帝、福帝……”一共响了九下。伯纳德朝电梯奔去。

大楼底层是福帝日庆祝活动以及社区集体歌咏会堂，会堂楼上一共7000个房间，每层100个，各团结小组每两周在这里做一次礼拜。伯纳德下到33楼，沿走廊急匆匆地往前赶。到3210室前，他犹豫了一下，然后鼓起勇气推开门走了进去。

感谢福帝！他还不是最后一个。大圆桌周围有十二张椅子，还有三张空着。他尽可能不引人注目地溜到最近的一张椅子边坐下，准备好对后来者皱皱眉头——不管他什么时候到。

左边一个女孩扭过头来问他：“你今天下午玩什么了？障碍高尔夫还是电磁高尔夫？”

伯纳德看看她（福帝！摩尔姬娜·罗斯柴尔德！），一脸通红地承认自己没去运动。摩尔姬娜惊讶地盯着他，两人都尴尬得说不出话来。

接下来，摩尔姬娜毫不含糊地转过头去，与自己左边更爱运动的男士聊了起来。

“好一个团结礼拜日的开端啊！”伯纳德沮丧地想，预见到自己又一次无法获得救赎。要是有时间四处看看不用急匆匆地寻找最近的椅子就好了！他可以坐在菲菲·布雷德洛和乔安娜·狄塞尔中间，而不是盲目地把自己放在摩尔姬娜旁边。摩尔姬娜！福帝！她那两道黑黑的眉毛——或者说，她那道眉毛——在鼻梁上方几乎连成一气。福帝！他的右边是克拉拉·德特丁。是的，克拉拉的眉毛没有连成一

片，但是她太胖了。菲菲和乔安娜就非常好，圆润，金发，身材适中……但汤姆·川口那个乡巴佬现在却坐在她们中间。

最后一个到的是萨罗吉妮·恩格斯。

团结小组主席严肃地说："你迟到了，下次不能这样。"

萨罗吉妮连忙道歉，坐到吉姆·波坎诺夫斯基和赫尔伯特·巴枯宁中间的位置上。团结小组的人员都到齐了，团结圈完完满满没有丝毫缺漏。男人、女人、男人，大家围绕桌子男女间隔坐成一个无限循环的圆圈。十二个人准备合为一体，等着融合到一起，丢掉十二种不同的个性，化成更大的存在。

主席站起来，画了个"T"字，打开合成音乐，放出轻柔不倦的鼓声，还有近似管乐器和弦乐器合奏出的声音。这是哀婉的第一团结颂歌，旋律简短，萦绕不绝，重复了又重复，一遍又一遍。听到这些跳动节奏的不再是耳朵，而是上腹部；循环往复的旋律中的哀号和打击声萦绕的不再是头脑，而是心怀渴望的慈悲心肠。

主席画了个"T"字坐下来，祈祷开始了。桌子中间是作为奉献品的嗦麻。装满草莓冰淇淋嗦麻的爱杯在大家手中轮流传递，每个人都照例说一句："为了我的幻灭。"干杯了十二次。之后，随着合成管弦乐队的伴奏，大家开始唱起第一团结颂歌：

福帝啊，我们十二个人，啊，让我们合为一体吧，

就像水滴汇进社会大河。

啊，现在让我们一起敏捷奔跑，

就像你那闪亮的小汽车一样。

十二节唱完，爱杯开始第二次传递。这次例话变成“为了伟大的存在”。大家都喝完了，不知疲倦的音乐奏起，鼓点响起，哀号和敲击的旋律让人的五脏六腑为之着迷沉醉。第二团结颂歌开始：

来吧，伟大的存在，社会的朋友，

毁灭这结为一体的十二人！

我们渴望死亡，因为我们的毁灭，

是更伟大生命的开始。

又是十二节。这次嗦麻开始起作用了。大家的眼睛闪闪发亮，脸颊殷红，内心的博爱之光闪耀在每个人的脸上，处处是幸福友好的笑容，连伯纳德也感到有点儿陶醉了。摩尔姬娜·罗斯柴尔德回头对他灿烂地微笑，他勉为其难地报以一笑。但是那眉毛，那两道连为一体的黑眉毛，唉，还是在那儿。伯纳德没有办法视而不见，无论他怎样努力也做不到。陶醉的感觉还没有到火候。要是他坐在菲菲和乔安娜中间也许会好些。爱杯开始第三次传递。“为了他的即将降临。”摩尔姬娜说道，这次正好从她开启传杯仪式。摩尔姬娜的声音高亢喜

悦。她喝了一口，把杯子传给伯纳德。“为了他的即将降临。”伯纳德跟随摩尔姬娜重复一遍，真诚地希望产生什么东西就要降临的感觉，但是那道眉毛让他感到困扰，降临的感觉对他来说非常遥远。他喝了一口，把杯子递给克拉拉·德特丁。“又一次失败，”他心想，“我就知道会这样。”但是他仍然继续尽可能地与大家笑脸相对。

爱杯传递完毕，主席举起手发出一个信号，第三团结颂歌合唱开始：

体会吧，更伟大的存在如何降临！

欢庆吧，在欢庆中死去！

在鼓乐声中融化！

因为我就是你呀，你就是我。

一句接着一句，大家的声音越来越兴奋。即将降临的感觉就像空气中积蓄的电压。主席关掉音乐，随着最后一节最后一个音符结束，只剩下一片绝对的沉寂——充满期待的沉寂中，一个充满力量的生命在颤抖，在蠕动。主席伸出手，突然一个声音，一个低沉雄浑的声音，比任何人世的声音都悦耳、浑厚、温暖、响亮的声音，充满爱意、渴望和激情的声音，美妙、神秘、超脱自然的声音在他们的头顶响起，非常缓慢，“哦，福帝，福帝，福帝。”声音慢慢降低。听到声音的人从腹腔神经丛到身体四肢都激动地散发出一种温暖的感觉。

大家热泪盈眶，他们的心、他们的五脏六腑似乎都为之感动，好像有了独立的生命。“福帝啊！”他们开始融化。“福帝啊！”融化吧，融化吧。突然，那个声音改变音调令人惊讶地呼喊，“听呀！听呀！”大家侧耳倾听。过了一会儿，声音低沉下来，变成耳语一般，但这个耳语似乎比最高亢的叫喊更具穿透力。“更伟大存在的脚步，”声音继续重复，“更伟大存在的脚步。”耳语几乎要消失了，“更伟大存在的脚步踩在楼梯上。”一切再次陷入沉寂，放松片刻的期待又再次紧绷起来，越来越紧，越来越紧，几乎就要到绷断的边缘。最伟大存在的脚步——啊，大家听到了，大家听到了。最伟大存在的脚步轻柔地走下楼梯，沿着看不见的楼梯，越走越近，越走越近。哦，最伟大存在的脚步。突然，绷断的极点到了，摩尔姬娜睁大了眼睛，嘴巴张开，跳了起来。

“我听到了，”她大叫起来，“我听到了。”

“他来了。”萨罗吉妮·恩格斯也大叫起来。

“是的，他来了，我听到了。”菲菲·布雷德洛和汤姆·川口同时站起来。

“哦，哦，哦。”乔安娜也含糊不清地证明道。

“他来了。”吉姆·波坎诺夫斯基欢呼。

主席身体前倾，按了一下，放出了铙钹和铜管合奏的狂乱呓语，咚咚锵锵的狂热急响。

“啊，他来了！”克拉拉·德特丁尖叫。“啊咦！”她的喉咙似乎被割断了。

伯纳德感到他是时候干点儿什么了，于是跳起来大叫：“我听到了，他来了。”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他什么也没听到。对他来说，根本没人降临。根本没人——尽管音乐在继续，尽管人们越来越兴奋。但是他还是挥舞着手臂，大喊大叫。别人开始上蹦下跳，跺脚摇摆，他也开始蹦蹦跳跳，摇摇摆摆。

大家围成一个圈儿，绕着圈子边走边跳，后边人的手放在前面人的臀部，一圈儿又一圈儿，异口同声地大声叫喊，脚下踏着音乐的节拍，手拍着前面人的屁股。十二双手协调一致地拍着，十二个屁股被拍得噼啪齐响。十二合一了，十二合一了。“我听到了，我听到他来了。”音乐节奏加快了，脚步踏得也更快了，手拍得也越来越快。突然，合成低音嗡嗡地唱出了歌词，宣布救赎的到来，最后的团结圆满，十二合一，这个更伟大存在的化身终于降临。歌词这样唱道：“欢快啊淋漓。”咚咚的鼓点仍然在狂乱地敲打着：

欢快啊淋漓，福帝啊快乐，

亲吻姑娘们吧，与她们合为一体，

小伙子和姑娘们静静地依偎在一起。

放松宣泄啊，欢快淋漓。

“欢快啊淋漓。”舞动的人们像宗教仪式般重复最后的叠歌部分，“欢快啊淋漓，福帝啊快乐，亲吻姑娘们吧……”灯光慢慢变暗，变暖，变红。最后，大家似乎在一个绯红的胚胎库里舞动。“欢

快啊淋漓……”在胚胎里血红的昏暗中，他们继续绕着圈儿，打着拍子，孜孜不倦。“欢快啊淋漓……”接着，圆圈动摇了，散开了，大家一对对倒在摆好的长榻上，长榻围着桌子和椅子摆成一圈一圈。“欢快啊淋漓……”低沉的声音还在轻柔地低声吟唱，哼哼唧唧。在一片红色的昏暗中，好像有只巨大的黑鸽子在这些俯仰颠倒的人头顶慈爱地盘旋。

他们站在楼顶。大亨利钟刚刚敲过11点。这个夜晚宁静而又温暖。

“真美妙，不是吗？”菲菲·布雷德洛说，“确实很美妙，不是吗？”她看着伯纳德，一副欢天喜地的表情，但是欢喜中并没有一丝激动或兴奋，因为兴奋意味着还不满足。菲菲的欢喜是获得圆满后平静的狂热，是一种平和。这种平和不单纯是空虚的满足和虚无，而是生命获得平衡、精力得到宣泄后的平静和安宁，是一种丰富生动的平和。团结礼拜既是付出也是得到，付出只是为了得到补偿。她圆满了，她完美了，她现在不仅仅是她了。“你不觉得非常美妙吗？”菲菲·布雷德洛不懈地问。她盯着伯纳德的脸，眼里闪烁着异常的光芒。

“是的，我也觉得非常美妙。”伯纳德撒了个谎，眼睛转向别处。菲菲·布雷德洛圣洁的脸是对伯纳德的指责和嘲讽，让他想起自己的不合群。与礼拜仪式开始时一样，他仍然感到痛苦和孤独，没有得到救赎的空虚和麻木的满足让他更觉得孤独。他心处局外，得不到救赎，而其他人却能够与伟大的存在融为一体。即使是在摩尔姬娜怀里的时候，他也感到孤单——事实上，比生命中的任何时候更感到孤

独绝望，感到自我的存在。从红色的昏暗中回到灯火通明的环境里，他越发感到不自然，感到痛苦不堪。他满怀痛苦，也许（菲菲·布雷德洛闪亮的眼睛似乎在指责他），也许这是他自己的错。“太美妙了。”伯纳德不停地重复，然而他能想起来的只有摩尔姬娜的眉毛。

1. 作者根据“萨克斯手”（Saxophonist）一词造出此词（sexophonist），意指吹奏一种靡靡之音乐器的乐手。

2. 大亨利钟,伦敦有座钟，叫作大本钟，是伦敦一景。此处大约暗指它。大亨利指亨利·福特。

六

1

古怪，古怪，真古怪，这是列宁娜对伯纳德·马克思的裁断。真的很古怪，她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不止一次地考虑是不是要改变去新墨西哥度假的主意，与贝尼托·胡佛去北极算了。问题是她去过北极，去年夏天她和乔治·艾泽尔去过那儿了，而且觉得那儿很无聊，没什么事儿干。酒店老旧得不像话，卧室没有电视，没有香色风琴音乐，只有令人讨厌的合成音乐，200多个客人只有不到25个扶梯壁球场地。不行，列宁娜决定绝不能再去北极了。另外，她以前只去过一次美国，而且那次过得也不怎么样！在纽约过了一个廉价周末。是和让·雅克·哈比布拉还是和波坎诺夫斯基·琼斯去的，列宁娜记不清了。不管怎么说，这不重要。再次飞到西方去待上整整一个星期，这还是挺吸引人的，而且，至少有3天可以待在野蛮人保留地。整个孵化与设置中心也只有六七个人去过那儿。列宁娜知道，伯纳德作为阿尔法加心理医生，是有权利去野蛮人保留地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对列宁娜来说，这样的机会独一无二，伯纳德的古怪也是独一无二。她犹豫要不要接受他的邀请，还确实想了想要不要冒冒险，与风趣的老贝尼托再去一趟北极得了。起码贝尼托还算个正常人，但伯纳德……

“他的代血剂里有酒精。”这是范妮对每一种古怪事情的解释。但是有一天晚上列宁娜和亨利躺在床上煞有介事地讨论她的这个新情人时，亨利把他比作一头犀牛。

“你可教不会一头犀牛玩什么花样。”亨利以他惯有的简洁有力的风格解释，“有的人就像犀牛，他们不能对设置的条件做出恰当的反应。可怜的怪胎！伯纳德就是其中一个。不过他很幸运，工作能力很强，否则主任绝不会留他。不过，”亨利略带安慰地补充了一句，“我认为他不会带来什么害处。”

也许不会带来害处，但是令人感到不安。首先，偷偷私底下做事的怪癖，实际上就是无所事事。因为私底下有什么事情可干（当然上床睡觉除外，但是人不可能一直上床睡觉）？是的，有什么可干呢？几乎没有。他们出去的第一个下午天气特别好。列宁娜提议，先到牛津学联吃晚饭，之后到托尔坎乡村俱乐部去游泳，但伯纳德觉得人太多。那么到圣安德鲁斯去打电磁高尔夫？又遭到否决：伯纳德觉得打电磁高尔夫是浪费时间。

“那干什么呢？”列宁娜好奇地问道。

显而易见，去湖区散步，这是伯纳德提出来的。在斯基多山顶降落，在石楠花丛中散步两个小时。“单独和你在一起，列宁娜。”

“可是，伯纳德，我们整个晚上都会单独在一起的。”

伯纳德脸红了，移开目光。他低声说道：“我是说，单独在一块儿聊天。”

“聊天？聊什么呢？”散步、聊天——这样度过一个下午似乎非常怪异。

最后，列宁娜说服伯纳德，飞往阿姆斯特丹去看女子重量级摔跤冠军赛半决赛，当然这大大违背了伯纳德的意愿。

“一大群人，”他抱怨，“又是这样。”整个下午，伯纳德一直闷闷不乐，也不和列宁娜的朋友说话（他们在摔跤比赛间歇期间在冰淇淋嗦麻吧里碰到许多列宁娜的朋友）。尽管伯纳德不高兴，列宁娜要他吃下半克山莓圣代冰淇淋嗦麻时，他坚决拒绝。“我宁愿是我自己，”他说，“我自己，讨人嫌的自己，不要当别人，不管他们多么快活。”

“及时一克抵九克。”列宁娜说道，拿出了睡眠教育智慧中的法宝。伯纳德不耐烦地推开了列宁娜递过来的杯子。

“现在，可别发脾气，”她说道，“记住吞下一小片儿，十种烦忧皆不见。”

“哦，福帝，住嘴！”伯纳德大叫。

列宁娜耸耸肩。“与其受苦恼，不如嗦麻好。”她庄重地下了个结论，自己把冰淇淋全吃光了。

回程经过英吉利海峡时，伯纳德坚持关闭推进器，将直升机悬停在海浪上空100英尺。要变天了，刮起了西南风，天空乌云密布。

“看呀！”他要求列宁娜。

“太可怕了，”列宁娜从窗边缩了回来。夜色中迅速袭来的空旷，身下汹涌澎湃泡沫四溅的黑色波浪，还有天空中苍白的月亮，在云层中穿行，似乎形容憔悴，心烦意乱。这些让她感到毛骨悚然。“打开收音机。快点！”她伸出手摸到仪表盘上的按钮，随便拧了一下。

“……瓶子里的天空如此湛蓝，”16个假嗓子颤抖地唱道，“天气总是……”

突然“呃”的一下没声了——伯纳德把电源关了。

“我想安静地看看海，”他说，“听着这么恶心的噪音，什么也看不下去。”

“但是这很好听啊。我不想看海。”

“但是我想，”伯纳德坚持，“这让我感觉似乎我……”他犹豫了一下，似乎在搜寻更加能表达自己的词语，“似乎我更像我自己，不知道你能否明白我的意思。我更像我自己，不完全是某个其他东西的一部分，不仅仅是这个社会肌体的一个细胞。列宁娜，难道你没有如此感觉吗？”

但是列宁娜开始大叫起来。“这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她不断大叫，“你怎么能这样说，不想成为社会集体的一部分？毕竟，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我们缺一不可。即使是埃普西隆……”

“是的，我知道，”伯纳德轻蔑地说道，“‘即使是埃普西隆也是有用的’！我也是如此。我真他妈的希望我没用！”

列宁娜被伯纳德的粗话吓坏了。“伯纳德！”她抗议道，声音惊讶又痛苦，“你怎么能这样说话？”

伯纳德换了一种口吻。“我怎样说话？”他重复了一句，似乎在沉思冥想，“不，真正的问题是：我怎么不能这样？或者因为，我毕竟清楚地知道我为什么不能这样——如果我能这样，会怎么样呢？如果我是自由的，没有被设置好的条件奴役，会怎么样呢？”

“但是，伯纳德，你现在说的事情太可怕了。”

“难道你不希望自由吗，列宁娜？”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我是自由的，自由地拥有最美妙的时光。现在每个人都很幸福。”

伯纳德哈哈大笑：“是的，‘现在每个人都很幸福’。我们5岁开始就被灌输这个。列宁娜，你不想以其他方式获得自由和幸福吗？比如，以你自己的方式，不要用其他人的方式。”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列宁娜又重复了这一句，然后，脸转向伯纳德，“我们回去吧，伯纳德，”她恳求道，“我真的讨厌这里。”

“你不喜欢和我在一起吗？”

“当然喜欢，伯纳德。但我不喜欢这个可怕的地方。”

“我还以为在这里我们会更……更亲密——什么都没有，只有海洋和月亮。比在人群中，甚至比在我的房间里更亲密。你不能理解吗？”

“我什么也理解不了。”列宁娜下定决心，坚持不让自己的糊涂头脑受影响。“一点儿也不理解，尤其是，”她换了一种口气，“你产生这些可怕思想的时候，为什么不吞点儿嗦麻呢？你可以把它们全都忘掉。这样，你就不会感到痛苦，只会快活，非常快活。”她重复一句，然后微笑起来。尽管眼中还有惊讶和焦虑，她还是希望用自己的魅力和风姿来劝服他。

伯纳德静静地看着列宁娜，一脸严肃，没什么反应，只是专注地看着她。过了一会儿，列宁娜的目光退缩了，她紧张地笑了一下，希望说些什么，但是找不到可以说的东西。沉默又延长了一会儿。

最后，伯纳德开口了，声音很小，很疲倦。“好吧，”他说，“我们回去吧。”伯纳德猛踩加速器，让飞机冲上天空。到了4000米高空，他启动螺旋桨，安静地飞了一两分钟。突然，伯纳德哈哈大笑起来。列宁娜心里觉得非常怪异，但是他确实在笑。

“感觉好些了？”列宁娜大胆问了一句。

作为回答，伯纳德从控制器上腾出一只手，揽着列宁娜，开始抚弄她的乳房。

“感谢福帝，”列宁娜暗自道，“他正常了。”

半个小时后，他们回到伯纳德的房间。伯纳德一口气吞下四片嗦麻，打开收音机和电视，开始脱衣服。

第二天下午，他们在楼顶见面，列宁娜故作调皮地问道，“你觉得昨天好玩吗？”

伯纳德点点头。他们爬进飞机，微微一阵颠簸之后，他们起飞了。

“大家都说我很丰盈。”列宁娜拍着两腿，若有所思地说。

“很丰满。”然而伯纳德的眼睛里却闪着痛苦的光。他想，“就像一块肉。”

列宁娜抬起头，有点儿焦虑地问：“你不会觉得我太胖了吧，是吧？”

伯纳德摇摇头想，像一大堆肉。

“你觉得我恰到好处？”伯纳德再次点点头。“各个方面都是这样？”

“十全十美。”伯纳德大声说，但心里却在想，“她自以为是，并不介意自己像一块肉。”

列宁娜胜利地笑了，但是她高兴得太早了。

“尽管如此，”伯纳德顿了一下，接着说，“我还是希望昨天是以不同的方式结束的。”

“不同的方式？还有其他的结束方式吗？”

“我不想用上床来结束这一天。”伯纳德解释。

列宁娜吃了一惊。

“不是立即上床，不是第一天就上床。”

“那是什么……？”

伯纳德开始夸夸其谈那些让人难以理解的危险的胡言乱语。列宁娜努力堵住自己心灵的耳朵，但是总有一两个词不时地飘入她的耳中。她听到他说，“……试试抑制一下我的冲动会有什么影响。”这些话似乎触动了她内心的某根神经。

“今朝有乐今朝享。”她严肃地说道。

“下午2点到4点半，每周2次，每次重复200遍。”这是伯纳德发出的评价。他那疯狂的胡话随意继续着，列宁娜听到他说：“我想知道，激情是什么。我希望有强烈的感受。”

“个人有情感，社会要动摇。”列宁娜不由地宣称道。

“那么，社会为什么不能动摇一下呢？”

“伯纳德！”

但是伯纳德仍然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智力上和工作的时候是成年人，”伯纳德接着说，“感情和欲望却像婴儿。”

“我们的福帝爱孩子。”

伯纳德对列宁娜的打岔置之不理，继续说道：“有一天，我突然产生一个想法，也许有可能一直保持成年人的状态。”

“难以理解。”列宁娜的口气坚决。

“我知道你理解不了。这就是我们昨天为什么上床——像孩子一样，而不是像成年人那样可以等待。”

“但是，很有趣，”列宁娜坚定地说道，“不是吗？”

“是的，太有趣了。”伯纳德回答。但是声音却充满哀伤，表情非常痛苦，以致列宁娜的胜利感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也许，伯纳德

觉得自己太胖了吧。

列宁娜回来和范妮说起这些体己话时，范妮只是说：“我告诉过你，就是他们在他的代血剂里注入的酒精在作怪。”

“不管怎么说，”列宁娜坚定地说道，“我确实喜欢他。他的双手如此漂亮，他耸肩的方式——太迷人了，”她叹了口气，“但我还是希望他不要那么古怪就好了。”

2

伯纳德在主任的门外站了一会儿，深吸一口气，挺直肩膀，做好准备面对主任的厌恶和反对——他确信自己在屋里要面对这些。他敲敲门，走了进去。

“主任，请您签一下这份许可证。”伯纳德尽量放松口气，把许可证放在书桌上。

主任不满地瞥了伯纳德一眼。但是许可证的抬头是世界国总管办公室的印章，底端是穆斯塔法·蒙德粗黑的签名，手续完备，完美无缺。主任没有选择，只好用铅笔涂上自己姓名的首字母——两个惨淡的字母匍匐在穆斯塔法·蒙德名字的下面。正准备一言不发地把许可证还给伯纳德之前，他的眼光被许可证中什么东西吸引住了。

“去新墨西哥保留地？”他抬起头面对伯纳德大声问道，一脸的激动和惊讶。

主任的惊讶让伯纳德感到奇怪，他点点头。两个人都沉默下来。

主任靠向椅背，双眉紧皱。“那是多久以前的事儿了？”他开口道，似乎并不是对伯纳德说话，而是自言自语。“我想，有20年了吧，快25年了。我那个时候和你年纪差不多……”他叹了口气，摇摇头。

伯纳德感到极其不自然。像主任这样一个传统谨慎、循规蹈矩的人竟然如此失态！他不禁想掩住自己的脸，赶紧逃离这个房间。并不是说有人在谈论遥远过去的时候，他发现了什么本质上令人反感的东西。这是从睡眠教育获得的一个偏见，他（认为自己）已经完全摆脱了这种偏见。让他感到羞愧的是主任不赞同——不赞同，但是又忍不住破了禁忌。那是受到怎样的内心冲动的影响？伯纳德尽管感到别扭，但他还是迫切地听着。

“我和你的想法一样，”主任说道，“想去看看野蛮人的样子。得到了一张去墨西哥的许可证，和我当时的女朋友去那儿过个暑假，她是个贝塔减。我想（他捂住眼睛），我想她的头发是黄色的。她很丰盈，特别丰盈，我记得。我们到了那儿，看到了野蛮人，骑马到处跑，诸如此类。后来，大概是我离开前的最后一天——那个时候……她失踪了。我们骑马爬上一座令人厌恶的山头，天气闷热，让人难以忍受。午饭后，我们去睡觉。哦，至少我是去午睡了。她也许一个人去散步了。不管怎样，我醒来时，她不见了。后来暴风雨来了，那是我见过的最可怕的暴风雨。倾盆大雨，电闪雷鸣。马挣断缰绳跑了。我企图抓住马，结果摔下来，伤到膝盖，几乎走不了路。但我还是一边叫一边找，一边叫一边找，然而一点儿踪迹都没找到。我想，她可能自己回到休息地去了，所以我沿来路爬回山谷。我的膝盖疼得要命，嗦麻也弄丢了。我花了好几个小时，半夜才回到休息地。但是，她并不在那儿。”主任重复说道：“她并不在那儿。”沉默了一会

儿，主任接着说："第二天，我接着找，但是我们没找到她。她一定是掉进哪个峡谷里了，或者被山上的狮子吃了。只有福帝才知道。不管怎样，非常糟糕。当时，这让我非常难过。可以说，超过了应有的难过程度，因为毕竟这种事故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当然，细胞即使发生变化，社会机体仍要延续。"然而，睡梦中学会的这个安慰似乎并不是特别有效。主任摇摇头继续低沉地说："事实上，我有的时候还会梦到这件事，梦到轰轰的雷鸣声把我惊醒后，发现她不见了，梦到我在树下找她，找呀，找呀。"主任沉默了，陷入回忆之中。

"您一定吓坏了。"伯纳德几乎是满怀羡慕地说道。

主任听到伯纳德的声音，猛然一惊，懊恼地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他飞快地瞟了伯纳德一眼，面红耳赤地移开目光，突然再次怀疑地看了看伯纳德。他因为感到自己的尊严可能受损而生气了。"不要以为，"他说道，"我和那个姑娘有什么不当关系。我们没动感情，没有拖泥带水，一切都非常健康正常。"他把许可证递给伯纳德。"真不明白，我为什么会把这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情讲给你听。"他很生气自己透露了一个有损名誉的秘密，于是把怒气都发泄在伯纳德身上，眼神中明显充满恶意。"我希望借此机会告诉你，马克思先生，"他接着说，"我收到关于你工作之外行为的报告，我很不满意。你可以说这与我无关，但事实并非如此。我要考虑中心的良好声誉。我的工作人员绝不能受到怀疑，尤其是那些身为最高种姓的人。阿尔法的条件设置是：在感情行为上不一定要像婴儿一样。但是，这样他们更要努力恪守习俗。像婴儿一样是他们的职责，尽管这可能违背了他们的意愿。马克思先生，我好心提醒你。"主任的声音颤抖起来，语气中的愤怒现在听起来完全公正无私，好像是社会在表达不满。"如果我再次听到有关你任何不符合婴儿行为标准的报告，我就

把你调到下级中心去——很可能是冰岛。再见。”说完在旋转椅子上一转，拿起钢笔，开始写起来。

“这会给他个教训的。”他暗想。但是他错了，伯纳德昂首阔步走出房间，得意扬扬地甩上身后的门，心里想的是自己单枪匹马与现存秩序作斗争。因为意识到自己作为个体的意义和重要性，他欣喜若狂，激动不已。即使想到要因此遭受迫害也没有感到忧虑沮丧，反而精神抖擞。他觉得自己足够强大，可以面对并战胜痛苦，足够强大，即使是冰岛也可以面对。因为他从不相信他会真的被要求面对什么东西，所以他更有信心。不会有人仅仅因为这样的事情就被调职。冰岛不过是一种威胁，一种刺激人、振奋人的威胁。走在走廊上，伯纳德甚至情不自禁吹起口哨来。

他把自己那天傍晚和孵化与设置中心主任的会面说成是英勇无比的行动。最后他这样下结论：“我只是叫他滚回他过去的无底深渊去，然后大踏步走出了房间。事情就是如此。”他满怀期待地看着赫姆霍尔兹，等着他的安慰、鼓励和钦佩来奖赏自己。然而赫姆霍尔兹只是静静地坐着，眼睛盯着地板，一言不发。

赫姆霍尔兹喜欢伯纳德，他很感激伯纳德，因为他是唯一一个能和自己谈论重要话题的熟人。但是，伯纳德身上也有他讨厌的东西，比如吹牛，还夹杂着卑贱和自我怜悯，还有他事后逞英雄的可鄙习惯。他痛恨这些东西——这正是因为他喜欢伯纳德。时间一秒一秒过去，赫姆霍尔兹仍然盯着地板。伯纳德像意识到了什么，突然间满脸通红，羞愧地转过脸去。

3

旅途一帆风顺。太平洋蓝色火箭提前2分半钟抵达新奥尔良，在德克萨斯上空因为飓风耽误了4分钟，但是在西经95度的上空气流非常平缓，抵达圣菲比预定时间晚点不到40秒。

那一晚他们住在圣菲。酒店非常好——比列宁娜去年暑假住的北极宫强太多，她在北极宫可受够了。这里空气湿润，卧室里有电视、真空按摩机、收音机、咖啡机、温暖的避孕用具，还有八种不同味道的香水。他们走进大厅的时候，正在播放合成音乐，一切应有尽有。电梯里的通告称酒店有60个扶梯壁球场，公园里可以打障碍高尔夫和电磁高尔夫。

“听起来太可爱了，”列宁娜叫道，“我几乎希望我们能够就待在这儿。60个扶梯壁球场……”

“保留地里一个球场也没有，”伯纳德提醒列宁娜，“没有香水、电视，甚至没有热水。如果你感到无法忍受，就待在这儿等我回来。”

列宁娜被激怒了。“我当然受得了。我只是说这里很好，因为……因为进步是可爱的，不是吗？”

“1周1次，下午1点到5点，重复500遍。”伯纳德厌烦地说道，好像在自言自语。

“你说什么？”

“我说，进步是可爱的。这就是我为什么说你不一定要去保留地，除非你自己想去。”

“我确实想去。”

“那么，很好。”伯纳德说道，好像威胁一样。

他们的许可证需要保留地监察官的签字。他们第二天早上按时到了监察官办公室。一名埃普西隆加黑人门童把伯纳德的名片递进去后，他们几乎是立刻就被允许入内的。

监察官是个阿尔法减，黄头发，短脑袋，矮个子，红皮肤，圆脸庞，宽肩膀，声音高亢深沉，睡眠教育中获得的智慧信手拈来，脑袋就像装满了七零八碎信息的矿山，不用问，就会提出各种好建议。话匣子一旦打开，就会滔滔不绝，轰轰作响。

“……56万平方千米，分成4个次级保留地，每一个周围都用高压电网围起来。”

就在此时，伯纳德突然毫无缘由地想起浴室里古龙香水龙头还没关，香水在不停地流淌。

“……由大峡谷水电站提供电力。”

“我回去的时候，可要花一大笔。”伯纳德凭着想象，似乎看到香水计量表的指针在一圈一圈地爬，像蚂蚁般不知疲倦地慢慢爬啊，爬啊。“赶紧打电话给赫姆霍尔兹·华生。”

“……上面是5000千米长的电网，电压6000伏。”

“真的啊！”列宁娜礼貌地说，一点儿不明白监察官在说什么，只是仿照他戏剧性的停顿做出一点儿反应。监察官又开始滔滔不绝时，她偷偷地吞下半克嗦麻，结果她终于可以安静地坐下来，脑子里一片空白，也不用听他的夸夸其谈，只是睁大她那蓝色的大眼睛盯着监察官的脸，装出一副聚精会神聆听的样子。

“碰上电网立刻就会死亡，”监察官严肃地告诫他们，“在野蛮人保留地里，逃跑是不可能的。”

“逃跑”这个词让人浮想联翩。“也许，”伯纳德说，“我们应该告辞了。”黑色的小指针正像个小虫子在转圈儿呢，啃的是时间，吞噬的可是他的钱哪。

“逃不掉的，”监察官又重复了一遍，挥手让他坐回椅子上去。因为许可证还没盖章，伯纳德没办法只好遵命坐了回去。“那些出生在保留地里的人——记住，亲爱的女士，”监察官挑逗地朝列宁娜飞了个媚眼，不怀好意地接着说，“记住，在保留地里，孩子是胎生出来的，是的，真的是胎生出来的，这听起来可能让人恶心……”（他希望说出这样一种下流的话题，会让列宁娜脸红，但是列宁娜只是装着很了解的样子，笑笑说：“真的啊！”监察官失望地又开始夸夸其谈。）“那些，我再重复一遍，出生在保留地的人注定要死在那儿的。”

注定要死……每分钟100毫升，每小时6升。“也许，”伯纳德又试了一次，“我们应该……”

监察官身体前倾，用食指敲打着桌面。“你问我保留地里生活了多少人。我的回答”——得意扬扬地——“我的回答是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只能猜测。”

“真的啊。”

“年轻的女士，是真的。”

6乘以24——不，可能差不多是6乘以36。伯纳德脸都变白了，不耐烦地抖动着双腿，可监察官仍然无动于衷，滔滔不绝。

“……大概6000印第安人或混血儿……绝对都是野蛮人。我们的巡查人员偶尔会去看一下……另外，他们与文明世界没有任何沟通……还保留着那些令人厌恶的风俗习惯……结婚，不知你知不知道那是什么，年轻的女士；家庭……没有条件设置……古怪的迷信思想……基督教、图腾崇拜、敬拜祖先……湮灭的语言，像祖尼语、西班牙语、阿萨巴斯卡语……还有美洲狮、豪猪，各种凶猛的动物……传染病横行……牧师……毒蜥蜴……”

“真的啊？”

最后，他们终于可以走了。伯纳德冲向电话。快点儿，快点儿，不过他还是花了3分钟才接通赫姆霍尔兹的电话。“我们好像已经身在野蛮人保留地了，”他抱怨道，“这么低的效率，真见鬼！”

“来一克嗦麻吧。”列宁娜建议。

但是伯纳德拒绝了，他宁可生气。最后，感谢福帝，接通了，赫姆霍尔兹接了电话。伯纳德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赫姆霍尔兹答应立刻去把香水龙头关掉，是的，立即就去。不过赫姆霍尔兹还趁此机会告诉伯纳德孵化与设置中心主任前一天晚上在公开场合说的一些话。

“什么？他在找人替代我的位子？”伯纳德愤怒地叫道，“已经决定了吗？他提到冰岛了吗？你说他提了？福帝啊！冰岛。”他挂上电话，转头面向列宁娜，脸色苍白，垂头丧气。

“发生什么事儿了？”列宁娜不明就里。

“什么事？”伯纳德重重地跌入椅子，“我就要被送到冰岛去了。”

过去他常常想，没有嗦麻，只依靠自己内在的力量来面对某些考验、某些痛苦、某些迫害会是什么样子，他甚至渴望苦难。就像一个星期前在主任的办公室里，他还想象自己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坚忍地接受痛苦。主任的威胁事实上让他感到得意，觉得自己比实际生活中的自己要高大。但是现在他明白了，那是因为自己没有认真考虑这些威胁，他不相信主任会在这个问题上做什么手脚。如今看来威胁变成了现实，伯纳德感到惊恐万分，想象中的坚忍和勇气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对自己感到非常生气——真是个傻瓜！——与主任对抗——不再给他一次机会，这是多么不公平啊。如果现在还有一次机会，他一定会毫无疑问地抓住。噢，冰岛，冰岛。

列宁娜摇摇头，“过去未来让我烦恼，”她又援引了一句话，“吞克嗦麻只剩当下。”

列宁娜最终还是劝服伯纳德吞下了四片嗦麻。5分钟后，烦恼的根果统统消失，只有当下的粉红花朵竞相绽放。门童传来消息说，监察官已下命令，保留地卫兵已经驾驶飞机飞来，在酒店楼顶等他们。他们立刻上楼。一个具有1/8黑人血统的混血儿伽马穿着绿色制服向他们敬礼，然后走上前陈述上午的行程计划。

乘飞机鸟瞰10个或12个主要的印第安人村庄。之后，他们在马尔佩斯山谷降落吃午饭，这儿的宾馆很舒适。在北边印第安人村庄里，野蛮人可能在庆祝夏日节，在那儿过夜也许最好不过了。

他们坐上飞机出发，10分钟后飞越隔离文明与野蛮的边界。一道绵延不绝的电网栅栏翻山越岭，越过盐漠和沙漠，穿过森林，钻入紫红色的峡谷深处，跨越悬崖峭壁、层峦山峰、平顶台地，一直向前延伸。这是一条不可抗拒的线，是体现人类意志胜利的几何图形。电网旁的地下到处都是白花花的骨头，褐色的土地上还有未腐烂的黑色尸体。这表明麋鹿、公牛、美洲狮、豪猪、郊狼或是贪婪的土耳其兀鹫受到腐肉气味的诱惑，过于靠近这些致命的电网所致，仿佛是受到了理想公正的惩罚。

“它们从来都不吸取教训，”穿着绿色制服的飞行员指着下面地上的尸骨说道，“它们永远也学不会吸取教训。”他笑了，似乎他是击败这些因电击而死亡的动物的胜利者。

伯纳德也笑了，吞下两克嗦麻，笑话似乎也好笑些了。哈哈大笑之后，他几乎立马就睡着了。他在睡眠中飞过陶斯和特苏基，飞过纳姆比、皮库里斯和波瓦基，飞过希亚和科奇蒂，飞过拉古纳、阿科马和魔梅萨台地，飞过祖尼、锡沃拉和奥霍卡连特。 醒来的时候，他发现飞机已经降落，列宁娜正把箱子拖进一个小房间，穿着伽马绿色制服的混血儿正在与一个年轻的印第安人用他们听不懂的语言在交谈。

伯纳德走下飞机，“马尔佩斯，”飞行员解释，“这就是宾馆。今天下午印第安人村庄有舞蹈表演，他会带你们去的。”他指着那个脸色阴郁的年轻印第安人。“希望你们玩得开心。”他露齿一笑，“他们所干的事情都很有趣。”说完他爬进飞机，发动引擎。“明天回去。记住，”他向列宁娜保证，“他们都非常听话，野蛮人不会伤害你们。他们已经受够了毒气弹，明白不能玩儿花样。”飞行员哈哈大笑，启动螺旋桨，加速飞走了。

1. 陶斯、特苏基，纳姆比、皮库里斯、波瓦基、希亚、科奇蒂、拉古纳、阿科马、魔梅萨台地、祖尼、锡沃拉、奥霍卡连特都是美国新墨西哥州的地名。

七

平顶台地就像一艘停泊在海峡里的船，只是海峡里都是狮子般黄颜色的尘土。海峡航道逶迤蜿蜒在陡峭的两岸悬崖之间，一条绿色的带子穿过峡谷——河流和原野从一边斜穿到另一边。石头船的船首在海峡的中央，是一块突出地表的几何形裸露岩石。马尔佩斯印第安村庄就在这块岩石上，似乎是船头的一部分。高高的房屋一层叠一层，下面大上面小，像是阶梯状的半截金字塔，耸入云霄。房屋的脚下是零零落落的低矮建筑，墙壁纵横交错，三面悬崖峭壁直插入平原。没有风，几缕炊烟笔直升起，然后消失在空气中。

“奇怪，”列宁娜说，“太奇怪了。”这句话是列宁娜表示不满的常用词。“我不喜欢这里，我不喜欢那个人。”她指着那个要引导他们前往村庄的印第安向导说。她的不满情绪明显得到了回应，向导走在他们前面，留给他们的后背充满了敌意、阴郁和蔑视。

“还有，”列宁娜降低声音，“他身上有味道。”

伯纳德不想否认这一点，他们继续往前走。

突然，空气好像变得活跃起来，在耳边不停地颤动，就好像血液在不停地涌动。马尔佩斯传来阵阵鼓声，他们的双脚也开始踏着这心跳似的神秘节奏前进。他们加快步伐，沿着小路来到悬崖下，巨大的平顶台地船高耸在他们头顶，船舷离他们有300英尺高。

“真希望可以坐飞机来，”列宁娜说，愤愤不平地抬头看看面前的岩石绝壁，“我讨厌走路。在山脚下，叫人感觉自己太渺小了。”

他们在台地的阴影中走了一段，绕过一块突出的岩石，来到一条被水冲刷出来的沟谷前，爬上台地的台阶，路就在这里。他们开始往上爬，山道陡峭，在沟谷里蜿蜒曲折。咚咚的鼓声有时听不到，有时却好像就在拐角处。

爬到半路的时候，一只老鹰与他们贴面飞过，翅膀扇出的风刮在脸上，寒气逼人。岩石的缝隙里有一堆白骨。太古怪了，让人感到压抑。印第安人的味道也越来越浓。最后，他们终于从峡谷爬上来，全身沐浴在阳光下。台地的顶端是一块平整的岩石，仿佛船的甲板。

“像查琳T形塔一样。”这是列宁娜的看法。然而，她没多少时间来体验这个发现，一阵轻软的脚步声让他们回过头来。两个印第安人沿小路跑过来，他们从脖颈到肚脐都暴露在外，深棕色的身体上画着白色的线条（列宁娜后来解释说，像沥青网球场一样），脸上也涂抹着红色、黑色和赭色颜料，几乎没有人样。黑色的头发与狐狸毛和红色法兰绒一起编成辫子，肩上披着火鸡毛斗篷，巨大的羽翎冠在头上鲜艳地撒开，每走一步，手腕上的银镯子、脖子上的骨头项链和绿松石串珠就丁当作响。但他们都一声不吭，脚上穿的鹿皮靴子让他们跑起来也悄无声息。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把羽毛刷子，另一个人两只手都拿着什么东西，远远看去像是三四节粗粗的绳子，有一节绳子扭曲得厉害。突然，列宁娜发现原来那是蛇。

两个人越来越近，他们用漆黑的眼睛看了一眼列宁娜，但是他们的表情显示，他们根本不认识也没见过她，甚至根本没意识到她的存在。扭动的蛇也像其他蛇一样软软地垂了下去。这两个人超过他们往前跑去。

“我不喜欢这里，”列宁娜说，“我不喜欢这里。”

向导把他们留在村口，自己进村听取指示去了。列宁娜更不喜欢的东西还在村口等着他们。首先就是脏，一堆堆的垃圾、飞扬的尘土、成群的狗和苍蝇。列宁娜的脸皱成一团，满是厌恶。她拿出手帕捂住鼻子。

“他们怎么能过这样的日子？”她愤愤地大叫起来，表示难以相信（简直不可能）。

伯纳德理解地耸耸肩。他说道：“不管怎么说，过去五六千年以来，他们都是这么过的。我想，他们肯定已经习惯了。”

“但是‘干净卫生仅次于福帝’啊！”她说。

“是啊，文明就是卫生消毒。”伯纳德讥讽地接着说，引用了卫生基础睡眠教育第二堂课的内容。“但是这些人从来没有听说过福帝，他们还不开化。因此，这样的话毫无……”

“哎呀！”列宁娜抓住伯纳德的手臂，“看。”

一位近乎全裸的印第安人正从附近一栋房子的二楼楼梯慢慢往下爬。他年纪非常大，小心翼翼颤巍巍地一级一级往下挪。他的脸黑黝黝、皱巴巴的，就像戴了一副黑曜石面具。嘴巴往里瘪，没有牙齿，嘴角和下巴两侧长了几根长长的白胡须，在黑色皮肤的映衬下闪着白色的光芒。长长的灰白头发散开，一缕一缕搭在脸上。他瘦骨嶙峋，佝偻着身躯，非常缓慢地从楼梯上下来，每冒险踏下一级台阶，都要停下来喘口气。

“他怎么了？”列宁娜低声问道，眼睛瞪得大大的，里面满是恐惧和惊讶。

“老了，就这么回事，”伯纳德尽可能轻松地回答。其实他也惊讶不已，不过努力让自己不动声色罢了。

“老了？”列宁娜重复道，“主任也老了，很多人都老了，但是他们也没像这样啊。”

“那是因为我们不让他们这样。我们让他们不生病，人工维持他们的内分泌平衡，让他们像年轻人一样，把他们体内的镁钙比例维持在30岁以前的水平上，为他们输入年轻的血液，让他们的新陈代谢保持活跃，所以他们当然不会像这样。还有一个原因，”伯纳德补充道，“是因为他们大多数人活不到这个老人的岁数，早就死了。年轻状态保持到60岁，之后，咔嚓，一切结束。”

但是列宁娜没有听进去，她在观察那个老人。他正慢慢地、慢慢地往下挪，脚挨到地面后，他转过身来。他的眼窝深陷，但眼睛非常明亮。那双眼睛盯了列宁娜好一会儿，毫无表情，没有惊讶，似乎列宁娜根本就不存在，然后佝着背与他们擦身而过，步履蹒跚地走了。

“太可怕了，”列宁娜低声道，“真糟糕。我们不应该到这里来。”她的手伸进口袋寻找嗦麻——却发现因为前所未有的疏忽，她把嗦麻瓶落在客栈了。伯纳德的口袋也空空如也。

列宁娜只好孤苦无靠地亲自面对马尔佩斯接踵而至的恐怖。两个年轻的印第安女人袒胸露乳地为孩子喂奶让列宁娜羞得满脸通红，立刻掉过头去，她从未见过如此羞人的事情。更糟糕的是，伯纳德非但没有故意忽略这个情景，反而公开对这种让人厌恶的胎生现象进行评论。嗦麻的影响力已经逐渐消失，他为自己上午在酒店表现出的软弱感到羞愧，决心把自己的坚强和反传统精神显示出来。

“多么美好的亲密关系，”他故意夸大其词地说，“这肯定能产生强烈的情感！我经常想，一个人如果没有母亲也许会错过某些东西，你无法成为母亲可能也错过了某些东西，列宁娜。想象一下你自己坐在那儿，怀里抱着自己的小宝宝……”

“伯纳德！你怎么能？”因为一位身患眼疾，皮肤有病的老年妇女从他们身旁经过，列宁娜的愤怒没有发泄出来。

“我们走吧，”她祈求说，“我不喜欢这儿。”

正在这个时候，向导回来了，示意他们跟他走，他领着他们沿着房屋之间的狭窄街道往前走去。转过一个街角，一条死狗躺在一个垃圾堆上，一位患甲状腺肿大的妇女在一个小女孩的头上捉虱子。向导来到一个楼梯下停住，垂直地举起手，然后往水平方向一指。他们按照向导发出的无声指示，爬上楼梯，穿过大门，进入一个狭长的房间。里面黑漆漆的，散发着烟草和油腻的味道，还有一股衣服穿得太久没洗过的馊味。房间的另一端又是一道门，一束阳光从门口照进来。门外传来一阵阵激烈的鼓声，声音很大很近。

他们跨过门槛，发现自己站在一个宽阔的平台上。下面是这个村庄的广场，四周围绕着高高的房屋。广场上挤满了印第安人，披着鲜艳的披毯，黑头发上插着鸟翎，绿松石饰品丁当作响，黝黑的皮肤因为出汗而闪闪发亮。列宁娜又把手帕拿出来捂住鼻子。广场中央是两个用石头和陶土夯实的圆台。这两个台子明显是地下室的屋顶，因为每个圆台的中央都有一个开口，一条台阶通向黑暗的地下。地下传来一阵长笛的声音，但几乎湮灭在连绵不断、无休无止的鼓声中。

列宁娜喜欢这鼓声。她闭上眼睛，让自己完全沉浸于柔和的咚咚声中，让它们慢慢地完全侵入自己的意识，直至最后世界上似乎只剩下这声音在深沉地搏动。这让她想起了团结礼拜日和福帝日庆祝活动的合成音乐。“欢快啊淋漓。”她心想。这些鼓点敲出了同样的节奏。

突然，一阵歌声爆发出来，吓人一跳。几百个男人大声呼喊，众口一致唱出金属般的刺耳声音。几个长长的音符之后陷入了沉寂，雷鸣般的鼓声也沉寂下来。接着女人用最高音应答，声音尖锐得像马嘶。之后鼓声再次响起，男人低沉野蛮的声音也再次响起，似乎要证明他们的男人气概。

古怪——真是古怪。地方古怪，音乐也古怪，人们穿的衣服、甲状腺、皮肤病、老年人都很古怪。就是这些表演看起来倒不太古怪。

“这让我想起低种姓社团歌咏会。”列宁娜对伯纳德说。

但是过了一会儿，这合唱让她产生的就不是这种平淡无害的联想了。地下室里突然拥出一群可怕的怪物，带着恐怖的面具，或者涂抹得不像人样。他们踏着沉重的步伐，绕广场一瘸一拐地跳着舞。一圈又一圈，边跳边唱，一圈比一圈跳得快。接着鼓声也变了，节奏加快，听起来就像发烧时脉搏的跳动一样。周围人群开始与跳舞的人一起唱起来，声音越来越大。一个女人带头发出一声尖叫，接着一个一个都叫起来，就好像被人抹了脖子一样。突然，领舞的人脱离队伍，向广场另一边的大木箱跑去，提起箱盖，抓出两条黑蛇。人群“哇”一声轰叫起来，其他跳舞的人也伸出双手随他跑去。领舞者把抓出的蛇抛向第一个跑过来的人，接着又伸手到箱子里去抓更多的蛇。黑蛇、棕蛇、花蛇，抛出的蛇越来越多。舞蹈再次踏着不同的节

奏开始。他们捧着蛇，膝盖和屁股像蛇一样柔和地扭动着，绕着广场一圈又一圈。接着领舞者发出一个信号，一条条蛇被甩到广场中间。一位老人从地下走出来，在蛇身上洒下玉米粉。一个女人从另一个通道走出来，把一个黑色罐子里的水洒在蛇身上。老人举起手，场上顿时鸦雀无声，令人惊惧。鼓声停了，生命也似乎走到了尽头。老人指着通往地下的两个通道口。慢慢地，底下一只看不见的手从一个通道口托出了一只老鹰的画像，另一个通道口升起的是一幅人的画像，一个人全身赤裸，被钉在十字架上。两幅画挂在那儿，好像是靠自己的力量支撑着，看着众人。老人拍拍手，一个小伙子走出人群，站到他面前。小伙子全身只有臀部裹着一块白布，其他地方一丝不挂。他双手交叉抱在胸前，脑袋低垂。老人在他身上画了个“十”字，然后转身走开。小伙子开始绕着广场中央扭动不已的群蛇慢慢转圈。转到一圈半的时候，跳舞人中间走出一个戴着郊狼面具的高个子男人，手里拿着一根编织好的皮鞭。小伙子继续走着，好像不知道他的存在。戴着郊狼面具的男人举起皮鞭，举了好一会儿才迅速地往下一甩，只听见皮鞭呼啸着抽打在肉体上的沉闷声音。小伙子的身体在颤抖，但他一声没吭，继续慢慢地、坚定地往前移动。戴着郊狼面具的男人挥下一鞭，又一鞭，每一鞭落下的时候，人群先是大抽一口气，接着是低沉的呻吟声。小伙子还在移动，两圈，三圈，四圈，他身上鲜血直流。五圈，六圈。列宁娜情不自禁用手捂住脸，开始哭泣。“噢，让他们停下来，让他们停下来。”她恳求道。但是鞭子仍然无情地一次又一次落下。七圈了。突然，小伙子一个趔趄，一声不吭地趴倒在地。老人弯下腰，手里拿着一根长长的羽毛抚弄他的背部，羽毛浸血变得殷红。他把羽毛举起来让大家看，然后在蛇群上摇晃三下，有几滴血落下来。突然，一阵恐惧、急促的鼓点敲了起来，人群大声欢呼。跳舞的人冲向前，拾起蛇，奔出广场。男人、女人、孩子也都随着他们跑出去。1分钟后，整个广场变得空空如也，只有那个小伙子还

静静地趴在地上。三个老女人从一所房子里走出来，艰难地把他扶起来，抬进屋里。老鹰和钉在十字架上的男人画像在空荡荡的村庄里立了一会儿，也看够了似的，慢慢地从通道口落下去，消失在地下。

列宁娜还在抽泣。“太可怕了。”她不停地念叨，伯纳德的任何安慰都无济于事。“太可怕了，都是血啊！”她浑身颤抖，“噢，真希望有嗦麻。”

里面房间传来脚步声。

列宁娜仍然捂住脸坐着，一动不动，只有伯纳德转过身来。

来到平台上的是一个穿着印第安服饰的小伙子，但是他编成辫子的头发是浅黄色的，眼睛浅蓝色，被晒成古铜色的皮肤原本是白色的。

“嗨，上午好，”这个陌生人的英语没有错误但口音怪异，“你们是文明人，对吗？你们来自另一个地方，保留地之外的另一个地方？

“你究竟……？”伯纳德惊讶地问。

年轻人摇摇头，叹口气，“一位非常不幸的绅士。”他指着广场中心说，“你看到那该死的血迹吗？”他的声音激动得发抖。

“与其受烦恼，不如嗦麻好，”列宁娜仍然捂住脸机械地说道，“真希望有嗦麻！”

“本来应该是我在那儿，”年轻人接着说，“他们为什么不让我去做牺牲？我可以走十圈，十二圈，十五圈。帕洛迪瓦只走了七圈。

他们可以从我身上得到两倍的血，大海也会染得殷红。”他伸出手臂做了个夸张的动作，但接着又沮丧地垂下手臂。“但是他们不会让我去的。他们不喜欢我，因为我的外貌和他们不一样。总是这样，总是这样。”年轻人的眼眶里噙满泪水。他为自己感到羞耻，转过脸去。

列宁娜因为奇怪忘记了嗦麻。她放下双手，第一次正眼看了一下这个陌生的年轻人。“你是说你希望被鞭子抽？”

年轻人避开她的目光，做了个动作表示肯定。“为了村子——求雨，求丰收；为了敬菩公 ，敬耶稣；也表示我能够忍受疼痛，不会叫苦。是的，”他的声音突然圆浑洪亮起来。他挺直肩膀，桀骜不驯地抬起下巴，“为了显示我是一个男人……啊！”他喘了口气，突然目瞪口呆地说不出话来。他平生第一次看到一张女孩的脸不是巧克力色或狗皮色，赤褐色头发自然卷曲，脸上的表情（惊人地罕见！）充满了仁慈的关怀。列宁娜冲他笑笑，心想，真是个英俊帅哥，身材确实不错。血液涌上年轻人的脸，他垂下眼睑，过了一会儿抬起头发现列宁娜还在冲他微笑。他太激动了，只好又掉转头去，装着在努力看广场另一边的东西。

伯纳德问了几个问题，正好岔开了他的注意力。你是谁？怎么会这样？什么时候，从哪里来的？年轻人看着伯纳德的脸（虽然他渴望看到列宁娜的微笑，但不敢看她），解释了自己的情况。琳达和他是保留地的外来人口，琳达是他的母亲（这个词让列宁娜感到不舒服）。琳达在很久以前，从保留地外面的另一个地方来到这里。在他出生以前，她和一个是他父亲的男人来到这里。（伯纳德竖起了耳朵。）她一个人在北边的那些山里散步，结果掉下了陡峭的山坡，伤到了脑袋。（“接着说，接着说。”伯纳德兴奋地催促他。）马尔佩斯的猎人发现了她，把她带回村里。琳达至此以后再也没见过那个是

他父亲的人，他的名字是托马金。（是的，孵化与设置中心主任就姓“托马斯”。）他一定是坐飞机走了，没有带上琳达就一个人回到另一个地方去了。他是一个没人性的、残酷的坏男人。

“这样，我出生在马尔佩斯，”他最后说，“在马尔佩斯。”然后他摇摇头。

村庄外面那个小房子真够肮脏邋遢！

一块到处是尘土和垃圾的空地把小房子和村庄隔离开来。两条饥饿的狗面目可憎，正在屋子门口的垃圾堆里拱来拱去。他们走进屋子，屋里光线昏暗，发出一股难闻的臭味，苍蝇嗡嗡乱响。

“琳达！”年轻人喊道。

里屋传来一个女人嘶哑的声音，“来了。”

他们在那儿等着。地上的碗里装的是剩饭剩菜，也许是好几餐留下的剩余。

门开了。一个粗壮的金发碧眼白人妇女跨出门槛，看见门口的陌生人，她张大了嘴巴，盯着他们，简直不敢相信。列宁娜厌恶地注意到这个女人的两颗门牙不见了，剩余牙齿的颜色……她打了个寒战，这个女人比那个老人还糟糕。身体肥胖，满脸皱纹，肌肉松弛，皮肤到处都是褶子，脸颊下垂，上面布满了紫色的瘀青，鼻子上的红色血管清晰可见，眼睛里充满了血丝，那脖子——那样的脖子。她头上裹着毯子，又脏又破。布袋子一样的棕色上衣里面裹着巨大的乳房，肚子往前鼓，屁股往后凸。哎呀，比那个老人糟糕多了，太糟糕了！突

然，那个女人叽里呱啦说了一大通，伸出双手冲向列宁娜——福帝！福帝！她把列宁娜搂在肚皮上，搂在胸前，开始亲她——太恶心了，她要吐了。福帝！满嘴口水地亲她，味道难闻极了，显然从来没有洗过澡，发出放进德尔塔和埃普西隆瓶子里的那种鬼东西的臭味（不，关于伯纳德的传言不是真的），肯定是酒精的味儿。列宁娜赶紧挣脱出来。

她面前的这张脸涕泪横流，扭曲变形。那个女人在哭。

“哦，天啊，天啊。”女人一边抽泣，一边滔滔不绝，“你们要是知道我多么高兴——这么多年之后！一张文明人的脸。是的，文明人穿的衣服。因为我想我可能一片真的醋酸纤维丝布也见不着了。”她的手指捏着列宁娜的衬衣袖子，指甲是黑色的。“这些可爱的黏胶天鹅绒短裤！亲爱的，你知道吗，我的旧衣服，我来这里时穿的衣服还在，我放在一个箱子里，过一会儿我拿给你看看。但是那些醋酸纤维丝衣服已经破了很多洞。还有一条可爱的白色皮带——不过，我得说，你这条绿色的仿摩洛哥皮腰带更可爱。那条皮带对我可没起什么作用。”她的眼泪又开始往外流。“我猜约翰告诉过你，我受过多少苦——但是一克嗦麻都没有。只能不时喝点儿麦斯卡尔酒，波普过去常常给我捎点儿酒来。波普是我认识的一个小伙子。但是喝过之后感觉非常糟糕，麦斯卡尔酒就是这样，佩奥特碱 更令人恶心。另外它总是让你第二天更加觉得丢脸和糟糕。我真是觉得丢脸。想想，我一个贝塔——生了个孩子，要是把你放在我这个位子。”（这个想法让列宁娜身上都起了鸡皮疙瘩。）“但这不是我的错，我发誓。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保证我做了所有的马尔萨斯操——你知道，我总是按顺序做的，一、二、三、四，每次都是这样，我发誓。但是不管怎样，还是发生了。当然，这里可没什么人流中心

这样的地方。顺便问一下，人流中心现在还是在切尔西吗？”列宁娜点点头。“还是星期二和星期五有泛光照明吗？”列宁娜再次点头。“那座可爱的粉红玻璃塔！”可怜的琳达抬起脸，闭上眼睛兴奋地回想着记忆中的灿烂景象。“夜晚的河流，”她轻声说道，大颗的眼泪从她紧闭的眼帘缓缓流出，“晚上从斯托克普吉斯飞回来，洗个热水澡，真空振动按摩一下……但是……”她深吸一口气，摇了摇头，睁开眼睛，鼻子抽了一两口气，接着用手指擤了一下鼻涕，把鼻涕擦在衣襟上。“噢，对不起，”看到列宁娜不由自主的厌恶表情，她说，“我不应该这样。对不起，但是没有手帕，能怎么办呢？我还记得，以前这些让我感到多么难过，到处都是灰尘，所有东西都没有消过毒。他们刚开始把我带到这里来的时候，我的头上开了一个大口子。你简直无法想象他们用什么东西抹在上面——脏东西，都是脏东西。我常对他们说，‘文明就是消毒杀菌，’还有‘小小链球菌，来到班伯里，看见T字架，找到洗手池，进入卫生间，干净又卫生’，好像他们都是小孩似的。当然，他们理解不了。他们怎么能理解你？最后，我也习惯了。毕竟没有热水，东西怎么能保持干净？看看这些衣服。这讨厌的羊毛一点儿不像醋酸纤维丝，老穿也不破，如果破了还得补。可我是个贝塔啊，我在受精室工作，没有学过干这种活儿，这不是我的事儿。还有，缝补衣服是不对的。旧衣服破了，扔掉买新的。‘补丁越多，财富越少。’不是这样吗？缝缝补补是反社会啊。但这儿一切都不一样。在这里就像和疯子住在一起，他们干的事情都太疯狂。”她四周看看，约翰和伯纳德已经离开她们，在屋子外面的尘土和垃圾堆边来回走动。她神秘地降低声音，靠向列宁娜。列宁娜身体僵了一下，赶紧后退一步，但她那毒害胚胎的臭味还是撩动了列宁娜脸上的汗毛。“举个例子，”她的声音嘶哑轻微，“拿男女在一起来说。我跟你说，疯狂，简直太疯狂了。人人彼此相属，不是吗？不是吗？”她拽着列宁娜的衣袖不停地问。列宁娜扭过脸，点点头，

把刚屏住的一口气呼出去，又赶紧屏住呼吸，这样受污染的可能性会小些。“在这里，”那个女人又接着说，“没有人认为自己是属于多个人的。如果你以正常的方式和男人在一起，其他人就觉得你是邪恶的，反社会的。他们痛恨你，鄙视你。有一次，很多女人到这里来大吵大闹，因为她们的男人来看我。哼，为什么不行呢？她们朝我冲过来……不，太可怕了，真没法告诉你。”琳达双手捂住脸，全身战栗了一下。“这里的女人太可恨了。疯狂，疯狂又残忍。她们肯定不知道什么马尔萨斯操、入瓶、换瓶，诸如此类的东西。他们一直怀孕生孩子——像狗一样，真令人恶心。想想我……哦，福帝，福帝，福帝啊！不过约翰倒是我的一大慰藉，没有他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虽然只要有男人……他就非常难过。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有一次（其实是他更大一些的时候）他还要把可怜的瓦胡斯瓦——还是波普——杀了，只是因为我有的时候和他们在一起。我一直没有办法让他理解，那是文明人应该做的事情。我想疯狂是会传染的，约翰的疯狂好像就是从印第安人那里传染来的。因为他经常和他们在一起，即使他们总是残忍地对待他，不让他干其他男孩可以干的事情。一方面这是好事，这样我为他设置些条件就容易些。但是你想不到这有多困难，不懂的东西太多了，搞懂这些本来就不是我的事情。我是说，一个孩子问你直升机是怎样运转的，或者问谁创造了世界——如果你是个贝塔，一直在受精室工作，你怎么回答这些问题？怎么回答？”

1. 印第安神话中双胞胎战神之一。

2. 佩奥特碱， 一种用佩奥特仙人掌提取的致幻剂。

八

屋子外面，尘土满地，垃圾横行（现在有四条狗在那儿），伯纳德和约翰慢慢地走来走去。

“我很难明白，”伯纳德说道，“也很难想象这样的情况。我们似乎生活在不同的星球上，不同的世纪里。母亲，还有这些尘土、诸神、老人和疾病……”他摇摇头，“简直难以置信。如果你不解释一下的话，我绝对无法理解。”

“解释什么？”

“这个，”伯纳德指着村庄，“那个。”村外的小屋，“所有一切，你们的生活。”

“但是有什么可说呢？”

“从一开始说起，只要你能够记得。”

“只要我能够记得。”约翰皱起眉头，陷入了长长的沉默。

天气很热，他们吃了不少玉米饼和甜玉米。琳达说：“过来躺下，宝贝。”他们一起躺在一张大床上。“唱歌吧。”于是琳达开始唱歌，“小小链球菌，来到班伯里，看见T字架”，还有“再见宝贝班廷，不久你就需要换瓶。”她的声音越来越低……

有人大声说话，他惊醒过来。一个男人正和琳达说着什么，琳达在哈哈大笑。她把毯子拉到下巴，那个男人又把毯子拉下来。他的头发就像两根粗绳子，手臂上戴着一个漂亮的银臂镯，上面镶了蓝色的宝石。约翰喜欢他的臂镯，但是他感到害怕，把脸藏在琳达怀里。琳达把手放在他身上，他觉得自己安全了。有些话，他听不明白，琳达对那个男人说，“约翰在这儿，不行。”那个男人看看他，然后再看看琳达，柔声说了几句。琳达说：“不行。”但是那个男人弯下腰对着他，他的脸很大，很可怕，绳子似的黑辫子搭在毯子上。“不行。”琳达再次说道。他觉得琳达的手把自己搂得更紧了。“不，不！”但是那个男人抓住他一只手臂，抓得他生疼，他尖叫起来。那个男人伸出另一只手把他拉起来。琳达搂着他还在说，“不，不。”那个男人发怒了，急促地说了几句，琳达的手突然松了。“琳达，琳达。”他边叫，边踢，边挣扎。那个男人拎着他，打开门，把他放在另一个房间中央的地上，然后走出去，把门关上。他站起来跑到门口，踮起脚跟正好够到大大的木门闩。他抬起门闩一推，但是门开不了。“琳达。”他大喊，琳达没有回答。

他还记得一个大大的房间，非常暗。房间里放着大大的木头工具，上面绑着绳子，一大群妇女围站在那儿。琳达说她们在织毯子。琳达去帮助那些女人的时候，让他与其他小孩坐在角落里。他和那些小男孩玩了很长一段时间。突然，人们大声吵起来，一个女人一把推开琳达，琳达哭着向门口走去。他跟在后面跑过去。他问琳达她们为什么生气。琳达说：“我把东西弄坏了。”接着她也开始生气了。“我怎么知道如何编织这种混账毯子？”她说，“可恶的野蛮人。”他于是问她什么是野蛮人。当他们回到屋子时，波普站在门

口，他们一起进屋。波普有个大葫芦，里面装着水一样的东西，只是那不是水，是一种味道难闻，喝起来烧嘴巴、让人咳嗽的东西。琳达喝了一点儿，波普也喝了一点儿，后来琳达就哈哈大笑起来，说话的声音也变大了。再后来，琳达和波普就走进另一间屋子里去了。波普离开以后，他走进屋子。琳达躺在床上，睡得很熟，叫都叫不醒。

波普以前经常来。他说葫芦里的东西叫麦斯卡尔酒，但是琳达说应该叫嗦麻，只是喝完这东西之后，让你感觉难受。他恨波普，他恨他们所有人——所有那些来看琳达的男人。一天下午，他正与其他小孩在一块儿玩——他还记得，那天天气很冷，山上白雪皑皑——他回到屋里，听到卧室里传来愤怒的叫喊声，是女人的声音。他听不懂她们在说什么，但是他知道都是可怕的话。突然，"啪"的一声，什么东西打翻了。他听到有人在四处移动。又一声"啪"的声音，接着就听到鞭打骡子一样的声音，只是不像骡子那样皮包骨头，然后就听到琳达的尖叫。"啊，不要，不要打了，不要打了！"她惨叫。他跑进去，三个裹着黑毯子的女人在屋里，琳达倒在床上。一个女人抓住她的手腕，另一个女人压着她的腿，不让她踢腿挣扎，第三个女人手里拿着鞭子。一下，两下，三下。每抽一下，琳达就惨叫一声。他哭喊着拽住那个女人的毯子一角，"请别打了，别打了。"那个女人用空着的手把他推开。鞭子又落了下去，琳达又尖叫一声。他两手抓住那个女人棕色的大手，使劲儿咬了一口。那个女人大叫一声挣脱出来，一巴掌把他推倒在地，趁他还躺在地上的时候，抽了他三鞭子。他觉得这比任何时候都要疼痛——像火烧一样。鞭子呼啸而下，但这次又是琳达在尖叫呼喊。

"他们为什么要伤害你，琳达？"晚上他问琳达。背上的鞭痕通红而且痛得很，他不停地哭。但他哭也是因为人们如此残忍不公，因

为他还是个小孩子，做不了任何反抗。琳达也在哭。虽然琳达是个成年人，但她不够强壮，无法与三个女人对抗。这对她来说也是不公平的。“为什么他们要伤害你呢，琳达？”

“我不知道。我怎么知道呢？”听不清楚琳达说什么，因为她俯卧在床上，脸埋在枕头里。“她们说那些男人是她们的男人。”她说，似乎根本不是在对他说话，而是在和内心的自己交谈，但这种对话她自己也无法理解。最后她放声大哭起来。

“噢，别哭，琳达，别哭。”

他紧贴着琳达，伸出手臂攀住她的脖子。琳达大叫一声：“哎呀，小心点。我的肩膀！哎哟！”琳达使劲儿把他推开，他的脑袋“嘭”的一声撞到墙上。“你这个小白痴！”琳达大吼，接着突然开始打他。啪，啪……

“琳达，”他大声喊道，“啊，妈妈，不要！”

“我不是你妈妈，我不要当你的妈妈。”

“可是，琳达……哎哟！”她一个耳光打在他的脸颊上。

“变成野蛮人，”她大吼，“像动物一样生孩子……要不是你，我可能去找巡查员了，我可能已经离开了，但不能带孩子走，否则太丢人了。”

他见琳达又要打他，赶紧举起手护住脸，“噢，别打了，琳达，请不要打了。”

“小畜生！”她拉下他的手臂，他的脸露了出来。

“不要，琳达。”他闭上双眼，等着巴掌下来。

但是琳达没有打他。过了一会儿，他睁开眼睛，发现琳达正看着他。他试图向她微笑。突然琳达伸出手抱着他，亲了又亲。

有的时候，琳达好几天也不起床。她躺在床上伤心，或者喝波普带来的那种东西，哈哈大笑一阵子，然后就睡着了。有的时候，她生病了，经常忘记给他洗澡，除了冰凉的玉米饼也没什么可吃的。他还记得，她第一次发现他头发里的那些小动物时是如何大呼小叫的。

最快乐的时光是琳达给他讲述另一个地方的时候。“真的只要你想，就能飞着去吗？”

“任何时候只要你想就可以。”她会跟他讲从一个盒子里放出来的美妙音乐，那些好玩的游戏，鲜美的食物和可口的饮料，墙上一按就会出来的亮光，还有那些图画，不仅看得见，而且听得见，摸得着，闻得到。还有一种盒子，会散发出各种好闻的香味。粉红色、绿色、蓝色和银色的房子像大山一样高。每个人都很幸福，没有人伤心、生气，人人彼此相属。从有些盒子里，你可以看到、听到世界另一头发生的事情。婴儿在可爱干净的瓶子里生长——一切都那么干净，没有恶心的味道，没有灰尘——人们从不觉得寂寞，大家快乐幸福地住在一起，就像马尔佩斯的夏季舞会一样，但是快活得多，每天都很快活，每天……他听了一小时又一小时。有的时候，他和其他孩子玩累了，村里的老人也会给他们讲故事，用另一种语言来讲述伟大的世界改造者，讲述左手和右手、干旱和雨雾之间的持久斗争，讲述

造物主阿俄纳韦洛纳的故事。阿俄纳韦洛纳在夜间思考形成大雾，于是用雾创造了整个世界。还讲述地母和天父的故事，讲述双胞胎阿伊优塔战神和马尔塞里马幸运之神的故事，也讲述耶稣和菩公、圣母玛丽亚和让自己重现青春的伊萨纳特莱希德的故事，讲述拉古纳的黑石头、伟大的鹰和阿科马圣母的故事。故事很离奇，因为是用另一种语言来讲述的，他无法完全听明白，却愈发觉得美妙非凡。躺在床上，他会想起天堂和伦敦，想起阿科马圣母，还有那一排排装在干净瓶子里的婴儿，想象耶稣飞起来，琳达也飞起来，伟大的世界孵化中心主任和阿俄纳韦洛纳也飞了起来。

许多男人来找琳达。村里的男孩子开始对他指指点点，他们用奇怪的另一种语言说琳达是个坏人。他们骂琳达，他听不懂，但他知道那些是骂人的话。有一天，他们还念了一首顺口溜骂琳达，念了一遍又一遍。他朝他们扔石头，他们也扔石头打他。一块锋利的石头划破了他的脸，血流不止，弄得他浑身是血。

琳达教他认字，她用一块木炭在墙上画画——一只动物蹲着，瓶子里装了个婴儿，然后写下几个字：小猫咪坐垫子，小宝贝入瓶子。他很容易就学会了。他学会了琳达写在墙上的所有单词后，琳达打开她的大木箱，从那些她从未穿过的滑稽红色小裤子下面抽出一本薄薄的小书，他以前常见到这本书。“等你长大一点，”她曾经说，“就可以读了。”现在他长大了，他觉得很骄傲。“我怕你觉得没意思，”琳达说，“但这是我唯一的东西。”她叹口气，“你要是能看看我们在伦敦的阅读机器就好了！”他开始阅读《胚胎的化学和细菌

学条件设置：胚胎存储库贝塔工作人员实用指南》。光是认标题就花了他15分钟。他把书扔在地板上。“讨厌，讨厌的书，”说完就开始哭起来。

村里的孩子还在唱骂琳达的顺口溜，他们有的时候会笑话他衣衫褴褛。衣服破了，琳达不会补。琳达告诉他，在另一个地方人们总是把破了的衣服扔掉买新的。村里的孩子常常对着他大喊：“破衣服，破衣服！”他于是对自己说：“可是我认字，他们不会。他们甚至不知道读书是什么。”如果他一心想着读书认字，假装不在乎其他孩子的取笑就非常容易。于是，他又要琳达把那本书给他。

村里孩子越是指指点点，大喊大叫，他就越用功认字。不久他就认识书里所有的单词，最长的也认识。但是这些单词是什么意思呢？他问琳达，但是即使琳达知道答案，她也说不清楚。通常情况下，她根本回答不了。

他会问：“什么是化学制剂？”

“哦，像镁盐和酒精那样的东西，让德尔塔和埃普西隆保持身材矮小、智力迟钝的东西，骨头里的碳酸钙，诸如此类。”

“但是琳达，你们怎么制造化学制剂？它们从哪里来？”

“这，我不知道。你把它们从瓶子里倒出来。瓶子空了，你送到化学制剂库里去装就是。我猜，化学制剂库里的人生产这些化学制剂，或者他们到工厂拿的。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干过化学这一行，我的工作一直是与胚胎打交道。”

他的其他问题得到的回答也与此相似。琳达好像什么也不知道。村里老人的答案倒是肯定得多。

“人类和所有动物的种子，太阳的种子，大地的种子，还有天空的种子，都是阿俄纳韦洛纳用‘繁衍之雾’造出来的。世界有四个子宫，他把种子洒在四个子宫的最深处。慢慢地，种子开始发芽成长……”

一天（约翰后来估计了一下，可能是他12岁生日之后不久），他回到家里，在卧室的地上发现一本他从未见过的书。这本书很厚，看起来非常古老，装订线已经被老鼠啃坏了，部分书页掉了下来，皱巴巴的。他捡起书，看了一下书名——《莎士比亚全集》。

琳达躺在床上，啜着杯子里臭味难闻的麦斯卡尔酒。“波普带来的。”她说。她的声音又粗又哑，好像是另外一个人在说话。“原来是放在羚羊会堂的一个箱子里，在那儿可能放了好几百年。我想这是真的，因为我看了一下，全是胡说八道，没开化的东西。不过给你练习阅读还是好的。”她啜了最后一口，把杯子放在床边的地上，翻过身去，打了一两个嗝，慢慢睡着了。

他随意翻开一页。

嘿，生活在汗臭垢腻的眠床上，

让淫邪熏没了心窍，

在污秽的猪圈里调情弄爱……

这些陌生的文字在他脑海里翻滚，犹如万钧雷霆，轰隆不已；又像夏季舞会上的鼓声，只是这鼓儿能说话，还像男人们高声吟唱的《玉米之歌》，很美很美，美得你想哭。像老米季马拿着羽毛翎，拄着雕花木杖，杖头挂着骨头和石头挂件，口里念着咒语——基亚特拉慈录斯洛奎斯洛奎斯洛奎，基爱斯录斯录，慈特尔——但是比米季马的咒语还要美，因为它的含义更丰厚，因为它在跟他说话，说得美妙极了，但只能似懂非懂，像美得慑人的咒语，说的就是琳达，就是琳达躺在那打呼噜，床边地上放着空酒杯；说的就是琳达和波普，琳达和波普的事儿。

他越发痛恨波普了。一个人可以尽管满面微笑，骨子里却是个恶棍，一个狠心的、奸诈的、淫邪的、悖逆的恶棍。这些词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只有一知半解。但是这些词的魔力强大，不停地在他脑海里翻腾。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以前似乎从未真正恨过波普，从未真正恨过他，因为他无法说清楚自己的恨有多深。但是现在他有了这些咒语，这些像鼓声、像歌唱、像魔法的咒语。这些咒语以及这些咒语讲述的奇怪故事（他分不清故事的头尾，但是故事非常美妙，无论如何非常美妙）——这些咒语让他有理由痛恨波普，让他的恨变得更加真实，甚至让波普变得更加真实。

一天玩耍回来，他看到里屋的门开着，他们一起躺在床上睡着了——黑糊糊的波普躺在雪白的琳达身边，一只手臂枕在琳达的肩膀下

面，另一只黑糊糊的手臂放在琳达胸前，一条长长的辫子落在琳达的脖子上，好像一条黑色的蛇要把她扼死。床边地上是波普的葫芦和酒杯。琳达打着呼噜。

他的心好像突然一下不见了，只留下一个空洞。身体空了，又空又冷，他感到恶心头晕。他靠着墙支撑住自己。狠心、奸诈、淫邪……那些词像阵阵鼓声，像男人高唱的《玉米之歌》，像咒语在他的脑海里不停地奔腾往复。突然，他的身体由冷变热，血液涌上他的脸颊，像火烧一样，房间在他的眼前旋转变暗。他咬牙切齿，不停地念叨："我要杀了他，我要杀了他，我要杀了他。"突然，更多的词跑入他的脑海。

当他在酒醉以后，在愤怒之中，

或是在乱伦纵欲的时候……

咒语的魔力支配着他，做出了解释，发出了命令。他回到外屋。"当他在酒醉以后……"剁肉的刀就在火炉边的地上。他拾起刀，蹑手蹑脚地再次走到门口。"当他在酒醉以后，酒醉……"他跑进房间，一刀劈下去——啊，血！——波普从睡梦中跳起来。他举起手再劈下去时，发现手腕被抓住了——哎哟，哎哟——被扭住了。他动不了，逃不掉了。波普黑色的小眼睛离他非常近，盯着他的眼睛。他转过脸去。波普的左肩膀上有两道伤口。"啊，看，血啊！"琳达大叫，"看，血啊！"她向来忍受不了流血的景象。波普举起另一只手——他想，要挨打了。他身体一挺，准备挨打。但是那只手只是捏

着他的下巴，把他的脸转过来，他不得不再次盯着波普的眼睛。过了好久，好几个小时吧。突然——情不自禁地——他开始哭起来。波普哈哈大笑。“滚，”他用印第安语说道，“滚吧，勇敢的阿伊优塔。”他跑进另一个房间躲起来，抹掉自己的眼泪。

“你15岁了，”老米季马用印第安语说，“我现在可以教你捏陶土了。”

他们蹲在河边，一起干活。

“首先，”米季马拿起一团湿乎乎的泥土说，“我们捏个小月亮。”老人把泥团压成一个圆盘，然后把边缘往上弯起来，月亮变成了一个浅浅的杯子。

他慢慢地、笨拙地模仿老人细腻的动作。

“月亮、杯子，现在来捏条蛇。”米季马把另一块泥团搓成长条，盘成一个圈，围在杯子边缘压实。“再捏一条，再来一条。再来一条。”米季马一圈圈地做好陶罐的四壁，底部窄，腰部鼓起来，接近罐口的地方又变窄了。米季马挤挤、压压、拍拍、敲敲、刮刮，最后罐子立起来，形状就像马尔佩斯常见的储水罐，但不是黑色而是乳白色的，摸上去还很软。他做的罐子歪歪扭扭地立在米季马的罐子旁边，仿佛是米季马罐子的滑稽模仿。看着两个罐子，他不由得哈哈笑起来。

“再做一个会好些。”他说完又开始拌湿另一团陶土。

团弄，成型，他感到自己的手更加有技巧，有力量——这让他感到特别高兴。“A呀B和C，还有维他命D，”他边干活边唱道，“肝上长脂肪，鳕鱼游海洋。”米季马也唱了起来——那是一首关于猎熊的歌。他们工作了一整天，他的心中一整天都充满巨大的快乐。

“明年冬天，”老米季马说，“我教你制作弓箭。”

他在屋外站了很久。屋里的仪式终于结束了，大门打开，大家走了出来。科特鲁走在第一个，他右手向前伸出，握得紧紧的，好像攥着什么珍贵的珠宝。基娅基米随后，她也同样握紧手伸开。他们安静地走着，一声不吭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他们的兄弟、姐妹、表兄弟、表姐妹，还有一群老人。

他们走出村庄，穿过平顶台地，在悬崖边停下来，面对着初升的太阳。科特鲁张开手，手掌中间是一把白色的玉米粉。他吹了一口气，默念了几句话，然后把手中那一把白色的粉末朝太阳抛去。基娅基米也同样做了一遍。接着，基娅基米的父亲手持一根镶着羽毛的祈祷手杖走上前，念了一长段祈祷词，然后把手杖随玉米粉抛出去。

“礼成。”老米季马大声宣布，“他们结婚了。”

“这个，”大家转身离开时，琳达说，“我要说的是，这真是小题大做。在文明国家，小伙子要和姑娘在一起，他只要……约翰，你要去哪？”

他不顾琳达的招呼，跑啊，跑啊，只想跑到一个只有他一个人的地方。

“礼成。”老米季马的话在他脑海里一遍又一遍翻腾。礼成，礼成……他爱基娅基米，默默地、远远地爱着她，然而他爱得热烈、不顾一切，爱得毫无希望。但是一切都结束了。那时他16岁。

满月的时候，秘密在羚羊会堂揭晓。秘密在那里结束也在那里产生。大家走进会堂下面，进去的时候是孩子，出来的时候变成了男人。男孩们既害怕又热切地盼望这一天。最后这一天到了。太阳下山，月亮升起。他和其他人一起去。黑暗中，小伙子们站在会堂入口，向下的台阶通往红色光芒点亮的深处。领头的几个男孩开始往下爬。突然，一个人走上前，抓住他的胳膊，把他拖出行列。他挣脱出来，回到自己的位置。这次那个人抓住他的头发打他。“没你的份儿，白毛。”另一个人说：“母狗的儿子没份儿。”其他男孩哈哈大笑起来。“滚吧！”当他仍然逡巡在其他人旁边时，男孩们大吼，“滚吧！”一个人弯下腰捡起一块儿石头朝他扔过去。“滚，滚，滚！”一阵石头雨扑面而下。他带着血跑进黑暗中。从红灯照亮的会堂里传来歌唱的声音。最后一个男孩也爬下了台阶。只有他孤零零的一个人。

他独自一人来到村庄外面光秃秃的平顶台地上。月光下的岩石就像漂白的骨头。山谷下面，郊狼面对着月亮嚎叫。瘀伤让他感到疼痛，伤口还在流血。但他哭泣不是因为伤口的疼痛，而是因为孤独，因为他被驱赶出来，独自一人来到这个岩石和月光的骷髅世界。他坐在悬崖边上，月亮就在身后。他往下望着台地的黑色阴影，望着死亡的黑色阴影，只要一步，轻轻一跳……他在月光下伸出右手。手腕上的伤口还在流血，每隔几秒钟就有一滴血落下来，在死亡的光线里，

黑糊糊的几乎没有颜色。一滴，一滴，又一滴。明天，明天，又一个明天……

他发现了时间、死亡和上帝。

“孤独，永远孤独。”年轻人说道。

这些话在伯纳德心中引起一种凄凉的共鸣。孤独，孤独……“我也是如此，”他心中涌出一股信任，不由说道，“可怕的孤独。”

“你也孤独？”约翰很奇怪，“我以为在另一个地方……我是说，琳达总是说那儿没人觉得孤独。”

伯纳德有点不自然，脸涨得通红。“你看，”他目光闪烁，喃喃地说，“我想，我与大多数人不太一样，如果一个人换瓶的时候碰巧不同……”

“是的，就是这样。”年轻人点点头，“如果一个人与众不同，他注定要孤独。他们对与众不同的人非常残忍。你知道吗，他们什么事都把我排斥在外。其他男孩被派到山里去过夜——你知道，那是你必须梦想出自己的神兽是什么的时候——他们却不让我与其他孩子一起去。他们不告诉我任何秘密，但是我自己去，”他接着说，“我5天没吃任何东西，之后一天晚上，我一个人走进那儿的山里。”他手指前方。

伯纳德居高临下地笑笑。“你梦想出什么东西吗？”他问。

年轻人点点头。“但是我不能告诉你是什么。”他沉默了一会儿，接着低声说，“有一次，我做了一件其他任何人都没做过的事情：一个夏天的中午，我靠着一块岩石，张开双臂，像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那样。”

“为什么这样做呢？”

“我想知道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什么感觉。吊在烈日之下……”

“但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嗯……”他犹豫了一下，“因为我觉得我应该，如果耶稣能够忍受的话。如果一个人做了错事……另外，我很不幸，这是另外一个原因。”

“这种治疗不幸的方法倒挺可笑的。”伯纳德说。但他随后一想，觉得这还是有些意义的，比服用嗦麻更好……

“一段时间过后，我晕倒了，”年轻人说，“扑倒在地。你看到我这个伤口吗？”他撩起前额厚厚的黄色头发，右边太阳穴处显露出一个白色伤疤褶子。

伯纳德看了一眼，心里一怔，移开了目光。并不是他的条件设置让他富有同情心，而是使他尤其敏感娇气。疾病或伤口对他来说不仅可怕，而且让人反感讨厌，就像看到灰尘、畸形儿或者老人。他急忙转移话题。

“你是否愿意和我们一起回伦敦去？”他问。这是他行动的第一步。早在小屋子里，他意识到这个年轻野蛮人的“父亲”可能是谁的时候，他的行动策略就已经悄悄形成。“你愿意吗？”

年轻人脸上放光：“你是说真的吗？”

“当然，只要我能得到许可。”

“琳达也去？”

“这个……”伯纳德有点犹豫，不能肯定。那个恶心的东西！不，不可能的。除非，除非……伯纳德突然想到她那令人恶心的样子说不定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当然！”他大声说道，希望用过分的热情来弥补他一时的迟疑。

年轻人深吸了一口气，“难以想象，我一生的梦想竟然就要变成现实了。你还记得米兰达说的话吗？”

“米兰达是谁？”

但是年轻人明显没有听到伯纳德的问话。“哦，神奇啊！”他念道，他的眼睛发亮，红彤彤的脸颊散发着光芒，“这里有多少好看的人！人类是多么美丽！”突然，他脸上的红晕加深了。他想起了列宁娜，一个穿着深绿色黏胶衣裳微笑的仁慈天使，青春时光和皮肤营养霜让她容光焕发，丰腴美丽。他的声音有点儿颤抖。“啊，美丽的新世界……”他口中念道。突然他停下来，脸上失去了血色，像纸一样苍白。“你和她结婚了吗？”他问。

“我什么？”

“结婚。你知道——永不分离。他们用印第安语说就是‘永不分离’，不能分开。”

“福帝，没有！”伯纳德忍不住哈哈大笑。

约翰也笑了起来，但是他笑的原因不一样，他只是因为开心而笑。

“啊，美丽的新世界，”他再次念道，“啊，美丽的新世界，有这么出色的人物！让我们立即启程吧。”

“有的时候，你说话的方式真是独特。”伯纳德惊奇地盯着年轻人，“不管怎么说，你不应该等亲自看到新世界再说吗？”

1. 本书中所有莎士比亚著作中的引言皆引用朱生豪先生的翻译，少数几处略有改动。

2. 朱生豪译著中将此句译为“新奇的世界”，译者为与小说题目相符，特改译为“美丽的新世界”。

九

经历了一天的古怪和恐怖之后，列宁娜觉得自己应该有一个完整的、真正的假期。她一回到宾馆，就吞下六片半克的嗦麻躺在床上，10分钟后就飞向了月球的永恒，至少要18个小时才能醒过来。

与此同时，伯纳德躺在黑暗中，瞪大眼睛想着心事，午夜过后许久他才睡着。不过他的失眠并非徒劳无益，他想出了个计划。

第二天上午10点，穿绿色制服的伽马混血儿准时走出直升机，伯纳德正在剑麻丛中等他。

“科洛内小姐正在度嗦麻假日，”他解释说，“5点之前可能回不去，这样我们还有7个小时。”

他可以飞到圣菲把要做的事情都做完，在列宁娜醒来之前还有很长的时间，足够再去一趟马尔佩斯。

“她一个人在这儿安全吗？”

“像直升机一样安全。”混血儿向他保证。

他们爬进飞机立刻启程。10点34分，他们降落在圣菲邮局大楼顶上。10点37分，伯纳德接通了世界国总管白厅办公室的电话。10点39分，他正在与总管大人第四私人秘书通话。10点44分，他对第一秘书讲清事情原委。10点47分半，他的耳边响起了穆斯塔法·蒙德本人深沉洪亮的声音。

“我冒昧地认为，”伯纳德结结巴巴地说，“总管阁下也许觉得这件事情有重大的科学意义……”

“是的，我确实觉得这件事情有重大的科学意义，”电话里深沉的声音说，“你把这两个人带回伦敦来吧。”

“阁下知道，我需要一张特别许可证……”

“必要的命令此刻正向保留地监察官传达。你立刻到监察官办公室去。再见，马克思先生。”

通话结束，伯纳德挂上电话，急忙赶到楼顶。

“监察官办公室。”他对穿着绿色制服的伽马混血儿说。

10点54分，伯纳德与监察官握手交谈。

“真高兴，马克思先生，真高兴，”他的声音低沉恭顺，“我们刚接到特别命令……”

“我知道，”伯纳德打断他的话，“我与总管大人刚才通了电话。”他厌烦的口气向监察官暗示他习惯每周七天都与总管大人通话。他一屁股坐进椅子里。“只要你能尽快采取必要行动就好。尽快吧。”他用力强调尽快，对自己感到非常满意。

11点03分，所有文件都落入他的口袋。

“再见，”他对送他到电梯口的监察官居高临下地说，“再见。”

伯纳德步行回到宾馆，洗了个澡，做了个真空振动按摩，用电解刮胡器刮了胡子，听了一下早间新闻，看了半个小时电视，轻松愉快地吃完午餐。2点30分，他随伽马混血儿飞往马尔佩斯。

年轻人站在宾馆外面。

“伯纳德，”他叫道，“伯纳德！”但是没人应答。

他穿着鹿皮靴悄无声息地跑上楼梯推门，门是锁着的。

他们走了！走了！这对他来说是最糟糕的事情。她让他来看看他们，他们却走了。他坐在楼梯上哭了起来。

半个小时过去了，他突然想到从窗户往里看看。他先看到一个绿色的手提箱，箱盖上印着Ｌ.C.两个首字母。欢乐像火一样在他内心燃烧起来。他捡起一块石头砸向窗户，玻璃“哗”地落在地板上。过了一会儿，他就站在房间里了。打开绿色的手提箱，他立刻闻到了列宁娜的香水味儿，他的肺叶里随即充满了列宁娜的味道。他的心脏狂野地怦怦乱跳，几乎要晕倒了。他俯身看着这个宝贵的箱子，抚弄着，把它拎到光线底下，仔细查看。刚开始，列宁娜用来换洗的黏胶天鹅绒短裤上的拉链让他迷惑不解，到他弄清楚后，很是开心。他把拉链拉过来，拉过去，拉过来，拉过去，简直都着迷了。列宁娜绿色的拖鞋是他见过的最漂亮的东西。他又打开一件带拉链的紧身连裤内衣，不禁羞得满脸通红，赶紧放在一边。他吻了吻一条洒了香水的醋酸丝手帕，把一条围巾围在自己脖子上。他打开一个盒子，洒出一阵香粉，手上沾满了这种粉状的东西。他在胸前、肩膀，在裸露的胳膊上搽了搽。真好闻！他闭上眼睛，脸颊在搽了粉的胳膊上蹭了蹭。他的

脸就好像贴着光滑的皮肤，香粉的麝香味透进他的鼻子——这就是活生生的她啊。“列宁娜，”他轻声呼唤，“列宁娜！”

一阵响动吓了他一跳，他做贼心虚地转过身去，把偷看了的东西塞回手提箱，关上箱盖，又听了听，看了看。没有东西，也没有声音。但是他确实听到了什么东西，像是叹息，又像是木板嘎吱嘎吱的声音。他蹑手蹑脚走到门口，悄悄地打开门。一眼望过去是一处宽大的楼梯平台，平台的对面有一道门虚掩着。他跨过去，推开门，往里瞧。

那儿有一张低矮的床。床单掀开着，床上躺着的是身穿粉红连体拉链睡衣的列宁娜。她睡得很熟，卷曲的头发如此美丽，粉色的脚趾和熟睡的脸庞像婴儿般如此动人心扉，无力松垂的双手、柔软的四肢如此坦然无助。他的眼中不由得噙满了泪水。

采取了无数并不必要的预防措施后——因为即使是枪声也不能在规定时间之前将列宁娜从嗦麻假期里唤醒过来——他走进房间，跪在床前，扣紧双手，凝视着列宁娜，嘴唇喃喃蠕动：“她的眼睛。”他默默念道：

她的眼睛，她的头发，她的面庞，她的步态，她的语调；

啊！你口口声声对我说，一切洁白的东西，

和她的玉手一比，都会变成墨水一样黝黑，

写下他们自己的谴责；比起她柔荑的一握来，

天鹅的绒毛是坚硬的……

一只苍蝇飞过来绕着列宁娜嗡嗡叫，他挥手把它赶走。“苍蝇。”他记起来了：

都可以接触亲爱的朱丽叶的皎洁的玉手，

从她的嘴唇上偷取天堂中的幸福，

那两片嘴唇是这样的纯洁贞淑，永远含着娇羞，

好像觉得它们自身的相吻也是一种罪恶。

他非常缓慢地、犹豫不决地伸出一只手，好像要去抚摸一只害羞又可能非常危险的鸟儿。他的手在空中颤抖，离那松软的手指只有1英寸距离，就要碰到了。他敢吗？敢用他卑贱的手去亵渎……不，他不敢。那鸟儿太危险。他的手缩了回来。她是多么美丽！多么美丽！

突然，他发现自己在考虑，他只要抓住她脖子上的拉链，用力往下一拉……他闭上双眼，使劲地摇摇头，就像落水狗爬上岸来使劲摇晃自己的耳朵一样。这令人恶心的想法！他为自己感到羞耻。这样的纯洁贞淑……

空中传来一阵轰鸣声。又一只苍蝇来偷取天堂的幸福吗？一只大黄蜂？他瞧了瞧，什么也没看到。轰鸣声越来越大，好像就在百叶窗

的外面。是飞机！惊恐之中，他狼狈地跳起来，跑进另一个房间，手一撑，跳出窗户，沿着高大的剑麻丛中的小路跑出去，正好看到伯纳德爬出直升机。

十

布鲁姆斯伯里中心4000个房间的4000座电子钟的指针都指着2点27分。这座“工业蜂巢”，主任喜欢这么叫这个地方，正在“嗡嗡”地全速运转着。每一个人都忙忙碌碌，一切都在井然有序地运转。显微镜下，精子猛烈地甩动着长长的尾巴，要把脑袋先钻进卵子里去。卵子受精后，开始膨胀、分裂。如果经过波坎诺夫斯基程序，则进行分蘖，接着分裂成无数独立的胚胎。传送扶梯从社会命运预设室轰隆隆往下直达地下室。在地下室绯红的昏暗中，胚胎躺在腹膜垫片上，经受蒸煮一般的燠热，饱餐代血剂和激素，不停地生长，生长。如果出现问题，就让它转变成矮小的埃普西隆。瓶架随着微弱的轰鸣声和咔嚓声不知不觉爬行了一个又一个星期，带着重生的永恒来到换瓶室。在这儿，新出瓶的婴儿发出第一声害怕和惊讶的哭声。

地下室下层的发电机“嗡嗡”地响着，电梯匆匆忙忙，上上下下。共占据11层的育婴园正是喂食时间，1800个被仔细打上标签的婴儿正众口一致地从1800个瓶子里吸食一品脱经过消毒的外分泌液。

育婴园往上连续10层是宿舍。男娃娃、女娃娃都还太小，需要午睡，但他们和其他人一样忙碌着，无意识地倾听着卫生、社交、阶级意识、儿童爱情生活等睡眠教育课，只是它们自己并不知道。再往上是游戏室。天开始下雨了，90个年纪稍大的儿童正在玩积木和胶泥，或者玩找拉链和性爱游戏。

“嗡嗡嗡，嗡嗡嗡！”蜂巢里一片欢快的忙碌声。俯身对着试管工作的年轻姑娘无忧无虑地哼着歌。命运预设员一边工作，一边吹着

口哨。换瓶室里空瓶上面又有多少好笑的笑话让人爆笑不停。主任与亨利·福斯特一道走进受精室，他神色阴沉，脸绷得紧紧的。

“让他当个公众典型，”主任说，“就在这个房间，因为这里是本中心高种姓人最多的地方。我告诉他2点半到这里来见我。”

“他工作还是很不错的。”亨利假惺惺地说道。

“我知道。但这更是要严惩的原因。他的智力突出，就应该承担起相应的道德职责。一个人的能力越突出，使人误入歧途的能力就越强。一个人受苦总比大家堕落好。冷静考虑一下这件事情，福斯特先生，你会发现，没有什么行为比离经叛道更令人发指。谋杀伤害的不过是个人——毕竟，个人算什么？”他大手一挥，指着一排排显微镜、试管、保育箱。“我们很容易就造一个新的出来——我们愿意造多少就造多少。离经叛道威胁的不仅仅是个人的生活，它冲击的是社会。是的，是社会。”他重复了一下最后一句，“哈，他来了。”

伯纳德已经走进房间，从一排排受精员之间向他们走来。故意装出来的扬扬自得和自信也难以隐藏他的紧张。他开口道：“早上好，主任。”但他说话的声音高得荒谬。为了掩饰自己的错误，他又说道：“您让我到这里来谈话。”这次声音却柔和得可笑，像老鼠的尖叫。

“是的。马克思先生，”主任装腔作势地说，“我的确让你到这里来见我。据我了解，你昨天晚上就结束假期回来了。”

“是的。”伯纳德回答。

“是——的，”主任重复伯纳德的回答，故意把“是”字的音调拖长，像蛇在嘶嘶作响。突然，他提高音调，“女士们，先生们，”他大声道，“女士们，先生们。”

俯身在试管上的姑娘的歌声和显微镜旁命运预设员的口哨声突然停了下来。一片沉寂。大家四处张望。

“女士们，先生们，”主任又说了一遍，“抱歉打断大家的劳动。但出于责任，虽然痛苦，我也不得不这么做。社会的安全与稳定受到了威胁。是的，受到威胁，女士们，先生们。这个人，”他指着伯纳德，“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个人，这个阿尔法加，他得到许多，因此我们也应该对他有更多期待。你们的这位同事——或者我应该称他为前同事了吧！他极大地辜负了大家对他的信任。他那些关于运动和嗦麻的异端邪说、离经叛道的性丑闻，他拒绝遵从福帝关于下班行为‘恰如婴儿’的教导，”说到这儿，主任在胸前画了个“T”字，“他已经表明他是社会的敌人。女士们，先生们，他是一切秩序和稳定的颠覆者，是反对文明的阴谋家。因此，我提议开除他，将他从本中心的职位上开除出去，让他声名狼藉。我提议，立刻申请将他调到最底层的次级中心去。对他的惩罚是为了社会的最大利益，要把他送到离人口中心尽可能远的地方去。到了冰岛，他这个不信福帝的榜样就没什么机会让别人误入歧途了。”主任停顿了一下，接着交叉叠起双臂，盛气凌人地转向伯纳德。“马克思，”他说，“你还能提出什么理由反对执行对你的判决吗？”

“是的，有。”伯纳德大声回答。

主任有点儿震惊，但还是郑重地说：“那拿出来吧。”

“当然。理由就在走道里。等一下。”伯纳德快速走到门口，打开门。“进来。”他命令道。“理由”于是走了进来，显出了原形。

有人倒抽一口气，出现阵阵震惊和恐惧的低语。一个年轻姑娘尖叫起来。有人想站上椅子看清楚，结果打翻了满满两试管精子。一个身形臃肿、皮肤松弛、陌生又可怕的中年怪物走进了这群青春矫健的躯体和尚未扭曲的脸孔之间——是琳达走进了房间。她卖弄风情地微笑着，但她的笑容已经破碎，褪去了青春的颜色，走起路来巨大的臀部左摇右晃，她还以为自己风情万种，曲线迷人。伯纳德走在她身边。

“他就在那儿。”伯纳德指着主任说。

“你认为我认不出他吗？”琳达愤怒地问，接着转向主任，“我当然认得你，托马金，你走到哪儿我也认得你，在一千个人中，我也能一眼把你认出来，但你也许把我忘了。你还记得吗？托马金，你还记得你的琳达吗？”她站在那儿歪着脑袋，微笑地望着他。但是面对主任僵硬、厌恶的表情，这微笑越来越失去自信，慢慢地收起，最后消失了。“你不记得了吗，托马金？”她用颤抖的声音又问了一遍。她的眼神变得焦虑痛苦，那张肮脏松弛的脸因极度悲伤而更加扭曲，显得非常怪异丑陋。“托马金！”她伸出双臂。有人开始窃笑起来。

“什么意思，”主任开口了，“这个怪物……”

“托马金！”她向前跑去，身上的毯子拖在脚后。她伸出胳膊抱住主任的脖子，把脸埋在他的胸前。

一阵哄堂大笑不可遏制地爆发出来。

“……这可恶的恶作剧。”主任大声叫喊。

他满脸通红，试图挣脱琳达的怀抱，但琳达不顾一切地紧紧抓着他，不肯放手。“我是琳达，我是琳达。”她的声音被淹没在一片哈哈大笑中。“你让我怀孕生了个孩子。”她尖叫道，声音压倒了屋内的喧嚣，屋里突然寂静得可怕。大家的目光不安地闪烁游移，不知道该看什么地方。主任脸色立即变得苍白，他停止挣扎，站在那儿，双手抓着琳达的手腕，死死地盯着她，好像吓坏了。“是的，一个孩子——我是他的母亲。”寂静让她愤怒，她挑战似的把这污言秽语投入这一片静寂之中。突然，她又松开主任，为自己感到耻辱，非常耻辱。她双手捂着脸，抽泣起来。“这不是我的错，托马金。我一直做操的，是不是？是不是？一直做的……我不明白怎么……你不知道有多糟糕，托马金……不过不管怎么说，他是我的安慰。”她转向门口叫道，“约翰！约翰！”

他立即走进来，在门内停了一会儿，四处望了望，穿着鹿皮靴的双脚几无声息地快速阔步走过房间，双膝跪倒在主任面前，清晰地喊了一声：“我的父亲！”

这个词（因为“父亲”一词并非特别淫秽——它的含义与生育的可憎和不道德还隔了一层——表达是肮脏而不是色情淫秽），这个下流的滑稽词一下子把已经变得让人难以忍受的紧张气氛缓和过来。一阵哄堂大笑爆发出来，几乎歇斯底里似的，一阵接着一阵，似乎难以停止。我的父亲——他是主任！我的父亲！噢，福帝，噢，福帝！这也太好笑了。喊叫、狂笑一阵接一阵，大家的脸似乎都变形了，眼泪直流。又有六根试管被打翻。我的父亲！

主任脸色苍白，瞪大眼睛盯着他，耻辱和痛苦让他手足无措。

我的父亲！原本已经要慢慢平息的笑声再次爆发出来，声音更加响亮，主任捂住耳朵冲出了房间。

十一

受精室一幕之后，伦敦所有高级种姓都狂热地希望看到这位妙人。他竟然双膝跪倒在孵化与设置中心主任——或者说前主任面前，这个可怜人随即辞职，再也没有踏足中心——叫他“我的父亲”（玩笑开得太精彩，让人难以置信）。相反，琳达没受丝毫影响，没有人想见她。称一个人是母亲——这个玩笑太过分：这是一种淫秽行为。另外，她也不是真正的野蛮人，她和其他人一样，是从瓶子孵化出来，经过了条件设置，没什么古怪的思想。最后——这也是人们并不想看见可怜的琳达的最大原因——她的外貌。肥胖臃肿，青春已逝，牙齿也坏了，脸部皮肤松弛，还有那个体形（福帝啊！）——看到她，你就不禁觉得恶心。是的，确实恶心。因此那些上层人士决定不去见她。而琳达也不愿意见他们。回到文明社会对她来说就是回到有嗦麻的日子，就是躺在床上，一个假期接一个假期，再不用回到过去头疼呕吐的日子里去，再不会有服用佩奥特碱致幻剂之后的那种感觉，好像做了什么反社会的耻辱事情，让你再也抬不起头来。嗦麻不会开这种捉弄人的玩笑，嗦麻假期是完美无缺的。即使早上醒来觉得不痛快，也不是因为内心的感受，只是与假期的欢乐相比而言不怎么痛快而已。解救的方法就是延长假期。琳达贪婪地吵嚷着要增大嗦麻剂量和服用次数。肖医生刚开始并不同意，但是后来她要什么就给什么。结果，琳达每天服用的嗦麻达20克之多。

“这可能一两个月就会要了她的命，”肖医生告诉伯纳德，“有一天，她的呼吸中枢会瘫痪。如果不能呼吸，她就完了。或许这也是件好事。如果我们能返老还童，当然就另当别论了。但是我们做不到。”

出乎所有人意料（琳达正在嗦麻假期之中，她一点儿也不会碍事），约翰提出了反对意见。

“你们给她这么多不是在缩短她的生命吗？”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的，”肖医生承认，“但从另一种角度来说，我们实际是在延长她的生命。”年轻人瞪大眼睛，表示难以理解。“嗦麻可能让你丢失了几年时间，”医生接着说，“但是想想啊，给你带来的超乎时间的悠久岁月，它的长度难以衡量。每一个嗦麻假期都是我们先辈称为永恒的一部分。”

约翰开始有点儿理解了。“我（们）的嘴唇和眼睛里有永生的欢乐。”他默默念道。

“什么？”

“没什么。”

“当然，”肖医生接着说，“如果他们有重要的工作要干，你不能让他突然进入永恒之中。但既然她没什么要紧的工作……”

“不管怎么说，”约翰坚持，“我认为这是不对的。”

医生耸耸肩，“当然，如果你愿意让她一直疯狂乱叫的话……”

最后约翰被迫妥协。琳达得到她要的嗦麻。自此，她就待在伯纳德位于38楼公寓的小房间里，躺在床上。收音机和电视一直开着，广藿香香水龙头一直滴滴答答流着，嗦麻片就放在她伸手可及的地方。她躺在那儿，但似乎又根本不在那儿。她永远在度假，在遥不可及的地方度假，在另一个世界度假。在那个世界，收音机里的音乐就像是

五彩斑斓的迷宫，一个不断滑行跳动的迷宫，（美丽迂回的曲折线路）最终通向的是光明的绝对信念中心。电视里跳动的形象就是歌舞感官影片里的演员，美妙得难以形容。涓涓滴落的不仅仅是广藿香香水——那是太阳，是100万支色克斯管，是与她做爱的波普。不仅如此，这根本无与伦比，而且无穷无尽。

“是的，我们不能返老还童。但是我很高兴，”肖医生最后说，“有机会看到一个人类衰老状态的标本。非常感谢你打电话叫我来。”他热情地与伯纳德握手致谢。

于是他们追逐的就只有约翰了。但只能通过伯纳德——约翰的授权监护人，才能见到约翰。伯纳德第一次发现自己不仅得到正常待遇，而且被当作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备受重视。再没有人谈论他的代血剂问题，再没有人嘲笑他的外貌。亨利·福斯特特意向他示好，贝尼托·胡佛送给他6盒性荷尔蒙口香糖做礼物。命运预设室主任助理到他这里卑躬屈膝，只为索取一张参加晚会的邀请。至于女人，伯纳德只要稍有暗示，他想要谁都行。

“伯纳德邀请我下周三去看野蛮人呢。”范妮得意地宣布。

“真高兴，”列宁娜说，“现在，你得承认你错了。难道你不认为他确实很可爱吗？”

范妮点点头：“我得说我觉得真是太奇怪了，不过很愉快。”

入瓶室主管、命运预设室主任、受精室三位副总管助理、情感工程大学感官电影教授、威斯敏斯特社区歌咏会会长、波坎诺夫斯基程序监督官——伯纳德名单上的名人不胜枚举。

“上个星期，我和六个女孩在一起，”伯纳德向赫姆霍尔兹·华生透露。“星期天一个，星期二两个，星期五两个，星期六还有一个。只要我有时间，有兴趣，至少还有一打女孩迫不及待地……”

赫姆霍尔兹默默地听着他的吹嘘，脸色忧郁，不以为然。伯纳德有点儿恼怒。

“你嫉妒我。”他说。

赫姆霍尔兹摇摇头。“我很难过，如此而已。”他回答。

伯纳德怒气冲冲地走了。他告诉自己再也不和赫姆霍尔兹讲话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成功在伯纳德脑子里滋滋地冒着泡，在这个过程中他与这个世界完全和解（像一切美妙的麻醉剂都能够做到的一样），虽然他曾经对它是如此不满。既然世界承认了他的重要性，那么一切秩序都是好的。不过，虽然成功让他欢心，他还是拒绝放弃批评这个秩序的特权。（与此同时，他确实喜欢成为成功人士，得到所有想要的女孩。）面对那些为了与野蛮人见一面而对他大献殷勤的人，伯纳德总喜欢炫耀一下自己那种吹毛求疵的反传统形象。大家彬彬有礼地听着，背后却不停地摇头。“这个年轻人不会有好下场。”他们自信地预言，因为在某个恰当的时候，这些人自己就能让他倒霉。他们说：“下一次，他可就找不到第二个野蛮人来帮他脱离困境了。”不管如何，第一个野蛮人还在，大家礼貌些。然而，正因为大家的礼貌，伯纳德才飘飘然地感到自己变得高大起来——高大轻盈，比空气还轻。

“比空气还轻。”伯纳德指指头顶。

气象部门的系留气球在阳光下闪着玫瑰色的光，高高悬浮在头顶上，就像一颗浮在空中的珍珠。

“……向野蛮人，”伯纳德这样指示，“展示文明生活的各个方面……”

现在，野蛮人正被领着鸟瞰这个文明社会，从查琳T形塔的平台上鸟瞰这个世界。气象站站长和常驻气象员是他的导游，不过多数时候都是伯纳德在说话。他陶醉不已，仿佛他是某个来访的世界总管……比空气还轻。

孟买来的绿色火箭从空中降落，乘客们走出火箭。八个穿着土黄色衣服的达罗毗荼族多生子分别从火箭座舱的八个舷窗往外看去——他们是空乘员。

站长赞叹地说道：“每小时1250公里。野蛮人先生，您有什么感觉？”

约翰认为很好。“不过，”他说，“爱丽儿 40分钟可以把腰带绕地球一周。”

伯纳德于是在给穆斯塔法·蒙德的报告中写道：“令人诧异的是，野蛮人对文明社会的发明几乎没有感到惊讶或敬畏。毫无疑问，部分原因是他从琳达那个女人那儿听说过这些东西。琳达是他的母——”

（穆斯塔法·蒙德皱起眉头。“这个蠢货难道认为我看到他把这个词语写全了会感到恶心呕吐？”）

“部分原因在于他的兴趣集中于他所称的‘灵魂’。他坚持认为‘灵魂’是独立于物质环境之外的实体，但我试图对他指出……”

总管跳过下面几个句子，正准备翻过这一页，找找是否有什么更有意思、更具体的东西，他的目光突然被一连串非同寻常的语句吸引住了。“……尽管我必须承认，”他念道，“我与野蛮人观点相同，文明社会中的婴儿时期过于舒适，或正如他所说，缺乏挑战。我谨借此机会，希望阁下关注……”

穆斯塔法·蒙德的怒气几乎瞬间化为开心。这家伙郑重其事地就社会秩序问题对他进行说教的想法真是太怪异了。这个人一定是疯了。“我得给他个教训！”他暗自道，然后脑袋往后一仰，哈哈大笑起来。不管怎么说，教训在这个时候还没落到伯纳德头上。

这是一个小型的直升机照明设备生产厂，是电力设备公司的分厂。首席技术官和人力因素经理到楼顶来迎接他们（因为总管签发的推荐信效果神奇）。他们走下楼梯进入工厂。

人力因素经理解释：“只要有可能，每个工序都只由同一组波坎诺夫斯基程序产生的人员来执行。”

事实上，83个黑糊糊的塌鼻头短脑袋德尔塔在进行冷压处理。56个红头发鹰钩鼻的伽马操作着56个四轴夹具旋转机器。107个经过热带条件设置的塞内加尔埃普西隆在铸造车间干活。33个女德尔塔，长脑袋，浅黄色头发，窄骨盆，身高都在1□69米左右，误差不超过20毫米——她们在切割螺丝。在组装车间，两组伽马加小矮人正在组装发电机。两张低矮的工作台面对面排着，中间是一条传送带，上面是零散

的部件。47个金黄色脑袋对着47个棕色脑袋，47个塌鼻子对着47个鹰钩鼻，47个塌下巴对着47个凸下巴。18个一模一样，身穿绿衣服、棕褐色皮肤的卷发伽马女孩在检查组装好的机器；30个短腿左撇子男性德尔塔减正在把机器装箱；63个蓝眼睛、淡黄头发、满脸雀斑的半痴呆埃普西隆正把箱子装上载重卡车和货车。

“啊，美丽的新世界……”由于记忆的恶意捉弄，野蛮人发现自己在念叨米兰达的话，“啊，美丽的新世界，有这么出色的人物。”

“我向你保证，”他们离开工厂时，人力因素经理结束介绍时说道，“我们的工人几乎从未发生过问题。一直以来我们发现……”

野蛮人突然脱离同伴，在桂花树丛后面用力干呕起来，好像稳定的大地成了飞在空中气旋里的直升机。

“野蛮人，”伯纳德写道，“拒绝服用嗦麻。他看起来非常沮丧，这是因为琳达那个女人，她的母——，永远处于度假状态。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他的母——衰老不堪，外貌极端可憎，但野蛮人仍然经常去看望她，似乎对她非常关心——在改变初期条件设置，甚至使之违反自然冲动（在本案例中，冲动指远离令人讨厌的物体）的方法方面，这是个非常有趣的范例。”

到伊顿时，他们降落在伊顿公学上学院的楼顶上。学校操场对面52层高的鲁普顿塔在阳光下白光闪闪，左边是大学，右边是学校社团歌咏队。四方形场地中心竖立的是古色古香的福帝铬钢雕像。

他们走出飞机的时候，院长加夫尼博士和校长基特女士前来迎接。

“你们这儿多生子多吗？”他们刚开始参观，野蛮人非常不安地问。

“噢，不多。”院长回答，“伊顿是唯一保留下来供高级种姓孩子上学的地方。一个卵子只孕育一个成年人。当然，这导致教育更加困难。但是因为这些孩子要承担重要职责，应对难以意料的紧急情况，没有办法，只能这样。”他叹了口气。

与此同时，伯纳德对基特女士产生了浓烈的兴趣。“要是你周一、周三或周五晚上有空的话，”他朝野蛮人抖抖大拇指，“他很令人好奇，你知道。”伯纳德又补充了一句，“很古怪。”

基特女士笑笑（伯纳德心想她的笑容真迷人）说：“谢谢，很高兴参加你的晚会。”院长打开一扇门。

在阿尔法双加学习的教室里待了5分钟之后，约翰就感到有些眼花缭乱，迷迷糊糊。

“什么是基本相对论？”他悄悄问伯纳德。伯纳德想要解释，但想想又改了主意，提出他们应该到别的教室去看一下。

他们沿走廊来到贝塔减的地理教室。走廊上一扇门后传来一个响亮的女高音：“一、二、三、四，”接着又疲惫不耐烦地说，“就这么做。”

“马尔萨斯操。”女校长解释，“当然，我们这儿大多数姑娘都是中性人，我自己也是。”她朝伯纳德微笑了一下，“但我们有大约

800名没有绝育的女孩，她们需要不断地练习。”

在贝塔减的地理教室，约翰知道了“野蛮人保留地由于气候和地理条件恶劣，自然资源匮乏，因而不值得进行文明开化”。“啪嗒”一声，教室变暗，老师头顶上的屏幕突然出现了阿科马赎罪教徒兄弟会成员匍匐在圣母跟前的情景。他们在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面前，在菩公的老鹰画像前痛哭忏悔自己的罪过。约翰听过他们痛哭的声音。年轻的伊顿学子哄堂大笑，大喊大叫。赎罪教徒痛哭着站起来，脱去上衣，拿起节鞭开始抽打自己，一下又一下。笑声变得更大了，甚至淹没了赎罪教徒被放大的呻吟声。

“他们为什么笑呢？”野蛮人又难过又困惑地问。

“为什么？”院长满脸笑容地转向他，“为什么？因为这实在太可笑啊。”

在看影片的一片昏暗中，伯纳德冒险做了个他过去即使在漆黑中也没胆量做的动作。恃着自己刚获得的重要身份，他伸出手臂环住了女校长的腰。对方杨柳轻扬般地接受了。他正打算再偷吻一两下，也许轻轻再捏一下，百叶窗突然“啪嗒”一声打开了。

“我们最好继续参观。”基特女士边说，边向门口走去。

“这儿，”过了一会儿院长说，“是睡眠教育控制室。”

数百个合成音箱按顺序摆在三面倚墙而放的架子上，每个宿舍一个音箱。另一面墙是按鸽笼式归档的纸质录音带，录制了各种不同的睡眠教育课程。

“你把带子放到这儿，”伯纳德打断加夫尼博士的话，自己解释道，“按下这个按钮……”

“不对，按那个。”院长不高兴地纠正他。

“那就那个。接着，带子就展开了，硒光电管把光脉冲转化成声波，然后……”

“于是你就听见声音了。”加夫尼博士下结论。

“他们读莎士比亚吗？”在前往生化实验室的途中，经过图书馆的时候，野蛮人问道。

“当然不。”女校长满脸通红地回答。

“我们的图书馆，”加夫尼博士说，“只有参考书。如果年轻人需要消遣，可以看感官电影。我们不鼓励他们耽溺于任何单独的娱乐活动。”

5辆公共汽车从他们身边的玻璃公路上飞驰而过。车上载满了男男女女，他们或唱着歌，或安安静静地抱在一起。

“他们刚刚回来。”加夫尼博士解释，此时伯纳德已悄悄地与女校长敲定了当天晚上的约会，“从斯劳火葬场回来。死亡条件设置在18个月的时候开始。每个幼儿每周在临终医院待两个上午。最优秀的男孩要一直待在那儿，死亡的日子到了就给他们吃巧克力膏。他们要学会把死亡当作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

“与其他生理过程一样。”女校长插了一句专业用语。

8点钟抵达萨伏依。一切都安排好了。

回伦敦的途中，他们在布伦特福德的电视公司工厂稍作停留。

“我去打个电话，你介意在这儿等一会儿吗？”伯纳德问。

野蛮人边等边看。白日主班的人正在下班。成群结队的低种姓工人在单轨电车车站前排起长队——七八百名伽马、德尔塔和埃普西隆，男男女女，他们之间不一样的面孔和身材不会超过十几种。售票员给每个人一张票，同时递给他们一个小纸盒。长长的队列慢慢地往前移动。

“那里面是什么？”伯纳德回来后，野蛮人问（他想起了《威尼斯商人》），“小纸盒里？”

“当天的嗦麻配额，”伯纳德嘴巴里嚼着贝尼托·胡佛送的口香糖，含含糊糊地回答，“下班后他们才拿得到，四片半克的嗦麻。星期六发六片。”

他热情地拉起约翰的手臂，一起朝直升机走去。

列宁娜唱着歌走进更衣室。

“你好像很开心啊。”范妮说。

“我是很开心，”列宁娜回答。“吱”的一声（拉开拉链）。“伯纳德半个小时前给我打了个电话。”“吱！”“吱！”她

脱下短裤。“他突然有事。”“吱！”“问我今天晚上能否带野蛮人去看感官电影。我必须飞过去。”她匆匆忙忙地朝浴室走去。

“她真幸运。”范妮看着列宁娜走开，心里暗道。

范妮并不是嫉妒，好心的范妮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列宁娜很幸运，幸运地和伯纳德共享野蛮人带来的巨大名人效应。她这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却反映了当下最高的流行时尚。女青年福帝会秘书长不是邀请她去讲讲自己的经历吗？她不是收到邀请去参加阿佛洛狄忒爱神俱乐部的年度晚宴吗？她不是已经上了感官电影新闻——让全球无数人都看得见，听得着，摸得到了吗？

那些有头有脸的人物对她的关注讨好也一点儿不少。常驻西欧世界总管的第二秘书邀请她吃晚饭和早饭。她与福帝大法官共度过一个周末，还有个周末是与坎特伯雷社区首席歌唱家一起度过的。内外分泌物公司总裁一直在给她打电话。她和欧洲银行副行长一起去过德维尔。

“这当然好极了。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她向范妮承认，“我感觉自己好像在弄虚作假。因为他们想知道的第一件事情都是与野蛮人做爱是什么感觉。我只能说不知道。”她摇摇头，“大多数男人都不相信。但这是实情。我倒希望不是，”她补充了一句，接着叹口气，“他实在太帅了，你觉得呢？”

“但他不是喜欢你吗？”范妮问。

“有的时候我是这样认为，但有的时候，我又觉得不是这样。他总是躲着我。我走进房间，他就走出去，碰也不碰我一下，看都不看

我一眼。但是有的时候，如果我突然转身，又发现他正盯着我看。嗯，你知道，男人如果喜欢你，看起来是什么样子的。”

是的，范妮知道。

“我搞不明白。”列宁娜说。

她弄不明白，不仅困惑，而且非常难过。

“因为，你知道的，范妮，我喜欢他。”

越来越喜欢他。现在有了个好机会，她洗完澡喷香水的时候心想。啪，啪，啪——一个好机会。她高兴地唱起歌来。

亲爱的，抱紧我，让我陶醉；

亲吻我，让我昏迷；

抱紧我，亲爱的，可爱的兔子；

爱就像嗦麻一样甜美。

香色风琴演奏着清新愉快的香草随想曲——百里香和薰衣草、迷迭香、柴苏、桃金娘、龙蒿发出摇摆起伏的琶音，经过香料键一连串大胆的调制，变成了龙涎香，接着加入檀香、樟脑、雪松和新割下的干草（偶尔有些不协和音——一点儿猪腰布丁的臭味，怀疑还有一点点儿猪粪的味道），慢慢地返回到乐曲开头的纯香味。最后一阵百里

香的味道慢慢消失，掌声响起来，灯光亮了，合成音乐器的录音带开始播放。一首超级小提琴、超级大提琴和代双簧管演奏的三重奏弥漫在空气中，轻柔舒缓，令人惬意。三四十节后，音乐伴奏中接着响起一个远超人类能力的声音，时而从喉头发音，时而从头部发音，时而像长笛一样空旷，时而发出渴望的和声，从加斯帕斯·福斯特创纪录的低音毫不费力地上升到蝙蝠般的颤音，比最高的C调还高。这个音高历史上只有歌唱家卢克雷齐亚·阿约格里一个人曾唱过一次（1770年在帕尔马公爵剧院，当时令莫扎特大吃一惊）。

列宁娜和野蛮人埋坐在充气座椅里边听边嗅。现在轮到眼睛和皮肤享受了。

大厅的灯光暗下来，火焰一样的字母鲜明闪亮，好像凭借一己之力在黑暗之中悬浮：绝对超级的演唱、合成对话、香色风琴同步伴奏、彩色立体感官电影《直升机里的三星期》。

“抓住椅子扶手上的这些金属按钮，”列宁娜轻声说，“不然你感受不到感官电影带来的效果。”

野蛮人听话照做。

与此同时，闪耀的字母消失了，一切陷入了漆黑之中。10秒钟后突然出现一个立体影像，一个巨大的黑人和一个金发短脑袋贝塔减女人搂抱在一起。这些形象让人眼花缭乱，他们比真实的人看起来更具体，比真实更真实。

野蛮人大吃一惊。嘴唇上什么感觉！他抬手摸摸嘴巴，麻麻酥酥的感觉没有了。他把手放回到金属按钮上，那种感觉又回来了。香色风琴同时开始呼出单纯的麝香味。录音带里一只超级鸽子快断气似的

发出“噢——噢”的声音，一秒钟振动32次。一个比非洲贝司还低沉的声音附和道：“啊——啊。”“噢——啊！噢——啊！”立体的嘴唇又粘到一块儿。爱尔汗布拉宫6000名观众脸部的性敏感区因为难以承受的愉悦而抽搐不已。

电影的情节非常简单。“噢啊”几分钟后（期间有一首二重唱，还有在那张著名的熊皮上做爱的场景，熊皮上的毛发清晰可见——命运预设室主任助理在这一点上完全正确），黑人遇到了直升机坠机事故，撞到了脑袋。“嘭”的一声，前额传来一阵剧痛，观众席上也传出一阵“噢啊”之声。

事故导致那个黑人所有的条件设置彻底失效。他对那个金发贝塔女产生一种排他性的疯狂激情。一个反抗，一个坚持，又是争斗，又是追求，又是攻击情敌，最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绑架。金发贝塔女被迷昏劫持到空中的直升机上并关在那儿，悬停在空中，与疯狂的黑人独处三个星期。这完全是一种反社会行为。最后三名年轻英俊的阿尔法在一连串冒险和空中杂技表演后，成功救回金发女。最后，黑人被送到成人再设置中心，电影圆满得体地结束，金发贝塔女成为三个救命恩人的女人。他们四个人合唱了一首合成四重唱，由超级乐团伴奏，香色风琴发出栀子花的浓香。接着，那张熊皮最后也露了一下脸。在刺耳的色克斯管声中，最后一个立体接吻慢慢淡去，像电击一样酥麻的感觉最后也从唇边退去，就像一只奄奄一息的飞蛾，颤抖着，颤抖着，越来越虚弱，越来越无力，最后终于安静下来，一动不动。

但是对列宁娜来说，飞蛾并没有完全死去。即使是灯光亮起之后，他们随着人流缓慢地往前挪向电梯时，飞蛾的幽灵还在她的唇边扇动翅膀，还在她全身的皮肤上追寻获得渴望和愉悦的途径，让她浑

身震颤。她脸颊通红，搂着野蛮人的手臂，让他的手臂瘫软地贴着自己的身体。他低头看了她一会儿，脸色苍白，充满痛苦和欲望，但又为自己的欲望感到羞耻。他配不上她，配不上……他们双目对视了一会儿。她的目光许下了多么珍贵的承诺！那是何等的热烈兴奋。他迅速移开目光，挣脱被抓住的胳膊。模糊之中，他有点害怕，害怕她不再是他觉得自己配不上的那个她。

“我觉得你不应该看这样的东西。”他说，想急忙把过去或将来玷污列宁娜完美形象的责任从列宁娜自身推向周围的环境。

“什么样的东西，约翰？”

“像这部糟糕的电影。”

“糟糕？”列宁娜是真的觉得惊讶，“但是我觉得很可爱。”

“它很卑劣，”约翰愤愤地说道，“低俗。”

列宁娜摇摇头：“我不懂你在说什么。”为什么他这么古怪呢？为什么他要故意破坏气氛呢？

在出租直升机里，约翰几乎看也没看她一眼。他受缚于从未说出口的誓言，遵从着早已不起作用的规矩，一言不发，撇过身子坐在那儿。有时，他的身体会突然神经质地战栗起来，好像手指拽住了一根就要绷断的绳子。

出租直升机降落在列宁娜公寓的楼顶。“终于到了。”她踏出出租直升机时快活地想道。终于到了——即使他刚才表现怪异。她站在路灯下，对着手镜看看自己。终于到了。是的，她的鼻子有点发亮。她用粉扑补了点儿粉。他在付出租费，还有点儿时间。她擦擦发亮的

鼻子，心想：“他真是太帅了。没必要像伯纳德那样害羞嘛。但是……其他男人早就这样做了。现在终于到了。”小圆镜里的脸蛋突然朝她微笑起来。

“晚安。”她身后一个吃力的声音说。列宁娜转过身来。他正站在出租直升机的舱门口，眼睛紧盯着她。很明显，她给鼻子补粉的时候，他一直盯着她看，等着——但是等什么呢？是在犹豫，在努力下定决心，还是一直在思考，思考——她想象不出他有什么非同寻常的想法。“列宁娜，晚安。”他又说了一遍，原本想微笑的脸却变成了一个哭笑不得的鬼脸。

“但是，约翰……我以为你……我的意思是，不是吗？……”

他关上舱门，弯腰对驾驶员说了句什么，出租直升机直冲入空中。

野蛮人从地板上的窗户往下看，列宁娜仰起来的脸在浅蓝色的灯光照耀下变得苍白。她张大嘴巴，在叫喊什么。她的身体逐渐缩小远去，楼顶的四方平台也慢慢消失，似乎落进黑暗中去了。

5分钟后，他回到自己房间。他从隐藏处拿出被老鼠啃过的《莎士比亚全集》，虔诚地翻着集子中污迹斑斑、皱巴巴的书页，开始读《奥赛罗》。他记得奥赛罗和《直升机里的三星期》里的男主角一样，也是个黑人。

列宁娜边擦眼泪，边从楼顶走向电梯。在往下到28楼的电梯里，她拿出嗦麻瓶。她断定一克不够用，她的痛苦不是一克嗦麻能解决的，但如果吞下两克的话，第二天早上就有无法及时苏醒的危险。最后，她折中了一下，往左手掌心抖出三颗半克的嗦麻片。

1. 莎士比亚剧本《暴风雨》中的精灵。

十二

伯纳德不得不对着紧闭的门大叫，但野蛮人就是不开门。

“大家都来了，都在等你。”

“让他们等好了。”从门里传来一个蒙住脑袋发出的声音。

“你知道，约翰，（要大声喊叫，又要有说服力，多么困难啊！）我特意让他们来见你的。”

“你应该先问问我是否想见他们。”

“但是，约翰，你以前都会来的。”

“这就是我为什么不想再去了。”

“就算是为了我吧，”伯纳德花言巧语地大声哄骗，“难道你不愿意让我高兴一下吗？”

“不愿意。”

“你真的这样想吗？”

“是的。”

伯纳德绝望了，他忍不住哀号起来：“我该怎么办哪？”

“见鬼去吧！”里面的声音怒不可遏地大声吼道。

“但是今天晚上坎特伯雷社区首席歌唱家在这儿啊。”伯纳德几乎要哭出来了。

“阿伊丫塔科哇！”野蛮人只有用祖尼语才能恰如其分地表达他对坎特伯雷社区首席歌唱家的愤怒。“哈尼!”想了一下，他又加了一句，接着（带着嘲弄的口吻极其凶狠地）又加了一句，“索恩斯艾佐瑟纳！”然后像波普一样，往地上吐了口痰。

最后，伯纳德不得不灰溜溜地回到自己的房间，通知那些已经等得不耐烦的客人，野蛮人今天晚上不会出现。大家听到这个消息愤慨不已。被骗到这里来，彬彬有礼地对待这么一个无足轻重、声名狼藉、满脑子异端邪说的小人物，男人们觉得愤怒。地位越高，恨意越深。

“跟我开这么个玩笑，”首席歌唱家不停地说，“跟我开玩笑！”

至于女人们，她们则愤愤不平地觉得自己被骗了。被一个无耻的小矮人给骗了——这个人的瓶子里被误加了酒精；被一个有伽马减身材的家伙骗了。这引起极大的愤慨。她们说着说着，声音越来越大。伊顿公学的女校长尤其尖刻。

只有列宁娜一言不发。她脸色苍白，蓝色的眼睛里蒙上了一层少见的忧郁。她坐在角落里，一种其他人没有的情绪使她与周遭的众人隔离开来。她来参加晚会的时候，原本就心怀一种奇怪的感情，焦虑和欣喜同时存在。走进房间的时候，她就对自己说：“再过几分钟，我就能看到他了，与他交谈，告诉他（因为来的时候她已经下定了决心）我喜欢他，超过对任何其他人的喜欢。之后，也许他会说……”

他会说什么呢？血涌上她的脸颊。

“那天晚上看完感官电影，他为什么表现得那么奇怪呢？太古怪了。但是我绝对相信他确实喜欢我。我确信……”

就在这个时候，伯纳德宣布了野蛮人不会参加晚会的消息。

列宁娜突然感到可怕的空虚，喘不过气来的恐惧，还有恶心，就像刚开始接受代狂热情绪剂治疗时通常会经历的种种感受。她的心似乎都要停止跳动了。

“也许是因为他不喜欢我。”她心想。这个可能性立即在她心里变成了既定事实。约翰不肯来是因为他不喜欢她，他不喜欢她……

“真是太过分了，”伊顿公学女校长对火葬及磷回收场场长说，“我想，事实上，我……”

“是的，”范妮·科洛内的声音传来，“酒精的事情绝对是真的。我认识的一个人认识一个那时候在胚胎库工作的人。她告诉我的朋友，我的朋友又告诉我……”

“太糟糕了，太糟糕了，”亨利·福斯特正在对首席歌唱家表示同情，“你可能有兴趣知道，我们的前主任差点儿把他送到冰岛去。”

每一句话都像针一样刺向伯纳德快活自信的气球，让它千疮百孔，不停地漏气。伯纳德脸色苍白，心烦意乱。他低声下气，焦虑不安地游走在客人中间，结结巴巴、语无伦次地不停道歉，保证野蛮人下次一定会到场，乞求大家坐下来，吃点胡萝卜素三明治和维他命A馅饼，喝杯代香槟。客人们照吃不误，不过对他置之不理。大家吃吃喝

喝，要不就对他出言不逊，要不就与人不屑地大声议论他，只当他不存在。

“朋友们，现在，”坎特伯雷首席歌唱家用他那美丽嘹亮的嗓音说，“朋友们，现在，我看时间差不多了。”这就是那个在福帝日庆祝活动上领唱的声音。首席歌唱家站起身，放下杯子，拍拍紫色黏胶马甲上的小吃零碎，然后朝门口走去。

伯纳德冲过去截住他。

“您真的要走吗，首席歌唱家先生？……现在时间还早，希望您……”

是的，在列宁娜偷偷告诉他，如果首席歌唱家受到邀请一定会接受的时候，他可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他真的非常可爱，你知道。”列宁娜给伯纳德看首席歌唱家送给她的T形金质小拉链扣，这是他们在兰贝斯宫共度周末时首席歌唱家给她的纪念品。“与坎特伯雷首席歌唱家和野蛮人先生会面。”伯纳德在每一张邀请卡上都这么宣告自己的胜利。但是野蛮人却独独选择这一天将自己关进房间，大叫“哈尼！”甚至（幸运的是伯纳德听不懂祖尼语）“索恩斯艾佐瑟纳！”这本应是伯纳德整个生涯的巅峰时刻，结果却成为他最大的耻辱之日。

“我非常希望……”他带着乞求和躲闪的目光仰望着这个大人物，结结巴巴地重复道。

“年轻的朋友，”首席歌唱家严肃地大声说，大家听了也安静下来。“让我给你一句忠告，”他对伯纳德摇摇手指，“趁着现在还为时未晚，给你一句忠告。”（他的声音变得阴沉沉的）“要改过自

新，年轻人，要改过自新。”他在伯纳德身上画了个“T”字，转过身去。“列宁娜，亲爱的，”他换了种腔调说，“随我来吧。”

列宁娜顺从地跟在他后面走出了房间，但是脸上没有笑容，也没有得意扬扬的感觉（完全没有觉得受宠若惊）。其他客人礼貌性地停留了一下后也离开了。最后一个人“砰”地把门关上后，只留下伯纳德一个人在屋里。

气球被戳破了，完全瘪了下去。伯纳德倒在椅子里，双手捂住脸开始哭泣。但是过了几分钟，他决定不去想它，吞下了四片嗦麻。

在楼上的房间里，野蛮人正在读《罗密欧与朱丽叶》。

列宁娜和首席歌唱家来到朗伯斯宫楼顶。“快点儿，年轻的朋友——我是说你，列宁娜。”首席歌唱家在电梯口不耐烦地叫道。列宁娜在楼顶逗留了一下，看了看月亮。听到叫喊，她低下眉头，赶紧走到首席歌唱家身边。

穆斯塔法·蒙德刚读完一篇题为《生物学新论》的论文。他静坐在那儿，皱起眉头沉思了一会儿，之后拿起笔在题目页写下：“该作者用数学方法处理目标的设想，新颖独特，但属异端邪说。鉴于当前的社会秩序，此类观点非常危险，且可能具有颠覆性。不予发表。”他还在“不予发表”几个字下面画了一条线。“对该作者要严加监控，必要时将其送至圣海伦娜海上研究站工作。”签名时他心

想，很遗憾，这是篇杰作。但是你一旦开始承认从目标出发所进行的解释——你就不知道结果会如何。这种思想很容易解除高级种姓中那些不坚定分子的条件设置——让他们失去“幸福”这一最高信仰，转而相信目标在其他地方，在当前人类社会之外；相信生活的目的不是维护当前的福祉，而是强化和完善意识，拓展知识。总管意识到这一点很可能是对的，但在当前的环境下这是不允许的。他再次提起笔，在“不予发表”几个字下又画了一条线，比第一条更粗更黑，然后叹了口气。“如果一个人不必考虑幸福，”他心想，“那该多有趣啊！”

约翰闭着眼睛，脸上散发出喜悦的光芒，他正对着空气朗诵：

啊！火炬远不及她的明亮；

她皎然悬在暮天的颊上，

像黑奴耳边璀璨的珠环；

她是天上明珠降落人间！

金质T形扣在列宁娜胸前闪闪发光，首席歌唱家好玩地抓住它，拉一拉，拽一拽。列宁娜突然打破长时间的沉默说道：“我想，我最好吞两克嗦麻。”

此刻，伯纳德睡得正酣，微笑地面对着自己在梦中的天堂，笑啊，笑啊。但不可改变的是，头顶上电子钟的分针依然不知不觉地在往前移动着，嘀嗒，嘀嗒，嘀嗒，嘀嗒……早上到了，伯纳德又回到了痛苦的时空之中。他乘坐出租直升机来到工作的条件设置中心，情绪低落到了极点。成功带来的陶醉感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又清醒地回复到原来的自己。与过去几个星期来像气球一样轻飘飘的感觉相比，原来的自己似乎前所未有地比周围的空气沉重。

面对泄了气的伯纳德，野蛮人倒表现出意外的同情。

“你现在更像在马尔佩斯时候的样子，”伯纳德郁闷地把自己的事情告诉野蛮人时，野蛮人说，“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在一起谈话吗？在那个小屋子的外面。你现在就像那个时候。”

“因为我又觉得不快乐了。这就是原因。”

“这样，我宁愿不快乐，也不愿意要你在这里撒谎得来的这种虚假的快乐。”

“但是我喜欢，”伯纳德痛苦地说，“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不肯参加我的晚会，让他们所有人都针对我！”他知道他所说的很荒谬，很不公平。他内心承认，最后甚至说了出来，野蛮人现在说的话是正确的。一个如此小小的冒犯就能让他们转变成迫害自己的敌人，这样的朋友毫无价值。但是尽管他知道并承认这一点，尽管朋友的支撑和同情是他唯一的慰藉，尽管他真的喜欢野蛮人，但内心仍然悄悄地顽强地滋生着对野蛮人的怨恨，想着要小小地报复他一下。对首席歌唱家心怀怨恨是没有用的，也不可能对入瓶室主管或命运预设室主

任助理实行报复。对伯纳德来说，让野蛮人作为受害者比起其他人来容易得多：他是可以报复的。朋友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轻微地象征性地）经受一下我们希望施加，但却无法向敌人实行的惩罚。

伯纳德的另一个受害者朋友就是赫姆霍尔兹。受到挫折时，他会再次去求助他的友谊。得意的时候，他可没觉得他们的友谊还值得维持。赫姆霍尔兹给他友谊，毫无怨言，似乎忘记了他们曾经争吵过。伯纳德为此心存感动，同时也觉得这种宽容对他来说是一种羞辱——赫姆霍尔兹越宽容，就越是一种羞辱，因为这与嗦麻毫无关系，完全出于赫姆霍尔兹的性格。这是日常生活中不计前嫌、宽宏大量的赫姆霍尔兹，而不是处于半克嗦麻假期中的赫姆霍尔兹。伯纳德心怀感激（又有了朋友是种极大的安慰），但也满腔憎恨（能报复一下赫姆霍尔兹的慷慨是件令人高兴的事情）。

两人疏远之后第一次见面时，伯纳德把自己的不幸故事倾囊相述，并得到了安慰。只是好几天后他才知道他并不是唯一一个碰到麻烦的人，赫姆霍尔兹也和领导起了冲突。这让他感到既惊讶又羞愧。

“是关于一些顺口溜，”他解释，“我给三年级学生上正常的高级情感工程课。共十二堂课，第七堂是关于顺口溜的课，准确地说是‘论顺口溜在道德宣传和广告中的作用’。我总是用很多技术例子来解释我的课程。这次，我想讲讲我自己写的东西。当然，太疯狂了。但是我忍不住这样做了。”他笑了起来。“我很好奇他们会有什么反应。另外，”他变得严肃起来，“我想做点儿宣传。我想让他们体会到我写这些顺口溜时的感觉。福帝！”他又笑了，“多么强烈的抗议！校长把我叫去，威胁要立即开除我。现在我备受歧视。”

“什么顺口溜？”伯纳德问。

“是关于孤独的。”

伯纳德眉头往上一抬。

“你要想听，我念给你听。”赫姆霍尔兹开始念道：

昨日的委员会，
立着的，只是一只破鼓，
午夜的城市里，
真空中的几声长笛，
紧闭的嘴唇，熟睡的脸，
每一台停转的机器，
扔满垃圾无声的场地，
人们曾在这里来来去去……
只剩下静寂在这里欢唱、
（大声或是低沉地）哭泣、
诉说——但那是谁的声音，
我却不知道。
不是苏珊，不是茵格里拉，

不是她们的胳膊和乳房，

不是她们的嘴唇和屁股，

这些却慢慢形成一种存在；

是谁？我问，

什么东西有如此荒谬的本质？

尽管没有实体，却能让这空虚的黑夜充实，

但那不是我们交媾的对象。

然而，为什么它会显得如此肮脏卑鄙？

“我把这个给他们作为例子来讲，他们向校长告发了我。”

“我一点儿也不奇怪。”伯纳德说，“这与他们的睡眠教育背道而驰。别忘了，他们为了防止孤独至少发了几十万条警告。”

“我知道。但是我想看看会产生什么影响。”

“是呀，你现在看到了。”

赫姆霍尔兹只是笑了笑。“我觉得，”他沉默了一会说道，“我似乎开始想写点儿什么东西。我似乎开始能够运用我内心存在的那种力量——那种潜伏在内心的特别力量。似乎是什么东西苏醒了。”伯纳德心想，尽管赫姆霍尔兹碰到这么多麻烦，他似乎仍然非常开心。

赫姆霍尔兹和野蛮人一见如故。他们如此友好，伯纳德感到一种强烈的嫉妒。他与野蛮人相处这几个星期以来，从来没有像赫姆霍尔兹这样与他建立起这么密切的关系。望着他们，听着他们的交谈，伯纳德发现自己有时痛恨地希望自己从未让他们两个见面。他为自己的嫉妒感到耻辱，时而用意志力，时而用嗦麻让自己摆脱这种感觉，但总是不太成功。嗦麻假日之间总会有间歇，恶劣的伤感情绪不断回来骚扰他。

赫姆霍尔兹第三次和野蛮人见面的时候，给他朗诵了那首关于孤独的顺口溜。

“你觉得怎么样？”朗诵完后他问。

野蛮人摇摇头。“听听这个。”他回答。他打开抽屉，把那本老鼠啃过的书拿出来，打开读道：

让歌喉最响亮的鸟雀，

飞上独立的凤树的枝头，

宣布讣告，把哀乐演奏……

赫姆霍尔兹听了兴奋不已。听到“独立的凤树”时，他感到惊讶；听到“你叫声刺耳的狂徒”时，他突然开心地微笑；听到“任何专横跋扈的暴徒”时，血液涌上他的脸颊；听到“送丧的哀辞”时，

他脸色苍白，一种前所未有的情感让他激动得颤抖。野蛮人接着读道：

物性仿佛已失去规矩，

本身竟可以并非本身，

形体相合又各自有名，

两者既分为二又合为一。

“欢快啊淋漓！”伯纳德不高兴地大笑一声打断野蛮人的朗读。“不过是一首团结礼拜颂歌罢了。”他要报复这两个朋友，因为他们相互喜欢的感情超过了对他的感情。

后来他们的两三次会面中，他频繁地使用这种报复的小伎俩。这很简单，但是晶莹剔透的心爱诗歌受到破坏和玷污让赫姆霍尔兹和野蛮人感到极其痛苦，因此这些小伎俩倒显得非常有效。最后，赫姆霍尔兹威胁如果他再敢打岔的话，就把他踢出门外。然而，奇怪的是，下一次打岔——最糟糕的打岔，却是赫姆霍尔兹自己干的。

野蛮人正充满激情地大声朗诵《罗密欧与朱丽叶》（一直以来他都把自己看成罗密欧，把列宁娜看成朱丽叶），感情强烈，语调都在颤抖。赫姆霍尔兹带着说不清的兴趣听着两个相爱的人第一次见面的场景。果园诗意的场景让他感到愉快，但语言表达的伤感让他想笑。和一个女孩闹成这样不可开交的样子，似乎太可笑了。但是他慢慢

地、一点点地受到言辞的感染。多么高超的情感工程语言！“这个老家伙，”他说，“他让我们最好的宣传技术人员也显得极其愚蠢。”野蛮人得意地笑了笑，接着朗读。刚开始一切顺利，直到第三幕的最后一场，凯普莱特和凯普莱特夫人开始逼迫朱丽叶嫁给帕里斯。赫姆霍尔兹在聆听整个这一场戏的过程中都显得烦躁不安。这时朱丽叶通过野蛮人模仿的口吻可怜兮兮地大叫：

天知道我心里是多么难过，

难道它竟会不给我一点慈悲吗？

啊，亲爱的母亲！不要丢弃我！

把这门亲事延期一个月或是一个星期也好；

或者要是您不答应我，那么请您把我的新床安放在

提伯尔特长眠的幽暗的坟茔里吧……

朱丽叶说到这儿的时候，赫姆霍尔兹忍不住爆发出一阵狂笑。

母亲和父亲（荒诞淫秽的词语）逼迫女儿嫁给她不喜欢的人！女孩竟然白痴到不说出自己（至少在当时）已经有了心上人！这种情形不仅荒谬淫秽，也滑稽可笑。他千方百计地试图通过自己的英勇努力压制住想笑的冲动，但是（野蛮人用极其痛苦的腔调读出来的）“亲爱的母亲”，还有长眠的提伯尔特，明显没有火葬，把身体里的磷浪

费在昏暗的墓地里，这些对他来说太可笑了。他不停地笑啊，笑啊，眼泪直流——无法抑制的狂笑。此时野蛮人因为愤怒脸色变得苍白，他从书本上抬起头看着赫姆霍尔兹。然而，笑声还在继续。他愤愤地合上书本，像从猪猡面前把珍珠收起 了一样，站起身来，把书锁进了抽屉。

赫姆霍尔兹缓过气来后道了歉，让野蛮人消了气，听了他的解释。他说："不过，我非常了解，人们需要这样荒谬疯狂的情节，他们也写不好其他的东西。为什么那个老头能成为如此了不起的宣传技术员？因为他有如此之多让人疯狂、让人痛苦、让人兴奋的故事可写。一个人一定要经历这些痛苦和悲伤，否则无法想出如此真正美妙、深刻，像X光线一样具有穿透力的语言。但是'父亲和母亲'！"他摇摇头，"你不能期望我听到'父亲和母亲'这样的词语时还一本正经。谁会为一个小伙子有没有和一个女孩在一起感兴趣呢？"野蛮人往后畏缩了一下，但是赫姆霍尔兹正满脸沉思地盯着地板，什么也没说。"不，"他叹了口气，总结道，"这是没有用的。我们需要另一种疯狂和暴力。但是什么？是什么？到哪里去找？"他陷入了沉默，然后又摇摇头，"我不知道。"他最后又说了一句，"我不知道。"

1. 英国有句谚语："在猪猡面前扔珍珠。"此语出自《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把珍珠扔给猪猡，它只会踩在脚下。"意义近似汉语的"对牛弹琴"。

十三

亨利·福斯特突然出现在昏暗的胚胎库里。

“今天晚上想去看感官电影吗？”

列宁娜摇摇头没说话。

“和别人出去？”他很有兴趣想知道哪个朋友和哪个在一起。“是贝尼托吗？”他问。

列宁娜还是摇头。

亨利看出了列宁娜紫色眼睛里的疲倦，“红斑狼疮”底下的脸色苍白，没有笑意的红唇嘴角暗含忧伤。“你没生病吧？”他问，有点担心她是不是感染了哪种还没有被消灭的传染病。

列宁娜再次摇头。

“不管怎么说，你得去看医生。”亨利说，“每天看医生，百病不担心。”亨利由衷地说，拍拍她的肩膀，好像要把睡眠教育里的格言讲透彻。“也许你需要一剂代妊娠素，”他提议，“或者一次超强的代狂热情绪剂治疗。有的时候，你知道，代标准情绪剂不太……”

“噢，看在福帝的分上，”列宁娜打破自己的沉默，“住嘴！”她转身回到已经被她忽略一会儿的胚胎上。

需要一剂代狂热情绪剂！如果不是就要哭出来了，她可能会哈哈大笑起来。好像她还没有受够自己的狂热情绪似的！她长叹一口气，

再把针管吸满。“约翰，”她默念，“约翰……”然后，“福帝啊，”她糊涂了，“我有没有给这个胚胎打过昏睡病预防针啊？”她根本记不起来了。最后，她决定不让胚胎冒再挨一针的风险，继续向下一个胚胎瓶移动。

22年8个月零4天后，一位前途光明的阿尔法减管理员在姆万扎·姆万扎因昏睡症去世——那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第一例此类事件。列宁娜边干活边叹气。

一个小时后的更衣室里，范妮提出严重抗议。“让自己陷入这样的境地真是荒唐，太荒唐了。”她不停念叨，“为什么呢？一个男人——就一个男人啊。”

“但他才是我想要的那个。”

“好像世界上没有好几百万其他男人似的。”

“但是我不想要他们。”

“不试试，你怎么知道？”

“我试过了。”

“试过多少？”范妮轻蔑地耸耸肩问，“一个？两个？”

“几十个。但是，”她摇摇头，“都不好。”

“嗯，你必须坚持到底，”范妮简洁地教育列宁娜。但是很明显她对自己的信心有点动摇。“坚持才能成功。”

“但同时……”

“别老想他。”

“我忍不住。”

“那就吞点儿嗦麻。”

“我吞了。”

“那接着吞。”

“但是醒过来的时候我还是喜欢他。我永远都会喜欢他。”

“好吧，如果这样，”范妮下定决心说道，“你为什么不索性把他弄到手，管他想不想。”

“但是你不知道他古怪得多可怕！”

“越是这样越要采取坚决行动。”

“说起来容易。”

“别胡思乱想了，行动吧。”范妮的声音像喇叭似的，都可以到女青年福帝会去给贝塔减青少年上堂晚课了。“是的，行动吧——立刻！现在就干。”

“我很害怕。”列宁娜说。

“你只要先吞下半克嗦麻就行了。我现在要去洗澡了。”范妮披着毛巾走了。

这天下午，野蛮人正在不耐烦地等候赫姆霍尔兹的到来（因为他最后决定与赫姆霍尔兹谈谈列宁娜，他已经迫不及待了）。门铃响了，野蛮人跳起来，朝门口跑去。

“我就知道是你，赫姆霍尔兹。”他打开门大叫。

门槛边上站着的是列宁娜，穿着一身白色的黏胶缎面水手装，一顶白色小圆帽俏皮地歪戴在她的左耳边。

“啊！”野蛮人说，似乎有人狠狠地打了他一拳。

半克嗦麻已经足够让列宁娜忘记害怕和尴尬。“嗨，约翰。”她笑着打招呼，从他身边走进房间。他不由自主地关上房门，跟在她后面。列宁娜坐下来。两个人很久都一言不发。

“约翰，看到我你似乎并不高兴。”列宁娜最后开口道。

“不高兴？”野蛮人责怪地看着她，接着突然双膝跪倒在她的面前，抓起列宁娜的手，虔诚地吻起来。“不高兴吗？啊，要是你能明白就好了，”他轻声说道，大胆地抬起眼睛望着列宁娜的脸。“令人仰慕的列宁娜，”他接着说，“你是一切仰慕的最高峰，价值抵得过世界上一切最珍贵的财宝。”列宁娜温柔迷人地朝他微笑。“但是你啊，这样完美无双。”（列宁娜嘴唇微翕，向野蛮人靠过去。）“这样完美无双，”（列宁娜靠得越来越近。）他说，“是把每一个人的最好的美点集合起来而造成的。”（列宁娜靠得更近了。）野蛮人突然跳起来。“这就是我为什么，”他转过脸去说道，“想先做点儿什么……我是说，我要证明我配得上你，不是说我真的有那个资格。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要证明我不是一点儿都配不上你，我希望能做点儿什么。”

“你为什么会觉得必须……”列宁娜开了口，但是话没说完。她的口气有点儿愠怒。人家微张嘴唇，向你靠近，越来越近的时候，却发现自己突然靠了个空，就像一堆面包屑在你脚下——即使有半克嗦麻在血液里循环，也有理由感到恼怒。

“在马尔佩斯，”野蛮人语无伦次结结巴巴地说，“你必须给她带一张山狮皮——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想和她结婚的话。或者一张狼皮。”

“英格兰没有狮子。”列宁娜气恼地说。

“即使有的话，”野蛮人突然恨恨地、轻蔑地接着列宁娜的话说，“我想，大家也会坐着直升机去，用毒药或什么东西把它们杀了。我不会这样做的，列宁娜。”他挺起肩膀，鼓起勇气看着她，却发现列宁娜气恼地盯着他，眼里满是不解。他不知所措，越发语无伦次了，“我可以做任何事情，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有些事情让人难受——你知道。但是苦难会带来快乐。这就是我现在的感觉。我是说，如果你愿意，我可以为你扫地。”

“可是我们有真空清洁器，”列宁娜迷惑不解，“没这个必要啊。”

“是的，当然没这个必要。但有些卑微的工作是用崇高的精神忍受着的。我希望自己有崇高的精神，你不明白吗？”

“但如果有真空清洁器……”

“问题不在这儿。”

“半痴呆埃普西隆才用清洁器，”她继续说，“到底为什么？”

“为什么？为了你，为了你。只是想证明我……”

“真空清洁器到底与狮子有什么关系……”

“为了证明我多么……”

“还是狮子高兴看到我……”列宁娜越来越恼怒了。

“我多么爱你啊，列宁娜！”野蛮人几乎要崩溃了。

列宁娜大吃一惊，欢欣鼓舞，心潮澎湃，血液直往脸颊上涌，“是真的吗，约翰？”

“但我本不想这样说的，”野蛮人大叫，他痛苦地扣住双手。“要直到……听着，列宁娜，在马尔佩斯，人们是要结婚的。”

“结什么？”怒气又悄悄回到列宁娜的声音中。他在说什么呢？

“为了永远。他们许下承诺，要永远生活在一起。”

“多么可怕的想法！”列宁娜是真的被吓到了。

“永远美好的灵魂不会随着美丽的外表同归衰谢。”

“什么？”

“就像莎士比亚说的，‘但在一切神圣的仪式没有充分给你许可之前，你不能侵犯她处子的尊严……’。”

“看在福帝的分上，约翰，不要胡说八道了。你说的话，我一个字儿也不懂。先是真空清洁器，又是处子尊严。你要把我弄疯

了。”列宁娜跳起来，似乎害怕他的身体，还有他的思想从自己身边逃开。她抓住他的手腕。“回答我这个问题：你真的喜欢我，还是不喜欢？”

有那么一刻的沉默之后，他用非常低沉的声音说：“我爱你胜过世界上的一切。”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呢？”列宁娜大声叫道。她异常恼怒，尖尖的指甲抠进了约翰手腕上的皮肤。“什么乱七八糟的处子、真空清洁器、狮子，让我苦恼了好几个星期。”

她放开手，生气地把他的手从身边甩开。

“如果不是太喜欢你，”她说，“我要对你大发雷霆了。”

突然，她的双臂绕住他的脖子，他感到她柔软的双唇贴向自己的嘴唇，如此甜蜜温软，麻麻酥酥。他突然无可避免地想起了《直升机里的三星期》里的拥抱。喔！喔！那立体的金发女郎。啊！那无比逼真的黑人——可怕，可怕，太可怕……他想挣脱出来，但是列宁娜搂得更紧了。

“你为什么不说出来呢？”列宁娜轻声说道，回过脸来看着他，眼睛满是温柔的责怪。

“即使在最幽冥的暗示中，在最方便的场合，”（约翰内心的声音像诗歌一样轰然作响。）“有伺隙而来的魔鬼的最强烈的煽惑，也不能使我的廉耻化为肉欲。不能，决不能！”他下定决心。

“你这个傻孩子！”列宁娜说，“我非常想要你。如果你也想要我，为什么不呢？……”

“但是，列宁娜……”他想为自己辩解。列宁娜立刻放开缠着他的手臂，从他身边走开。有一下，他认为列宁娜理解了他没有说完的暗示。但是列宁娜解开她那条白色的专利药囊腰带，小心翼翼地挂在椅背上的时候，他开始怀疑自己想错了。

“列宁娜！”他不安地叫道。

列宁娜把手伸到脖子上，垂直往下一拉，白色水手装外套一解到底，怀疑变成了铁一般的事实。“列宁娜，你要干什么？”

“吱！”“吱！”这是她无言的回答。双腿踏出喇叭裤，拉链式连体内衣泛着粉红色的珠光，首席歌唱家送给她的金质T形吊坠挂在胸前。

“这些惯在窗棂里偷看男人的丫头们……”歌唱一般、雷鸣一样的神奇句子让列宁娜显得加倍危险，加倍诱惑迷人。温柔，多么温柔，但是又具有多么大的穿透力！钻透人的理智，掘通人的决心。“血液里的火焰一燃烧起来，最坚强的誓言也等于草杆。节制一些吧，否则……”

“吱！”包裹身体的粉红内衣像切割平整的苹果，分成两半儿。手臂一阵扭动，然后右腿先迈出来，接着是左腿。拉链式连体内衣摊在地上没了活力，好像泄了气一般。

列宁娜仍然穿着鞋袜，白色小圆帽俏皮地歪戴在头上，她朝约翰走来。“亲爱的，亲爱的！你要是以前就这么说多好啊！”她伸出双臂。

但是野蛮人没有以“亲爱的”回应她，也没有伸出自己的双臂。他恐惧地往后退却，慌乱地朝她摇动双手，仿佛要将一只入侵的危险动物吓跑。他连退四步，被困在墙边。

“亲爱的！”列宁娜叫道，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全身向他靠过去。“抱住我，”她命令，“抱紧我，让我陶醉，亲爱的。”她的命令中也有诗意，也知道一些唱歌一样的词语，知道一些咒语或鼓点一样的言辞。“吻我，”她闭上眼睛，声音低沉下去像睡梦中的呢喃，“亲吻我，让我昏迷。抱紧我，亲爱的，紧紧地……”

野蛮人抓住她的手腕，把她的手从肩膀上掰下来，将她推到一臂之外。

“哎哟，你弄疼我了，你……啊！”她突然噤声。恐惧让她忘记了疼痛。她睁开眼睛看见野蛮人的脸——不，不是他的脸，是一个愤怒的陌生人，脸色苍白扭曲，因为疯狂而不停地抽搐着，不可名状的怒气在升腾。她吓呆了。“怎么了，约翰？”她细声问。野蛮人没有回答，疯狂的眼睛盯着她的脸，抓住她手腕的双手在不停地颤抖。他急促地喘着粗气。突然，她听到他在咬牙切齿，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但是令人恐惧。“什么东西？”列宁娜几乎尖叫起来。

她的叫喊似乎唤醒了野蛮人，他抓住列宁娜的肩膀使劲摇晃。“婊子！”他大叫，“婊子！不要脸的娼妇！”

“啊，不，不——”列宁娜抗议的声音因为他的摇晃而怪异地颤抖。

“婊子！”

“请不要——”

“该死的婊子！”

“与——其受烦恼，不——如嗦麻……”列宁娜开始念睡眠教育里的格言了。

野蛮人大力推了列宁娜一把，她一个趔趄跌倒在地上。“滚！”野蛮人大叫，恶狠狠地俯视着她，“别让我看见你，否则我杀了你。”他握紧拳头。

列宁娜举起手挡住脸，“不，请不要这样，约翰。”

“快点儿，快滚！”

列宁娜恐惧地盯他的每一个行动，翻身爬起来，举起一只手臂护着头，还没站直身体就冲向浴室。

一巴掌狠狠地拍在列宁娜身上。“啪”的一声，像手枪子弹出膛一样推进她快滚的速度。

“哎哟！”列宁娜往前趔趄了一大步。

她把自己安全地锁在浴室里，终于有空看一下自己受伤的地方。她背对着镜子，扭过头从左肩看去，泛着珍珠光泽的身体上有一个清晰的红色掌印。她小心翼翼地揉搓了一下受伤的地方。

外面另一间屋子里，野蛮人正踏着咒语般的鼓点和旋律，大步走来走去。“小鸟儿都在干那把戏，金苍蝇当着我的面也会公然交合。”这些话在他耳边振聋发聩，让他疯狂。“其实她自己干起那回

事来，比臭猫和骚马还要浪得多哩。她们的上半身虽然是女人，下半身却是淫荡的妖怪；腰带以上是属于天神的，腰带以下全是属于魔鬼的：那儿是地狱，那儿是黑暗，那儿是火炕，吐着熊熊的烈焰，发出熏人的恶臭，把一切烧成了灰。啐！啐！啐！呸！呸！好掌柜，给我称一两麝香，让我解解我想象中的臭气。”

“约翰！”浴室里一个小心讨好的声音鼓起勇气在叫唤，“约翰！”

“你这野草闲花啊！你的颜色是这么娇美，你的香气是这样芬芳，人家看见你嗅到你就会心疼。这是一本美丽的书册，是要让人写上‘娼妓’两个字的吗？天神见了它也要掩鼻而过。”

但是她身上的香味还萦绕着他，他的衣服因为沾满了让她的身体变得芬芳的粉末而变成了白色。“不要脸的娼妇，不要脸的娼妇，不要脸的娼妇。”这样的节奏就这么不可抑制地自己敲打出来。“不要脸。”

“约翰，我可以拿我的衣服吗？”

他抓起她的喇叭裤、外套和拉链式连体内衣。

“开门！”他踢踢门，命令道。

“不，不行。”里面的声音变得恐惧，开始反抗。

“哼，你要我怎么把衣服给你？”

“从门上面的气窗塞进来。”

他照着她的话做了，然后又回到房间焦躁不安地来回踱步。“不要脸的娼妇，不要脸的娼妇。那个屁股胖胖的，手指粗得像荒淫的魔鬼……”

“约翰。”

“什么事？”他生硬地问。

“我想你是否介意把我的马尔萨斯腰带递给我。”

列宁娜坐在那儿，听着另一个房间来回踱步的声音。她边听边想，他这样踱来踱去要踱多久呢，她是不是得等到他离开公寓，或者给他一点儿时间让他的疯狂平息下来之后，再打开浴室的门冲出去会安全些。

一阵电话铃声打断了她不安的思考。脚步声突然停止了。她听到野蛮人在跟一个听不见的声音交谈。

“你好。”

……

“是的。”

……

“是的，如果我没有冒充我自己的话。”

……

“是的，你没听见我说的话吗？我就是野蛮人先生。”

……

“什么？谁病了？我当然有兴趣。”

……

“要紧吗？她的情况真的很糟吗？我马上过来。”

……

“不在她的房间？她被带到哪里去了？”

……

“哦，上帝啊！地址是什么？”

……

“公园巷3号——是吗？3号？谢谢。”

列宁娜听到听筒“啪”的一声挂回原位，然后是匆匆忙忙的脚步声，接着门“砰”的一声关上了。一切安静下来。他真的走了吗？

列宁娜小心翼翼地打开一条门缝，偷偷观察了一下，空无一人。她大胆地把门开大一点儿，伸出头去，然后踮着脚走进房间，心脏怦怦乱跳。她站了一会儿，左听听，右听听，接着冲向前门，打开门溜出去，“砰”的一声关上，然后开始奔跑。直到冲进电梯往下降的时候，她才开始觉得自己安全了。

十四

公园巷临终医院大楼高60层，楼顶贴着淡黄色的瓷砖。野蛮人走下出租直升机时，一个装扮得喜气洋洋的空中灵车队正呼呼地从楼顶起飞，迅速向西飞过公园，向斯劳火葬场飞去。在电梯口，门卫组组长提供了他需要的信息。他在18楼81号病房（门卫组长解释说这是急速衰老病房）停下。

病房很大，墙上涂了黄色油漆，阳光照射进来，显得宽敞明亮。病房里有20张病床，每张床上都有人。琳达在弥留之际也有人陪伴——不仅有人陪伴，还享受着一切现代化的便利设施。空气中弥漫着欢快的合成音乐旋律，每张病床的床尾都有一台电视机面对着床上奄奄一息的病人，电视从早开到晚，就像没关的水龙头。病房里的香味每隔25分钟就会自动更换种类。“我们努力，”把野蛮人带到门口的护士说，“我们努力在这里创造一种十足的欢乐气氛——某种介于一流宾馆和感官电影院之间的环境，不知您能否明白我的意思。”

“她在哪？”野蛮人无视这些礼貌的介绍径直问道。

护士感到不快。“您好像很着急。”她说。

“还有希望吗？”他问。

“您是说，她会不会死？”（他点点头。）“没有，当然没有希望。被送到这儿来，就是没……”护士看见他苍白脸上的痛苦表情，突然停住话头。这让她感到惊讶。“为什么，到底怎么了？”她问。

她很不习惯看见探望病号的人这副神情。（不管怎么说没多少人来探望，或者也不该有很多人来探望病人。）“您感觉不舒服，是吗？”

他摇摇头。“她是我母亲。”他说，声音几乎听不见。

护士用惊讶、恐惧的目光瞥了他一眼，然后飞快地移开眼睛。她脸红了，从太阳穴一直红到了脖子根儿。

“带我去看她。”野蛮人说，努力想用正常的语气说话。

护士红着脸，带路朝病房走去。一路上，一张张仍然鲜嫩并不憔悴的脸（因为衰老非常迅速，脸颊还来不及衰老——衰老退化的只是心脏和大脑）转向他们。一双双处于二度婴儿期的空洞、淡漠的眼睛也追随着他们。野蛮人看见这些不禁打了个寒噤。

病房里病床一长溜地靠墙放着，琳达躺在最后一张床上。她正靠着枕头，看着电视里播放的南美洲黎曼曲面网球冠军赛半决赛。电视在床尾，没有声音，画面也缩小了，小人们在发光的方形玻璃屏幕上悄无声息地来回跑动，就像鱼缸里的鱼——另一个世界里激动不安，但又悄无声息的人。

琳达一直看着，发出似懂非懂、莫名其妙的微笑，苍白浮肿的脸上呈现出一副白痴般的幸福表情。每隔一会儿她的眼睑就会闭上，好像在打盹儿。过一会儿，她又会突然惊醒过来——醒过来看着“鱼缸里”网球运动员的奇怪行为，听到超高音歌唱家沃利策瑞安娜唱的“抱紧我，让我陶醉，亲爱的”，闻到头顶通风口吹出的马鞭草温暖的香味气息——她醒过来只感觉到这些东西，或者说感觉到一个梦。这些东西经过了血液里嗦麻的改造和修饰，成了这个梦里奇妙的内容。她又会再次露出一种婴儿般满足的微笑，破碎黯淡的微笑。

“好了，我要走了，”护士说，“我那群孩子要来了。另外，还有3号，”她指指病床，“可能随时会去世。哦，您请便吧。”她轻快地走了。

野蛮人在病床边坐下。

“琳达。”他抓起琳达的手，轻声呼唤。

琳达听到自己的名字，转过脸来，茫然的眼神因为认出有人来而亮堂起来。她亲切地握着他的手，微笑，嘴唇不停地蠕动，接着头猛然往前一栽，睡着了。他坐着望着她——在她衰老的肉体上搜索寻找那张曾经容光焕发的年轻面孔，那张面孔在马尔佩斯伴随他度过了童年。他记起了（他闭上眼睛）她的声音，她的动作，他们一起生活时的一切。“小小链球菌，来到班伯里，看见T字架……”她的歌声多么美妙！这些儿歌多么奥妙神奇！

A呀B和C，还有维他命D，

肝上长脂肪，鳕鱼游海洋。

他回忆起琳达经常背诵的这些儿歌，还有她的声音，一股热泪聚集在眼帘后面。后来琳达开始给他上认字课：小猫咪坐垫子，小宝贝入瓶子；《胚胎的化学和细菌学条件设置：胚胎存储库贝塔工作人员实用指南》。在火塘边长长的黑夜里，或者夏天在小房子的屋顶上，琳达给他讲述保留地外另一个地方的故事，那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另一个地方，在他的记忆里就像天堂一样，是一个美和善的乐园。他还

完整保存着这些记忆，还没有被真实伦敦的实际情况和现实中的文明男女污染。

突然一阵尖锐的叫声让他睁开了眼睛。匆匆擦去眼泪后，他四处张望。一大群一模一样的8岁男孩鱼贯拥进病房，一个跟一个，一个跟一个走进来，好像无休无止——简直就是场噩梦。他们的脸，不断重复出现的脸——这么多人其实只有一张脸——像哈巴狗一样，只看得见鼻孔和苍白的眼睛，眼珠子瞪得老大。他们穿着土黄色制服，进来的时候张开嘴巴，唧唧喳喳尖叫不停。不一会儿，病房里就像爬满了蛆虫一样。他们有的在病床之间挤来挤去，有的爬上爬下，有的看着电视机，有的朝病人做鬼脸。

琳达让他们感到惊讶和恐慌。一堆人围在琳达病床的另一头，就像一群动物突然碰到了从未见过的东西，感到又害怕又惊奇，只能愚蠢地盯着看。

“啊，瞧，瞧！”他们用恐惧的声音低声说，“她到底怎么了？为什么这么胖？”

他们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脸——从未见过皮肤松弛衰老的脸，没见过不再苗条、不再挺拔的身躯。那些60多岁濒临死亡的人也有一张儿童似的脸庞。相比起来，44岁的琳达看起来就像一个枯萎、变形、衰老的怪物。

“她太糟糕了，不是吗？”有人在低声评论，“看她的牙齿！”

突然，约翰的椅子和墙壁之间的床底下爬出一张哈巴狗似的脸，盯着琳达熟睡的脸瞧。

“我觉得……”他话没说完，就“啊”的一声停住了。约翰抓住他的领子，把他从椅子边拎起来，给了他一耳光。他哀号着跑开了。

哭声引来了护士长。

“你对他干了什么？”护士长气愤地问，“我不会让你打孩子的。”

“那好，让他们离开这张病床。”野蛮人气得声音发抖，“这些小邋遢鬼在这干什么？真丢人！”

“丢人？你什么意思？他们正在接受死亡条件设置。我告诉你，”她挑衅似的警告他，“如果再发现你破坏他们的条件设置，我就叫人来把你扔出去。”

野蛮人站起身，朝她逼近几步，这个威胁的动作和他脸上的表情吓得护士长恐惧地直往后退。野蛮人努力控制住自己，一言不发地转过身又回到床边坐下。

护士长放下心来，端起架子，声音尖锐还带点儿不确定。她说：“我警告过你了。我警告过你了。小心点儿。”但她还是把这些好奇的多生子带开，让他们去玩找拉链游戏。有一名护士正在病房的另一头组织孩子玩游戏。

“去吧，亲爱的，去喝杯咖啡饮料吧。”她对另一名护士说。权力的行使让她恢复了自信，感觉好了些。“现在孩子们！”她喊道。

琳达不安地动了动，睁开眼睛，茫然地看了一下四周，又睡着了。野蛮人坐在她身边，努力想抓住几分钟前的思绪。“A呀B和C，还有维他命D。”他重复这些字句，好像它们是可以让过去重现的咒语。

但是咒语没有产生作用，美丽的记忆顽固地不再出现，只有令人痛恨的嫉妒、丑陋和痛苦。波普肩膀上的伤口鲜血直流；琳达一直在睡觉，令人讨厌；苍蝇围着床边地上溅洒出来的麦斯卡尔酒渍嗡嗡乱响；琳达路过的时候，男孩们用难听的话骂她……啊，不，不！他闭上眼睛，使劲地摇头，拒绝这些回忆进入头脑。“A呀B和C，还有维他命D。”他努力回想自己坐在琳达膝盖上的时光。琳达抱着他，轻轻摇晃，让他入睡，一遍又一遍唱着：“A呀B和C，还有维他命D，维他命D，维他命D……”

超高音歌唱家沃利策瑞安娜如泣如诉的歌声逐渐增强，香味循环系统发出的马鞭草香突然变成了浓烈的印度薄荷香。琳达动了动，醒过来，迷迷糊糊地盯着半决赛看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嗅了一两下空气里的新香味儿，突然微笑起来——像个孩子似的欢天喜地地笑了。

“波普！”她念念有词，又闭上了眼睛，“哦，我真的喜欢这个，真的喜欢。”她叹了口气，又倒在枕头上。

“琳达！”野蛮人哀求，“你不认识我了吗？”他已经竭尽所能，为什么不让他忘记？他用力握住她松软的手，似乎要强迫她从睡梦里可耻的快感中清醒过来，从那些低俗可恨的记忆中醒过来——回到当前，回到现实中来；回到恐怖的当前，糟糕的现实中来——但正是因为让他们害怕的死亡即将来临，当前和现实又是如此崇高、深刻、极其重要。“你不认识我了吗，琳达？”

他感觉到琳达的手微弱地握了他一下。眼泪一下子冲进他的眼睛，他弯下腰亲吻琳达。

她的嘴唇动了动。“波普！”她轻声呼唤。这一声呼唤仿佛一坨污物抛向野蛮人的脸，令他痛苦不堪。

愤怒突然在他的内心沸腾。他又一次遭受挫折，忧伤的情绪找到了另一个发泄口，转化成一股熊熊怒火。

“可我是约翰！”他大叫，“我是约翰！”他愤怒，痛苦，抓住琳达的肩膀不停地摇晃。

琳达的眼睛眨了一下，睁开了。她看见他，认出他来——“约翰！”——但是又把这张真实的脸，真实的粗暴的手放进了想象的世界——与内心深处的印度薄荷香和超高音歌唱家沃利策瑞安娜的歌声、变形的记忆以及梦幻世界中离奇错乱的感受混杂在一起。她认出他是约翰，是她的儿子，但是却把他想成闯入马尔佩斯乐园的入侵者，而她和波普正在乐园里欢度嗦麻假日。他很生气，因为她喜欢波普。他摇晃她，因为波普在她的床上。“人人彼此相属……”突然，她的声音消失了，只剩一阵几乎要断气的嘶哑叫声。她的嘴巴张得大大的，好像要让肺里充满空气，但是她又好像忘记了怎么呼吸。她想要大叫，但发不出声音，只有瞪大的眼睛里呈现的恐惧显示她正在遭受痛苦和折磨。她的双手伸向喉咙，接着又伸出去抓空气——她再也无法呼吸的空气，对她来说，已经不再存在的空气。

野蛮人站起来，俯身问道：“怎么了，琳达？怎么了？”他的声音里满是哀求，好像在乞求她让他放心。

然而，她看向他的目光带着不可言状的恐惧——这种恐惧对他来说似乎就是指责。她试图坐起身来，但一头栽在枕头上。脸变形得可怕，嘴唇发紫。

野蛮人转身跑出病房。

“快，快！”他大叫，“快！”

一群多生子站成一圈儿在玩找拉链游戏，护士长站在中间。她四处张望。她第一时刻的惊讶几乎立刻就变成了不满。“不要大声喧哗。考虑一下这些孩子，”她皱着眉头说，“你会破坏条件设置的。不过，你在干什么？”野蛮人冲进游戏圈里。“小心点儿！”一个孩子大喊。

“快，快点！”野蛮人抓住护士长的衣袖，拖着她，“快！出事了。我害死她了。”

在他们到达病房另一头之前，琳达已经死了。

野蛮人一言不发，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然后双膝跪在床边，双手捂住脸，无法控制地啜泣起来。

护士长犹豫不决地站在那儿，一会儿看看跪在床前的人（多么丑陋的一幕），一会儿看看停下游戏站在病房另一头张望的多生子（可怜的孩子），他们的眼睛鼻子都盯着20号病床边发生的这令人震惊的一幕。她是否应该与他说话，让他恢复羞耻感？他会对这些可怜的无辜的孩子产生什么致命的影响？这种让人厌恶的呼号会破坏他们所有的死亡条件设置——死亡好像成了可怕的事情，还有人把死亡看得如此严重！这可能让他们就这个问题产生最糟糕的想法，让他们感到困恼，使他们做出完全错误、完全反社会的反应。

她走上前，按着他的肩膀。“你不能正常点儿吗？”她怒气冲冲地低声说。她四处张望了一下，六七个多生子已经站起来向病房这边

走来。游戏圈儿已经散了。过一会儿……不，风险太大了，整群孩子的条件设置可能要倒退六七个月。她赶忙走到面临危险的孩子们面前。

“现在，谁想吃巧克力松饼？”她用快活的语气大声问。

“我要！”一群同属一个波坎诺夫斯基程序的孩子齐声回答。20号病床被完全遗忘了。

“噢，上帝，上帝，上帝……”野蛮人不停地冲自己呼喊。悲伤和悔恨充满他的头脑，一片混沌中唯一清晰的词就是“上帝”。他低声叫了出来：“上帝……”

“他到底在说什么？”一个声音很近，很清楚地穿透了超高音歌唱家的歌声。

野蛮人猛然一惊，放下捂住脸的手，四处看看。五个穿土黄色衣服的多生子站成一排，哈巴狗一样瞪大眼睛看着他，每个人右手拿着一截松饼，一模一样的脸上沾满了不同形状的液态巧克力渍。

他们迎上他的目光，同时咧嘴笑了。一个孩子用手里的松饼条指指问：“她死了吗？”

野蛮人盯着他没有吭声，然后默默地站起身，一言不发地朝门口走去。

“她死了吗？”那个好奇的孩子急忙跟在他身边，又问。

野蛮人低头看看，一句话没说地一把推开他。孩子跌倒在地，立刻大声哭号起来。野蛮人头也没回，走了。

十五

公园巷临终医院干粗活的人共162个，分属两个波坎诺夫斯基程序组，一组84个红头发女人，另一组78个黑头发长脑袋男人。6点，他们的工作结束，两组人在医院前厅集合，财务助理给他们分发嗦麻配额。

野蛮人从电梯出来，走进他们中间。但他的心思完全不在这里——他满脑子都是死亡、悲伤和悔恨。他机械地从人群中硬挤出去，根本没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

“你挤谁？你到哪里去？”

一堆喉咙只发出一高一低两个声音，或尖叫或低吼。两张脸仿佛无休止地重复出现在一长排镜子里。一张是长满雀斑没毛的月亮脸，被一圈儿黄色环绕着，另一张是尖嘴猴腮的鸟脸，两天没刮胡子；他们都怒气冲冲地对着野蛮人。他们的手肘使劲抵着他的肋骨，还有他们的声音把他从无意识中拖出来。他再一次回到外在的现实，看看四周，明白了眼前发生的事情——他感到恐惧和厌恶。日日夜夜重复出现的谵妄，千篇一律的面孔来来往往，就像噩梦。多生子，多生子……像在琳达死亡奥秘里亵渎地拱来拱去的那些蛆虫。现在又有一堆蛆虫，更大的蛆虫，完全成熟的蛆虫，他们在他的悲伤和悔恨上爬来爬去。他停下来，用困惑和恐惧的眼神盯着周围这些穿土黄色衣服的暴民。他站在他们中间，比他们高出一个头。“这儿有多少好看的人！”他们的歌唱无情地嘲弄着他，“人类多么美丽！啊，美丽的新世界……”

“发嗦麻了！”一个声音大喊，“请排好队。赶快到这边来。”

一扇门打开，一张桌子和一张椅子被搬进大厅。说话的是一个扬扬得意的年轻阿尔法。他拎着一只黑色的铁钱箱走进来。满怀期盼的多生子发出满意的咕哝声，他们完全把野蛮人忘记了，注意力集中到黑色铁箱上。年轻人把铁箱放在桌子上，开锁，掀起箱盖。

“嚯嗬！”162个人异口同声叫起来，仿佛在看烟火表演。

年轻人拿出一把小小的药盒。“现在，” 他盛气凌人地说，“往前来。一次一个，不许乱挤。”

一次一个，不许乱挤，多生子往前移动。先是两个男人，接着一个女人，之后一个男人，接着三个女人，然后……

野蛮人站在那儿看着。“啊，美丽的新世界，啊，美丽的新世界……”歌声在他心中似乎变了调。这些歌词在嘲笑他的痛苦和悔恨，用如此令人讨厌的愤世嫉俗的嘲弄音调讥笑他！它们残酷地哈哈大笑，坚持吟唱这个低俗邋遢、令人恶心的丑陋噩梦。突然，它们发出了战斗的号令。“啊，美丽的新世界！”米兰达正在宣告建设美好世界的可能，宣告将噩梦转变成美好高尚的可能。“啊，美丽的新世界！”这就是挑战，就是命令。

“不要挤了！”财务助理气势汹汹地大叫。他合上钱箱盖子。“等你们站规矩了，我再发。”

那些德尔塔压低嗓子轻声抱怨，互相推推搡搡了一会儿就安静下来了。威胁确实有效。不发嗦麻——太可怕了！

“这样就好了。”年轻人说完，再次打开钱箱。

琳达曾经是一个奴隶，琳达死了。其他人应该自由地生活，世界应该变得更加美丽，这是一种救赎，一种责任。突然，灵光闪现，野蛮人清楚地知道了自己该干些什么，好像百叶窗被打开，窗帘被拉起。

“下一个。”财务助理说。

一个穿土黄色衣服的女人走上前。

“停下来！”野蛮人声音洪亮地大喊，“停下来！”

他挤到桌子边，德尔塔工人惊讶地盯着他。

“福帝！”财务助理低声说，“是野蛮人。”他吓坏了。

“听着，我恳求你们，”野蛮人郑重其事地呼吁，“请听我说……”由于以前从未在大众面前讲过话，他发现要表达出自己的意思很难。“不要吃那种可怕的东西。那是毒药，是毒药。”

“我说，野蛮人先生，”财务助理息事宁人地笑着说，“你是否介意让我……”

“是毒害灵魂和身体的毒药。”

“是的，但是让我继续分发好吗？好心的小伙子。”就像小心翼翼温柔地对待一只有名的凶猛动物一样，他拍拍野蛮人的手臂，“让我……”

“绝不！”野蛮人大叫。

“但是看看这儿，伙计……”

“把它全扔了，把那可怕的毒药扔了。”

“全扔了”这句话刺穿了德尔塔人脑中的重重混沌，直抵他们的要害。人群发出一阵愤怒的咕哝声。

“我来带给你们自由，”野蛮人转向这些多生子说，“我来……”

财务助理听不下去了，他溜出大厅，在电话号码簿里查电话。

“不在他自己的房间里，”伯纳德最后说，“也不在我的房间，也不在你那儿。不在阿佛洛狄忒餐厅，不在孵化与设置中心，也不在大学里。他还可能去哪儿呢？”

赫姆霍尔兹耸耸肩膀。他们下班回来，本来希望野蛮人在他们常见面的哪个地方等他们，但是哪儿都没他的踪影。他们原本打算乘坐赫姆霍尔兹的四座运动直升机飞到比亚里兹去。这真让人不安。如果他还不回来，晚饭就赶不上了。

“我们再等他5分钟，”赫姆霍尔兹说，“如果他还不出现，我们就……”

电话铃声响起，打断了赫姆霍尔兹的话。他拿起听筒：“嗨，说话啊。”接着，听了好一会儿之后，他咒骂道：“见鬼，福帝啊！我立刻去。”

“什么事？”伯纳德问。

“我认识的一个在花园巷医院工作的人，”赫姆霍尔兹说，“野蛮人在那儿，好像发疯了。不管怎么说，事情紧迫。你和我一起去吗？”

于是他们赶紧一起沿走廊朝电梯走去。

“可是，你们愿意成为奴隶吗？”他们走进医院的时候，野蛮人正在慷慨激昂地演讲。他满脸通红，满怀激情，义愤填膺，眼睛炯炯有神。“你们喜欢成为婴儿吗？是的，婴儿，呜呜啼哭，吐奶的婴儿。”他被听众动物般的愚蠢激怒，忍不住用难听的话骂这些他想拯救的人。但是这些话碰到这些厚厚的愚蠢外壳又弹了出去。他们盯着他，表情茫然，眼睛里满是愚笨、阴郁和憎恨。“是的，吐奶！”他简直就是在大叫。悲伤和悔恨、怜悯与责任——一切都被忘记了，似乎都变成了对这些人类怪物的极度痛恨。“你们难道不想自由，不想成为真正的人吗？你们难道什么是人、什么是自由也不知道吗？”因为愤怒，他的话变得更流畅，话语一泄而出。“不是吗？”他重复一句，但是没人回答。“那么好，”他继续严厉地说，“我来教你们。不管你们愿不愿意，我要让你们自由。”他推开一扇面向医院内庭的窗户，开始把装嗦麻的小药盒一把把地往外扔去。

穿土黄色的人群看着这个肆意妄为、悖理逆天的情景，不由感到又是惊诧又是恐惧，吓得话都说不出来。

“他疯了，”伯纳德瞪大眼睛盯着他，低声说，“他们会把他杀了的，他们会……”突然，人群爆发出一阵巨大的喊声。一群人气势

汹汹地朝野蛮人走去。“福帝，帮帮他吧！”伯纳德说着把目光移开。

“自助者福帝助。”赫姆霍尔兹笑了一声，实际上是欢欣鼓舞地大笑一声。他挤过人群，向前走去。

“自由，自由！”野蛮人大喊，一只手不断地把嗦麻扔出去，另一只手推开那些攻击者。“自由！”赫姆霍尔兹突然站在他身边——“赫姆霍尔兹，好伙计！”——赫姆霍尔兹也开始挥舞拳头——“终于成为真正的人了！”——赫姆霍尔兹间或也一把把地把那些毒药扔出窗外。“是的，真正的人！人！”毒药扔完了。他拿起钱箱，向大家展示空空如也的黑色箱底。“你们自由了！”

德尔塔们更加愤怒了，他们咆哮着冲过来。

伯纳德站在战斗的边缘，犹豫不决。“他们完蛋了。”他说。突然受到一阵冲动的鼓动，他跑上前去，想帮助他们俩，可是一想又改变主意停下来，随即又为自己感到羞愧，又走向前去，再一想又改了主意。他站在那儿下不了决心，又是痛苦又是惭愧——如果不帮他们的话，他们可能会被杀了，如果帮的话，他自己也可能有生命危险——就在此时（感谢福帝！），戴着凸眼镜猪鼻子防毒面具的警察冲进来了。

伯纳德冲过去迎接警察。他挥舞着手臂——这就是他的行动，做点儿什么。他大叫几声“救命！”一声高过一声，让自己处于帮忙的幻觉之中。“救命！救命！救命啊！”

警察把他推向一边，只管执行自己的任务。三个警察背上背着喷洒器，向空气中喷出浓厚的嗦麻喷雾。另外两个人忙着调节便携式合

成音乐音响。还有四个人拿着装满强力麻醉剂的水枪挤进人群，技巧熟练地一枪一枪向打得难分难解的人群射击。

“快，快！”伯纳德大叫。“你们不快点儿的话，他们会被杀了的。他们会……啊！”他的唧唧喳喳惹恼了一个警察，警察用水枪朝他射了一枪。伯纳德摇晃了一两秒钟，两条腿的骨头、肌腱、肌肉好像都没了，成了两条果冻。最后连果冻都不是，变成了水，瘫倒在地，缩成一团。

突然，合成音乐音箱里开始说话。那是个理性的声音，是个让人颇有好感的声音。2号（中等强度）合成反骚乱演讲磁带开始播放，声音直接从一个不存在的心灵深处发出：“朋友们，朋友们！”那个声音如此地哀婉动人，腔调里无尽的指责却显得如此温柔亲切，连防毒面具下的警察也一时间泪眼模糊，“这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你们大家不能幸福善良地和平共处？幸福善良啊。”那个声音重复了一句。“和平，和平。”声音颤抖着，跌入一阵轻声细语，然后停了一会儿。“哦，我多希望你们幸福，”声音又开口了，带着一种令人渴望的真诚说，“我多希望你们善良！请，请你们保持善良和……”

两分钟后，那个声音和嗦麻喷雾产生了效果。德尔塔们满含眼泪，相互亲吻拥抱——还有六七个多生子宽容地相互拥在一起。甚至连赫姆霍尔兹和野蛮人几乎都要掉眼泪了。财务主管拿出了新的药盒，快速地开始重新分发。随着那个深情男中音的告别之词，德尔塔多生子分散开来。大家哭成一团，好像心都要碎了。“再见，我最最亲爱的朋友。福帝保佑你们！再见，我最最亲爱的朋友。福帝保佑你们！再见，我最最亲爱的……”

最后一个德尔塔走了，警察把电源关掉。天使般的声音消失了。

“你们是安静地跟我们走，”一名警官问，“还是让我们把你们麻醉了带走？”他用水枪威胁地对准他们。

“嗯，我们跟你们走。”野蛮人回答，摸摸受伤的嘴唇、擦伤的脖子，还有被咬了一口的左手。

赫姆霍尔兹用手帕捂住流血的鼻子，也顺从地点点头。

伯纳德醒过来，腿也管用了。他瞅着这个时机尽可能不引人注意地朝门口移动。

“嗨，那位。”警官喊住他，一名戴着面具的警察匆匆走过大厅，把手搭在这个年轻人的肩膀上。

伯纳德转过身来，一副愤怒无辜的表情。逃跑？他做梦也没想过这样的事情。“你们抓我干什么，”他对警官说，“我真想象不出来。”

“你是犯人的朋友，不是吗？”

“那个……”伯纳德有点儿犹豫。是的，他确实不能否认这一点。“我为什么不能是呢？”他问。

“那跟我们走吧。”警官说完，带头走向门口，朝等在那儿的警车走去。

十六

三个人被引进总管的书房。

“总管马上就来。”伽马管家把他们留在书房里。

赫姆霍尔兹大声笑起来。

“与其说是审判，倒不如说更像请喝咖啡哪。”他说完就让自己倒进奢华的充气扶手椅里。“高兴点儿，伯纳德。”看到朋友脸色发青，一脸的不高兴，他补充了一句。但伯纳德高兴不起来。他没有搭话，甚至看也没看赫姆霍尔兹一眼，走过去坐在房间里最不舒服的那张椅子上。他这样别具匠心的选择，只是心存一点儿模糊的希望，希望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降低当权大人物的怒气。

与此同时，野蛮人焦躁不安地在房间里乱转，看看架子上的书籍，看看编了号的小格子里的录音带和阅读器卷轴，他隐约有一种淡淡的好奇。窗户下面的书桌上放着一册书，松软的黑色仿皮封面上印了一个大大的烫金“T”字。他拿起书翻开——《我的生命和事业》，我主福帝著。这本书是底特律福帝知识宣传协会出版的。他随手翻开几页，这儿读一句，那儿看一段。书房门打开时，他最后得出结论，这本书引不起他的兴趣。此时常驻西欧总管正好轻快地走进房间。

穆斯塔法·蒙德与他们三个人一一握手，但是话却是对着野蛮人说的。“看来你不太喜欢文明，野蛮人先生。”他说。

野蛮人看着他。他原本做好准备乱说一通，大吵大嚷，或是阴郁地一言不发。但是总管的好脾气，还有脸上显示出的智慧让他有了信

心，他决定直接说实话。“不喜欢。”他摇摇头。

伯纳德一阵惊讶，吓坏了。总管会怎么想啊？有一个人说他不喜欢文明——公开向总管说这样的话——而他被认为是这个人的朋友，这太可怕了。穆斯塔法·蒙德看了他一眼，这让他卑怯地噤了声。

“当然，”野蛮人承认，“文明还是有些非常美好的东西。比如，广播里的音乐……”

“有时成千的叮叮咚咚的乐器在我耳边鸣响。”

野蛮人脸上突然扬起了一阵欢乐的光彩。“你也读过这个？”他问，“我还以为英格兰没人知道这部书。”

“几乎没人，我是少数几个之一。你瞧，这是本禁书。但是，这儿的法律是我定的，我可以不遵守法律。我有豁免权，马克思先生，”他转向伯纳德补充说道，“恐怕你没有这个权力。”

伯纳德越发觉得痛苦和绝望。

“为什么要禁止它呢？”野蛮人问。碰到一个读过莎士比亚的人，让他兴奋得一时间忘记了一切。

总管耸耸肩，“因为它太古老了，这是主要的原因。古老的东西在我们这里没有用处。”

“即使它们很美？”

“尤其如果它们很美。美是具有吸引力的，而我们不希望人们被古老的东西诱惑，我们希望他们喜欢新的东西。”

“但是新东西愚蠢得可怕。那些戏剧，除了直升机飞来飞去，什么也没有，你感觉到的只是人们在亲嘴。”他做了个鬼脸。“山羊和猴子！”只有《奥赛罗》里的话才能恰当地表达他的轻蔑和痛恨。

“（它们）是温顺的好动物，不管怎么说。”总管喃喃地插了一句。

“你为什么不让他们读读《奥赛罗》呢？”

“我跟你说过，这是古老的东西。再说，他们也读不懂。”

是的，这是实话。他记起了赫姆霍尔兹是如何嘲笑《罗密欧与朱丽叶》的。“那么，”他顿了一下，又说，“找些与《奥赛罗》相似的新东西，他们能理解的新东西。”

“那是我们一直希望能写出来的东西。”赫姆霍尔兹说，打破他长时间的沉默。

“那种东西你是绝对写不出来的，”总管说，“因为如果它真的像《奥赛罗》，那么没人能够理解，不管它是如何新颖。而且，如果它是新东西，它就不可能像《奥赛罗》一样。”

“为什么不能？”

“是啊，为什么不能呢？”赫姆霍尔兹附和问了一句。他也忘记了当下糟糕的现实，只有伯纳德还记得。他焦虑不安，忧心忡忡，脸都绿了。但其他人根本无视他的存在。“为什么不能呢？”

“因为我们的世界与《奥赛罗》的世界不同。没有钢材，你造不了小汽车；没有社会动荡，你创造不了悲剧。现在，世界稳定，人民

幸福。他们要什么有什么。他们决不会想要得不到的东西。他们富足、安全。他们不会生病，不害怕死亡。他们对激情和衰老一无所知。没有父亲、母亲的烦恼事，没有妻子、孩子或爱人让他们产生强烈的情感。他们接受这样的条件设置，他们的行为举止不得不按照设置来。如果有问题，有嗦麻帮忙。野蛮人先生，你却以自由的名义把嗦麻扔出窗外。自由！”他笑了起来，“竟然希望德尔塔明白自由是什么！现在还希望他们懂《奥赛罗》！天啊！”

野蛮人沉默了一会儿。“尽管如此，”他顽固地坚持，“《奥赛罗》是美好的，《奥赛罗》比那些感官电影更好。”

“那是当然，”总管表示同意，“但那是我们必须为社会稳定付出的代价。你得在幸福和人们过去所谓的高雅艺术之间做出选择。我们牺牲了高雅艺术，用感官电影和香色风琴来替代。”

“但它们毫无意义。”

“它们的意义就在它们本身。它们对观众来说意味着令人愉悦的感受。”

“可它们是……是白痴讲述的故事。”

总管笑了。“你对你的朋友——华生先生可太不礼貌了，他可是我们最杰出的情感工程师之一……”

“但他是对的，”赫姆霍尔兹消沉地说，“因为无事可说的时候，写那些东西确实就像白痴一样……”

“的确如此。但是那需要巨大的创造力。你是在用最少的钢材制造小汽车——实际上就是纯粹用感受凭空创造艺术作品。”

野蛮人摇摇头："对我来说，这似乎太可怕了。"

"当然可怕。与受苦受难付出的高昂代价相比，实际的幸福往往显得卑劣。稳定当然不如动荡来得热闹。知足常乐绝不如与不幸做努力抗争那么有魅力，也没有抗拒诱惑，或抗拒被激情和怀疑毁灭那么引人入胜。幸福绝不是宏伟壮观的。"

"我想倒也是的。"野蛮人沉默了一会儿，说："但是有必要弄得像多生子那么糟糕吗？"他的手在眼前一拂，好像要把记忆中组装台前那一排排一模一样的侏儒景象抹掉，把布伦特福德单轨电车站入口一长溜排队等候上车的人群景象抹掉；抹掉那些在琳达病床前蜂拥而至的人类蛆虫，那些不停攻击他的千篇一律的面孔。他看着自己打了绷带的左手，战栗了一下，"太可怕了。"

"但是非常有用！我看你不太喜欢我们的波坎诺夫斯基程序组。不过，我向你保证，他们是一切建设的基础。他们是让火箭式飞机在航线上正确稳定航行的陀螺仪。"总管深沉的声音激动得发抖，挥动的手势表示所有这一切，表示飞机的前进不可抗拒。穆斯塔法·蒙德的解说几乎达到了合成声音的标准。

"我想知道，"野蛮人说，"为什么你还要他们——既然你从那些瓶子里可以得到想要的一切，为什么不让每个人都成为阿尔法双加呢？"

穆斯塔法·蒙德又笑了，他回答："因为我们不想让自己的喉咙被割断。我们信仰幸福和稳定。一个完全是阿尔法的社会肯定既不稳定又令人痛苦。想象一下，一个全是阿尔法的工厂，也就是说里面都

是一些各自为政、互不关心的个体。他们遗传优秀，条件设置使他们能够（在有限范围内）自由选择、承担责任。想象一下！”

野蛮人试图想象这个场景，但是想不出什么。

“这种情形太荒唐。如果让一个接受阿尔法换瓶、阿尔法条件设置的人去干半痴呆埃普西隆的工作，他会发疯——要不发疯，要不就开始砸东西。阿尔法完全可以融入社会，但唯一的条件是你要让他们干阿尔法干的工作。只有埃普西隆才可能做出埃普西隆式的牺牲，原因就在于他们并不认为这是牺牲，这是最便当的方法。他们的条件设置为他们铺下了生存的道路，他们无法控制自己，命中注定如此。即使换瓶以后，他们还是在瓶子里——一个看不见的瓶子，瓶子里满是对婴儿和胚胎时期的固恋。当然，我们每一个人，”总管边沉思边说，“都生活在瓶子里。如果我们碰巧是个阿尔法，我们的瓶子相对来说就非常大。如果我们被局限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内，就会感到非常痛苦。你不能把高级种姓喝的代香槟酒倒进低级种姓喝的瓶子里。从理论上来说，这一点不言而喻。不过现实也证明确实如此。塞浦路斯实验的结果是令人信服的。”

“那是什么？”野蛮人问。

穆斯塔法·蒙德微微一笑。“这个，你愿意的话，可以称之为重新换瓶实验。实验开始于福帝纪元473年。各位总管将塞浦路斯所有的原住民搬走，让22000名准备好的特殊阿尔法在此定居。给了他们一切工农业设备，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实验的结果与所有的理论预测相吻合。土地耕种不当，工厂罢工，法纪松弛，有令不行。被指派干一段时间低级工种的人不断阴谋策划获得高级工作，干高级工作的人总是在不惜代价策划如何保住自己的工作。6年后，一场一级内战爆发。

22000人死了19000人。幸存者一致上书各位总管，要求他们恢复对塞浦路斯的统治。请愿被接受。这就是世界第一个完全阿尔法社会的结局。”

野蛮人深深地叹了口气。

“最佳的人口比例，”穆斯塔法·蒙德说，“与冰山比例相同，8/9在水下，1/9在水上。”

“水下的人幸福吗？”

“比水上的人幸福。打个比方，比你这儿的朋友幸福。”他指指另外两个人。

“尽管要干那些糟糕的工作？”

“糟糕？他们可不这样觉得。与此相反，他们喜欢他们的工作，轻松、幼稚、简单、不费脑筋、不费力。7个半小时中等强度的劳动之后，拿到嗦麻配额，玩玩游戏，或是不受限制地性交，看感官电影。他们还能要求什么呢？确实，”他补充道，“他们可能要求缩短工作时间。当然我们可以缩短他们的工作时间。从技术上说，把所有低层种姓人的工作时间降低到一天3或4个小时非常简单。但是他们会因此而更加幸福吗？不，不会的。150多年前做过这样的实验。整个爱尔兰实行4小时工作制。结果如何呢？社会动荡不安，嗦麻消费大大增加。仅此而已。增加3个半小时的休闲时间远非促进幸福的源泉，他们不得不休假。发明局里塞满了节省劳动力的程序计划，成千上万。”穆斯塔法·蒙德做了个表示许多的手势，“为什么我们不实施这些计划呢？还不是为了这些劳动力好。让他们遭受休闲时间过多带来的折磨太残忍了。农业也是如此。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可以人工合成每一种

食物。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更愿意让1/3的人口耕种土地。这是为他们着想——因为从土地上种出粮食比工厂生产粮食需要更长的时间。另外，我们还要考虑稳定问题。我们不希望改革，每一次改革对稳定来说都是威胁。我们对新发明的应用小心谨慎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每一种纯粹的科学发明都可能具有颠覆性。科学有的时候甚至也要被看成是潜在的敌人。是的，甚至是科学。”

“科学？”野蛮人皱起了眉头。他知道这个词，但是这个词确切地指什么，他说不清楚。莎士比亚和印第安村庄里的老人从来都没提过科学，他只是从琳达那儿听过片言只语：科学就是你用来造直升机的东西，让人嘲笑玉米舞的东西，让你不会起皱纹、掉牙齿的东西。他努力想弄懂总管的意思。

“是的，”穆斯塔法·蒙德说，“那是维护稳定的另一个代价。并不是只有艺术不能与幸福共存，科学也是如此。科学是危险的，我们必须谨慎小心，给它拴上链子，套上笼头。”

“什么？”赫姆霍尔兹惊讶地说，“可我们一直说科学就是一切，这是睡眠教育里的老生常谈。”

“13点到17点，每周3次。”伯纳德插了一句。

“还有我们在大学做的所有科学宣传……”

“不错。但是哪种科学呢？”穆斯塔法·蒙德讽刺道，“你们没有接受过科学训练，你们无法判断。在我那个时代，我是个优秀的物理学家。太优秀了，足以意识到我们所有的科学不过是一本烹饪书，里面都是正统的炒菜理论，不允许提出疑问，只有得到掌勺师傅的特殊允许才能增添菜谱。我曾经也是个好奇的年轻洗碗工。后来自己开

始炒菜，非正统的炒菜方法，非法的炒菜方法，事实上，是一点儿真正的科学。”他沉默了。

“后来怎么样了？”赫姆霍尔兹·华生问。

总管叹口气，“与你们这些年轻人即将面临的遭遇类似，我差点儿被送到一个岛上去。”

这些话让伯纳德吃了一惊，采取了不体面的粗暴行动。“把我送到一个岛上去？”他跳起来，跑过房间，站在总管面前不停地比画，“您不能送我去，我什么也没干。是他们干的，我发誓是他们干的。”他指着赫姆霍尔兹和野蛮人。“噢，请不要把我送到冰岛去。我保证把该做的事做好。再给我一个机会吧。请再给我一个机会。”他的眼泪一个劲儿地往下流，“我告诉您，都怪他们，”他抽泣着，“我不要去冰岛。啊，求您了，总管阁下，求……”卑劣的性情发作，伯纳德在总管面前跪下双膝。穆斯塔法·蒙德试图扶他起来，但是伯纳德赖在地上，唧唧哇哇说个没完。最后，总管不得不按铃把第四秘书叫来。

“叫三个人来。”他命令。“把马克思先生带到床上去，给他喷点儿嗦麻喷雾，把他放在床上。”

第四秘书出去，带来三个穿绿色制服的男侍从。伯纳德被拖出去的时候还在大哭大嚷。

“让人以为他要被割喉似的。”门关上的时候，总管说，“但是如果他还有点儿理智的话，就会理解对他的惩罚实际上是一种奖赏。他被送到一个岛上去。也就是说，他去的那个地方，能够碰到世界各地最有意思的人。那儿所有的人都因为这种或那种原因，个体的自我

意识太强，不适应社会生活，他们对正统不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每一个人，用一句话说，都是个人物呢。我都要妒忌你了，华生先生。”

赫姆霍尔兹笑了：“那么为什么你自己没有在哪个岛上呢？”

“因为，我最后更愿意现在这样。”总管回答，“当时我有两个选择：要么被送到岛上去，在那我可以继续进行纯粹的科学研究，要么加入总管委员会，有望在合适的时候接替总管职位。我选择了这个，放弃了科学。”他沉默了一下，补充道，“有的时候，我为放弃了科学感到惋惜。幸福是一个苛刻的主人——尤其是他人的幸福。如果一个人没有进行毫无疑问接受一切的条件设置，幸福就是一个比真理还难伺候的主人。”他叹了口气，又不说话了，但一会儿又用轻快的语气说，“是呀，责任就是责任。一个人不能只考虑自己的意愿。我对真理感兴趣，我喜欢科学。但真理是一种威胁，科学危害社会。科学是危险和惠益并存。它给我们带来了历史上最稳定的平衡。相比之下，中国的动荡不安让人绝望。即使是最原始的母系氏族社会也没有我们这么稳定。我再说一遍，这是因为科学。但是我们不能让科学破坏自己的成果。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谨慎限制科学研究的范围——我为什么差点儿被送到岛上去的原因。我们不能让科学来解决所有问题，只让它解决当下最迫切的问题。其他一切探索都要坚决遏制。”他停了一下接着说，“读一读过去我主福帝时代的人们写的有关科学进步的东西，真让人好奇。他们似乎认为科学可以不顾其他一切，无止境地发展下去。知识是最高的‘善’，真理具有最高的价值，其他的一切都是次要的，从属的。确实，即使是那个时候，思想也在变化。我主福帝做了大量的工作，要把重点从真理转向舒适和幸福。大规模生产要求进行这种转变。普世幸福让社会的车轮稳定运

转，但是真与美无法做到这一点。当然，只要群众夺取了政治权力，那么幸福就比真与美更加重要。然而尽管如此，科学研究仍然不受限制。人们仍然可以讨论真与美，好像它们是最高的善。直到九年战争时期，这个论调才完全改变。炭疽病菌炸弹在你周围爆炸的时候，真呀美呀还有知识呀，有什么用呢？那个时候科学研究首次受到控制——那是九年战争之后，那时，人们甚至准备控制自己的欲望，控制一切，只为过上安定的生活。自那以后，我们坚持对一切进行控制。这对寻求真理当然无益，但对寻求幸福大有好处。人不能不劳而获，获得幸福必须付出代价。你正在为之付出代价，华生先生——因为你恰巧对美太感兴趣，你要为之付出代价。我对真理感兴趣，我也付出了代价。”

野蛮人打破长时间的沉默，他说：“但是你并没有去岛上。”

总管微微一笑。“那就是我付出的代价。选择为幸福服务，其他人的幸福——不是我的。幸运的是，”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世界上这样的岛很多。没有这些岛屿，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可能得让你们进入死亡室了。顺便问一句，华生先生，你喜欢热带气候吗？马克萨斯群岛，还是萨摩亚群岛？或是哪个更令人振奋的地方？”

赫姆霍尔兹从充气椅子里站起来。“我可能喜欢一个气候糟糕得更彻底的地方。”他回答，“我认为，在气候不好的地方，才能写出更好的东西，比方说风大，暴风雨多……”

总管点头表示批准。“我喜欢你这种精神，华生先生，我真的非常喜欢。尽管从官方立场来说，我并不赞同。”他笑了笑，“福克兰群岛怎么样？”

“好的，我想可以。”赫姆霍尔兹回答，“现在，如果您不介意，我要去看看可怜的伯纳德怎么样了。”

十七

“艺术、科学——您似乎为幸福付出了非常高昂的代价。”当屋子里仅剩他们两个的时候，野蛮人说，“还有什么其他东西吗？”

“当然，还有宗教。”总管回答，“过去——九年战争之前，有一种东西被称为上帝。我倒忘了，我想你知道有关上帝的一切。”

“这个……”野蛮人犹豫了。他原本想说一说孤独、黑夜，说一说月光下淡白色的梅萨平顶台地，还有直插入黑暗阴影里的悬崖，说一说死亡。他想说些什么，但是无话可说，即使用莎士比亚的话也说不出来。

与此同时，总管走到房间的另一侧，打开两个书架之间墙上的一个大保险柜。保险柜的门“哐当”一声打开。总管在保险柜的黑暗中摸索了一会儿。“这个东西，”他说，“我一直对它很感兴趣。”他拿出一册厚厚的黑色封面的书。“你从未读过这部书吧，比如……”

野蛮人拿过书。他大声读出了书本标题页的内容：“《圣经》，包括《新约》和《旧约》。”

“也没读过这本。”这是一本没有封面的小书。

“《效法基督》。”

“这本也没读过吧。”他又递出另外一册书。

“《宗教体验种种》，威廉·詹姆斯著。”

“我还有很多这样的书。”穆斯塔法·蒙德坐回自己的位子，继续说，“全都是淫秽的旧书。上帝放在保险箱里，福帝搁在书架上。”他笑着指指自己公开的图书馆——那一架架的书籍，一整架的阅读器和磁带。

“但是如果你知道上帝，为什么不告诉他们呢？”野蛮人愤愤不平地问，“为什么你不给他们读这些关于上帝的书呢？”

“与我们不让他们读《奥赛罗》的原因相同，这些书太古老了。它们讲的是数百年前的上帝，不是现在的上帝。”

“但是上帝是不会改变的。”

“然而人是会变的。”

“这有什么关系？”

“大有关系。”穆斯塔法·蒙德说。他再次站起来，向保险柜走去。“有一个叫卡蒂诺·纽曼的人，”他说，“他是个红衣大主教，”他解释了一下，“类似于首席社区歌唱家。”

“‘我，潘杜尔夫，米兰的主教’，我在莎士比亚里读到过。”

“你当然读过。哼，我说的是，有个人叫作卡蒂诺·纽曼。噢，书在这儿。”他拿出一本书，“要谈这个，我就要谈谈这本书，这是一个叫梅恩·德·博伦的人写的。他是个哲学家，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哲学家是什么。”

“天地之间万事万物，而哲学家梦想的东西却寥寥无几。”野蛮人快速地回答。

“确实如此。我给你读一点儿他梦想过的东西。同时，也听听这位社区首席歌唱家怎么说的吧。”他打开一本书，找到夹着纸条做好记号的地方，读了起来，“我们并不如我们拥有的东西那样更加属于自己。我们没有创造自己，我们不能超越自己。我们不是自己的主人。我们是上帝的财产。难道这样看问题不是一种幸福吗？认为我们属于自己是一种幸福或安慰吗？年轻、富足的人或许会这样认为。他们也许认为以自己的方式——不依靠任何人——拥有一切是了不起的。视野之外的东西不必多想，不必总去感谢别人，不必不停地祷告，不必按照别人的意愿行事，没有这些带来的烦恼。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所有的人都会发现独立自主不是人的天性——那是一种非自然状态——它在一段时间之内会发挥作用，但是不能让我们安全地抵达终点……”穆斯塔法·蒙德停下来把书放下，拿起另一本书翻开，“以这一段为例，”他说，接着又用他深沉的语调开始念起来，“人老了，他强烈地感到内心的虚弱、无力和不适，这些感觉伴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这样的感觉让人以为自己生病了，以为这种令人沮丧的情况是出于某种特殊的原因，这样来平息内心的恐惧。他希望自己能够像从其他疾病中痊愈一样恢复健康。徒劳无益的幻想啊！这种疾病就是衰老，是一种可怕的疾病。他们认为，正是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对死后的恐惧，使得人们年老后求助于宗教。但是我自己的经验让我深信，宗教情感与这些恐惧和幻想无关，它随着我们的年龄增长而发展。因为，随着我们的激情平息，幻想和感觉减弱，我们理智受到的困扰减少，我们不再容易被幻象、欲望和娱乐蒙蔽，而过去理智往往将这些纳入其中。我们的宗教情感开始发展，于是上帝显现，犹如云开日现。我们的灵魂感到、看到并转向一切光明的源头，自然而然、不可避免地转向它。既然一切赋予感官世界生命和魅力的东西开始从我们身边渐渐消退，既然可感知的存在不能再得到内外印象的支持，我们于是觉得有必要依靠某种可以永恒的东西，某种

绝对不会欺骗我们的东西——一种现实，一种永恒不朽的绝对真理。是的，我们不可避免地求助于上帝，因为这种宗教情感的本质是如此淳朴，体验这种情感的灵魂感到如此愉悦，它弥补了我们一切损失。”穆斯塔法·蒙德合上书，背靠向椅子。“天地之间的许多事情中，这些哲学家没有梦想到的一件就是这个（他挥了一下手），我们，这个现代世界。‘你只有在年轻富足的时候才能摆脱上帝，独立自主无法让你们安全抵达终点。’然而，我们现在既年轻又富足，我们抵达了终点。随之而来的是什么？显而易见，我们摆脱了上帝。‘宗教情感将弥补我们的一切损失。’但我们没有任何损失要弥补，宗教成为多余的东西。如果年轻时的欲望都可以满足，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寻求欲望的替代品？如果我们自始自终都能从古老愚蠢的行为中获得享受，为什么要去寻求消遣替代品？我们的心灵和身体在活动中能获得愉悦，我们还有什么必要去寻求安宁？我们有嗦麻，还需要什么其他慰藉？社会如此有序，还有什么必要追求永恒？”

“那么你认为上帝不存在吗？”

“不，我确实认为上帝十之八九是有的。”

“那为什么……”

穆斯塔法·蒙德止住他的话，“上帝以不同的方式向不同的人显示自己。在前现代时代，他以这些书里描述的方式来显示自己的存在。现在……”

“他现在如何显示自己呢？”野蛮人问。

“这个，他以缺席来显示自己，似乎他根本不存在。”

“这是你的错。”

“且把它称为文明之错吧。上帝与机械、科学医药、普世幸福是不可同时存在的。你必须做出选择。我们的文明选择了机械、医学和幸福，这就是我把这些书锁在保险柜里的原因。它们是污秽的东西，人们会被它们吓坏的。”

野蛮人打断他的话：“但是感到上帝的存在不是一种自然的感觉吗？”

“你这就好像在问，裤子上安装拉链是否自然一样。”总管嘲讽地说，“你让我想起了另一个叫布拉德利的老家伙。他把哲学定义为：为人们天生就相信的东西找一个糟糕的解释。好像人相信什么东西都是出于本能！一个人相信什么东西是因为他接受了相信这些东西的条件设置。寻求人出于糟糕原因而相信某些东西的糟糕原因——这就是哲学。人们相信上帝，因为他们的条件设置如此。”

“可是，尽管如此，”野蛮人坚持认为，“孤独的时候，信仰上帝是自然而然的——夜晚独自一人思考死亡的时候……”

“但是人们现在不会孤独。”穆斯塔法·蒙德说，“我们让他们痛恨孤独，我们安排好他们的生活，他们不可能有孤独的时候。”

野蛮人阴郁地点点头。在马尔佩斯，因为大家把他排除在村里的集体活动之外，他感到非常痛苦。在文明的伦敦，因为无法逃避那些集体活动，无法安静地独处，他也觉得痛苦。

“你还记得《李尔王》里面的那一小段吗？”野蛮人最后说，“‘公正的天神使我们的风流罪过成为惩罚我们的工具；他在黑

暗淫邪的地方生下了你，结果是他丧失了他的眼睛。’埃德蒙回答——你记得的，他受伤了，就要死了——‘你说得不错，天道的车轮已经循环过来了。’现在怎么样呢？难道不像是上帝在控制一切，奖惩分明？”

“哦，是吗？”这次是总管发问。“你可以尽情享受与中性人的欢愉游戏，不会有被儿子的情人挖出眼睛的危险。‘天道的车轮已经循环过来了。’但是现在的埃德蒙在哪里？坐在充气椅子里，搂着姑娘的腰，嚼着性荷尔蒙口香糖，看着感官电影。诸神是公正的，毫无疑问。但是他们的法律归根结底是由组织社会的人来制定的。上帝接受人的建议。”

“你确定？”野蛮人问，“你确定充气椅子里的埃德蒙没有与受伤流血致死的埃德蒙一样受到了公正的惩罚？天神是公正的。他们没有用他的罪行作为贬斥他的工具？”

“怎么贬斥？作为一个生活幸福、工作努力、消费商品的公民，他是完美的。当然，如果你不用我们的标准而用其他标准来看的话，也许你可以说他受到贬斥。但是你得坚持这些标准，你不能根据离心球游戏规则来玩电磁高尔夫。”

“可是价值不能凭着私心的爱憎而决定，”野蛮人说，“一方面这东西的本身必须确有可贵的地方，另一方面它必须为追求者所珍视，这样它的价值才能确立。”

“好了，好了，”穆斯塔法·蒙德抗议，“这离题太远了，不是吗？”

“如果你让自己想想上帝，你就不会让自己被欢愉的罪行所贬斥。你就会找到耐心忍受的理由，找到鼓足勇气做事的理由。我在印第安人身上看到这一点。”

“我确信你看到了。”穆斯塔法·蒙德说，“但我们不是印第安人，文明人没有任何必要去忍受任何不快。至于做事——福帝禁止人有这样的想法。如果人们开始按自己的意愿做事，整个社会秩序就会被颠覆。”

“那么，自我否定呢？如果你信仰上帝，你就有理由做出自我否定。”

“但是去除了自我否定，才有可能实现工业文明。在卫生和经济情况要求的限度内可以尽情放纵自我，否则社会的车轮就会停止运转。”

“贞洁总有理由要保持吧！”野蛮人说。说这话的时候，他脸都红了。

“但是贞洁意味着激情，贞洁意味着神经衰弱。激情和神经衰弱意味着不稳定，不稳定意味着文明的终结。没有大量欢愉的性行为，就不可能有持久的文明。”

“但是上帝就是一切高尚、美好和英雄行为的原因。如果你信仰上帝……”

“我亲爱的年轻朋友，”穆斯塔法·蒙德说，“文明绝对不需要高尚或英雄主义，这些东西是政治无能的表征。像我们这样组织合理的社会，没有人有机会做高尚或英雄主义的事情。在这样的情况发生

之前，社会肯定已经动荡不安了。在有战争的地方，有派系的地方，有诱惑要抵抗，要为爱情而斗争或保护爱情的地方，显而易见，高尚和英雄主义才是有些意义的。但是现如今，没有战争。我们采取了万般谨慎的措施，避免大家对什么人过于热爱。这儿也没有派别之争，你的条件设置让你情不自禁地干你应该干的事情。而你应该干的事情，总的来说，让你如此快乐，自然的冲动可以自由发泄，不用抵抗什么诱惑。如果不幸，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发生了，嗨，有嗦麻让你度个假期，远离现实。永远有嗦麻平息你的怒气，让你与敌人和解，使你变得有耐心，能长期经受痛苦。过去，你们要做到这些，只能通过巨大的努力，经过数年艰苦的道德磨炼。现在，你只要吞下两三片半克的嗦麻片就行了。任何人都可以变得高尚。你可以把你凡人的七情六欲大半装在瓶子里。没有眼泪的基督教——这就是嗦麻。”

“但眼泪还是必要的。你不记得奥赛罗说的话了吗？‘要是每一次暴风雨之后，都有这样和煦的阳光，那么尽管让狂风肆意地吹，把死亡都吹醒了吧！’一个印第安老人过去常常给我们讲述一个故事，关于玛塔斯基姑娘的故事。想娶她的年轻人必须在她的花园里锄一上午的地。这看起来容易，但到处是苍蝇和蚊子，有魔力的苍蝇和蚊子。大多数年轻人无法忍受叮咬，有一个人经受住了——他得到了女孩。”

“真迷人的故事！但是在文明社会里，”总管说，“你不用锄地就可以和姑娘们在一起，没有苍蝇、蚊子的叮咬。我们几百年前就把它们消灭了。”

野蛮人点点头，皱起眉头，“你们消灭了它们。是的，确实像你们干的事情。把任何让人不高兴的东西都清除掉，而不是学着去忍受它。‘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

难，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尚……但是你们两者都不做，既不忍受，也不反抗。你们只是把毒箭消除。这太容易了。”

他突然沉默下来，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在38楼琳达的房间里，琳达飘浮在歌声、灯光和香水海洋的抚慰之中，飘走了，飘出了空间，飘出了时间，飘出了那个由她的记忆、习惯和衰老臃肿的躯壳构成的牢笼。托马金，孵化与设置中心前主任，还在度假——逃离耻辱和痛苦的假期。在他的世界里，他听不到那些嘲笑讥讽，看不到那张丑陋的面孔，感觉不到绕着他脖颈的两条湿乎乎的浮肿手臂，那是一个美丽的世界……

“你需要的，”野蛮人接着说，“是与泪水相伴的东西。这儿的东西都太廉价。”

（“1250万美元，”亨利·福斯特听到野蛮人说这个话时曾经反驳过，“1250万——这可是建设条件设置中心的造价，一分都不少。”）

“为了区区弹丸大小的一块不毛之地，拼着血肉之躯，去向命运、死亡和危险挑战。这里面难道没有点儿意义吗？”他抬头看着穆斯塔法·蒙德问道，“与上帝无关——尽管上帝可能是原因之一。危险的生活难道没有意义吗？”

“非常有意义，”总管回答，“男人和女人的肾上腺素都需要不时地刺激一下。”

“什么？”野蛮人无法理解，问了一句。

“这是完全健康的条件之一。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强制要求进行V.P.S.治疗。”

“V.P.S.？”

“代狂热情绪剂。定期治疗，一个月一次。我们让肾上腺素充满人的整个生理系统，这在生理上完全等同于恐惧和狂怒。产生的滋补效果与杀死苔丝德蒙娜或者被奥赛罗杀害相同，非常方便。”

“但是我喜欢不方便。”

“我们不喜欢，”总管说，“我们喜欢舒舒服服地做事情。”

“但是我不喜欢舒服。我要上帝，我要诗歌，我要真正的危险，我要自由，我要善良，我要罪恶。”

“实际上，”穆斯塔法·蒙德说，“你在争取苦难的权利。”

“那好吧，”野蛮人挑衅地说，“就算我是在争取苦难的权利。”

“不用说还有衰老、丑陋和性无能的权利，要求生梅毒、得癌症的权利，食物匮乏的权利，令人讨厌的权利，为明天担惊受怕的权利，感染伤寒的权利，遭受种种无法言说的痛苦折磨的权利。”他们陷入了久久的沉默之中。

“我要求这一切。”野蛮人最后说。

穆斯塔法·蒙德耸耸肩，“随你。”他说。

1. 法国僧侣托马斯·肯培（1380-1471）的代表作。原文为拉丁文，15世纪中叶被译为英语。

2. 威廉·詹姆斯（1842-1910），美国经验主义哲学家，他虽然把纯粹经验看作世界的实质，却不是一元论者。《宗教经验种种》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十八

门虚掩着，他们推门进来。

“约翰！”

浴室传来一个特别粗鲁的声音。

“出什么事儿了吗？”赫姆霍尔兹叫道。

没人回答。粗鲁的声音又响了两下，然后安静下来。接着浴室门“啪”的一声打开，野蛮人从里面走出来。

“我说，”赫姆霍尔兹关心地惊叫道，“你看起来病了，约翰！”

“你吃了什么水土不服的东西吗？”伯纳德问。

野蛮人点点头：“我把文明吃了。”

“它让我中毒了，我被污染了。后来，”他低声接着说，“我吞下了自己的邪恶。”

“哎呀，到底是什么？……我是说，刚才你怎么……”

“现在，我干净了。”野蛮人说，“我用温水冲服芥末。”

两个人惊讶地盯着他。“你是说你是故意这么做的？”

“这是印第安人清洁自身的方法。”他坐下来，叹了口气，用手摸着额头。“我要休息几分钟，”他说，“我太累了。”

“是呀，我一点儿也不感到奇怪。”赫姆霍尔兹说。沉默了一会儿，他换了种语气接着说，“我们来向你道别。我们明天上午离开。”

“是的，我们明天走。”伯纳德说。野蛮人在他的脸上看到了一种听天由命的决绝表情。“约翰，顺便说一句，”伯纳德坐在椅子上，身体前倾，把一只手放在野蛮人的膝盖上。他接着说，“我想对你说，我对昨天发生的一切感到非常抱歉。”他的脸红了，“我很羞愧，”他声音颤抖但是继续说道，“我真的非常……”

野蛮人打断他的话，抓起他的手，亲切地握紧它。

“赫姆霍尔兹对我太好了，”伯纳德停顿了一下，接着说，“要不是他，我就……”

“哎，哎。”赫姆霍尔兹表示抗议。

他们沉默下来，尽管他们感到伤心——甚至可以说，伤心就是他们沉默的原因。他们的伤心是他们相互爱戴的表现——三个年轻人感到了幸福。

“我今天上午去找了总管。”最后还是野蛮人开了口。

“为什么？”

“问问我是否可以和你们一起到岛上去。”

“他怎么说？”赫姆霍尔兹急切地问。

野蛮人摇摇头：“他不让。”

“为什么？”

“他说他希望试验继续进行。但是我他妈的不干了，”野蛮人突然愤怒了，“如果我再让他们进行试验，我就不是人。世界上所有的总管来了，我也不干。我明天也拔腿走人。”

“但是你去哪儿？”另两个人不约而同地问。

野蛮人耸耸肩，“随便什么地方，我不在乎。只要是一个人就行。”

从吉尔福德下行，经韦谷到戈德尔明，之后越过米尔福德和威特利，一路到黑斯尔米尔，越过彼得斯菲尔德到朴茨茅斯。还有一条上行线路，大致与之平行，越过沃普尔斯登、汤汉姆、普坦汉姆、埃尔斯特德和格雷肖特。这两条线路在霍格斯巴克和辛赫德之间有几处地方相距不到六七公里。如果是粗心的飞行员，尤其是在夜间飞行，又多吞了半克嗦麻的话，这个距离就太短了。这里发生过数起事故，严重的事故。于是有人决定把上行线路往西偏移几公里。于是在格雷肖特和汤汉姆之间有四座被废弃的航空灯塔，它们原本用于指引从朴茨茅斯到伦敦的旧航线。灯塔上空寥落宁静。直升机现在只在塞尔伯恩、博登和法纳姆上空无休无止地轰鸣咆哮。

野蛮人选了一座旧灯塔作为自己的隐居地。灯塔矗立在普坦汉姆和埃尔斯特德之间的一座小山顶上，用钢筋水泥建成，条件非常好

——野蛮人第一次踏进这个地方的时候，甚至认为过于舒适奢侈，文明化程度太高。他向自己保证，要更加严格律己，彻底完全地净化自己，以便进行弥补，让自己的良心平静下来。待在灯塔的第一个夜晚，他特意没有睡觉，跪着祈祷了好几个小时。他一会儿向上天祈祷——有罪的克劳狄斯曾向上天乞求饶恕，一会儿用祖尼语向阿俄纳韦洛纳祈祷，一会儿向耶稣和菩公祈祷，一会儿向他的动物保护神老鹰祈祷。他一次又一次伸展双臂，好像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忍住疼痛长时间保持这种姿势，可是疼痛加剧，疼得他浑身发抖，难以忍受。但是他仍然伸平双臂，自愿遭受痛苦。同时，他咬紧牙关、汗流满面一次又一次地坚持。“啊，宽恕我吧！啊，让我变得纯净！啊，帮助我变得纯洁善良！”一次又一次，直到他痛得要昏死过去。

清晨来临，他觉得自己获得了在灯塔居住的权利，尽管大多数的窗户还有玻璃，从这个地方看出去景色也过于美丽。他选择灯塔的原因也几乎立刻成了令他离开的原因。他决定在这里住下，本是因为这里的景色非常美丽，因为从他这个好位置看去，他似乎可以看到圣灵的圣体。然而，他是谁，竟然可以受到如此厚待，日夜与美丽相对？他是谁，竟然可以与上帝的圣体居住在一起？他只配住在肮脏的猪圈或地下的黑洞里。经历长夜的煎熬之后，他的身体感到僵直疼痛，但是因为内心许下的保证，他还是爬上了塔楼平台，向这个旭日东升的光明世界望去。他已经获得了在这里居住的权利。北边的视野被霍格斯巴克长长的白色山脊挡住，东边尽头的山脊后面矗立的是七座摩天大楼，那是吉尔福德。野蛮人外看着这些大楼，皱了个眉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要与这些大楼和谐相处。夜晚，这些大楼像几何星座闪闪发光，或在泛光灯照射下，像明亮的手指庄重地直指深不可测的神秘天空（在英格兰，现在除了野蛮人外没有人理解这个手势的含义）。

把霍格斯巴克和灯塔所在地沙山分隔开来的是一条峡谷，普坦汉姆就在峡谷里。它是一个小小的村庄，只有9层楼高，有几个筒仓、一个家禽场，还有一个小型的维他命D工厂。灯塔南面地势较缓，是个长长的石楠花山坡，与一长串小湖泊连在一起。

湖泊之外是树林，树林中间矗立着14层高的埃尔斯特德塔。辛赫德和塞尔伯恩在英格兰朦胧的空气里若隐若现，把人的目光引向浪漫清幽的远方。但灯塔吸引野蛮人的不仅仅是它远处的景色，近处与远处一样勾人魂魄。树林、大片大片的石楠花丛和黄色金雀花丛、苏格兰杉树林，还有在桦树林掩映下波光粼粼的小湖泊，湖泊中盛开的睡莲和一丛丛的灯芯草——这是多么美丽。对看惯美洲干旱沙漠的眼睛来说，它们是如此令人惊讶。还有孤独！一整天一整天过去，他未见过一个人。从查琳T形塔到灯塔飞机只需飞行15分钟，马尔佩斯的山峦也不像萨里的这个石楠荒原般荒无人烟。人们每天离开伦敦不过是为了玩玩电磁高尔夫、打打网球。普坦汉姆没有球场，最近的黎曼曲面球场也在吉尔福德。鲜花和景色是这里唯一吸引人的地方。因此，他们没有理由到这里来，也没人来。刚开始的几天里，野蛮人一个人住在这里，丝毫不受打扰。

关于钱的问题，第一次到伦敦的时候，约翰得到一些个人的零花钱。他把钱大部分都花在购买装备上。离开伦敦前他买了四条黏胶羊毛毯、绳子和带子、钉子、胶水、一些工具、火柴（尽管他打算合适的时候利用钻燧取火），还有一些瓶瓶罐罐、24包种子和10公斤小麦面粉。“不，不要合成淀粉，也不要废棉做的人造面粉，”他坚持要求，“尽管这种东西营养更加丰富。”但是看到泛腺状饼干和维他命人造牛肉时，他没能抵抗住售货员的劝说。现在看着这些听装食物，他严厉谴责自己的软弱。可恨的文明产品！他下定决心绝不吃这些东

西，即使挨饿也不吃。“这会给他们一个教训的。”他报复性地认为。这也给了他一个教训。

他数了数自己的钱，希望剩下的这一点钱足够他熬过冬天。明年春天，园子里的产出足够他摆脱对外面世界的依赖。同时，山上野生动物总是有的。他看到了许多野兔，小湖泊上还有许多水禽。他立马开始制作弓箭。

灯塔旁边有白蜡树，还有一整片美丽的小榛树林，树干笔直，可以做箭杆。他伐倒一棵小白蜡树，劈出一根6英尺长的树干，就像老米季马教他那样，去掉树枝，剥去树皮，再一点一点把白色的木质削掉，最后削出一根和他一样高的木棍，中间粗直结实，两头细长灵活。这项工作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快乐。在伦敦游手好闲的几个星期里，他无所事事，想要任何东西，只要按一下按钮，拉一下手柄就行。现在干点儿需要技巧和耐心的活儿竟获得了纯粹的快乐。

差不多就要把棍子削成形时，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在唱歌——唱歌！他好像从外面进来绊了一下，突然发现自己在做坏事一样，羞愧得满脸通红。毕竟，他来到这里不是来唱歌和享受，而是逃避文明生活对自己的污染，是为了净化自身，行善行，积极弥补自己的过失。他惊愕地意识到，他沉浸在雕削弓箭的行动中，忘记了自己发誓要永远记住的东西——可怜的琳达，还有他对琳达的苛刻，还有那些令人生厌的多生子，在琳达神秘死亡的时候像虱子一样蠕动。他们的出现不仅侮辱了他的忧伤和悔恨，也亵渎了神明。他发誓要记住这些，不断发誓要做出弥补。然而，他来到这里，竟然开心地做着弓箭杆，还唱着歌，真的唱着歌……

他走进屋子，打开芥末盒，在火上把水烧开。

半小时后，三个德尔塔减农夫碰巧开车去埃尔斯特德，他们来自普坦汉姆，属同一个波坎洛夫斯基组。在山顶上，他们惊讶地看到一个年轻人站在被废弃的灯塔外面，光着上身，用鞭子抽打自己。后背一条条通红的鞭痕渗出缕缕鲜血。货车司机把车停在路边，和另两个同伴一起张大嘴巴盯着这惊人的场景。一下、两下、三下——他们数着鞭打的次数。八下之后，年轻人暂停自我惩罚，跑到林子边缘剧烈地呕吐起来。呕吐完了之后，又拾起鞭子。九、十、十一、十二……

“福帝！”司机喃喃自语。他的两个多生子同伴深有同感。

“福帝啊！”他们念念有词。

3天后，就像土耳其秃鹫发现了尸体一样，记者闻风而来。

弓体在新木材燃起的文火上烘干变硬后就做好了。野蛮人开始做箭。他把30根榛木棍削细烘干，木棍头上钉上锋利的钉子，刻好搭弦的凹槽。有一天夜里他去了趟普坦汉姆的家禽农场，也就有了足够的羽毛来装饰他的整个武器库。正当他往箭杆上粘贴羽毛的时候，第一个记者来访了。记者穿着充气鞋，无声无息地来到他的后面。

“上午好，野蛮人先生，”他说，“我是《每时电台》的记者。”

野蛮人像被蛇咬了一口，惊跳起来，箭杆、羽毛、胶水盆和刷子摔得地上到处都是。

“非常抱歉，”记者内疚地说，“我无意……”他摸着头上的帽子——铝制烟囱管式的帽子，里面藏着他的无线接收器和发射

器。“请原谅我没把帽子脱下，”他说，“帽子有点重。噢，我说过的，我是一名记者，来自《每时……”

“你想干什么？”野蛮人绷着脸问。记者回了他一个讨好的笑容。

“噢，我们的读者非常有兴趣……”他把脑袋偏向一边，几乎是卖弄风情似的一笑，“您说几句话吧，野蛮人先生。”接着他快速地做了几个惯常的手势，把与扣在腰间的移动电池相连的两根线展开，同时把它们插入铝制帽子的两边，按了一下帽子上的一根弹簧——“啪”的一声一根天线树立起来，他又碰一下帽檐边上的另一根弹簧，像变魔术似的，一个麦克风弹出来挂在那儿摇晃，离他的鼻子大概6英寸。他从耳朵上再扯下一对接收器，按了帽子左边的一个开关，里面传来一阵“嗡嗡”的声音。他再转动一下右边的一个按钮，于是听诊器似的“呼哧呼哧”“咔咔”的声音、打嗝的声音，还有尖利的“吱吱”声替代了“嗡嗡”声。“嗨，”他对着麦克风叫，“嗨，嗨……”他的帽子里突然传出一阵铃声。“是你吗，厄泽尔？我是普里莫·梅隆。是的，我找到他了。现在，野蛮人先生要拿话筒讲几句话。是吗，野蛮人先生？”他抬头看着野蛮人，脸上泛起另一种讨好的微笑，“告诉我们的读者，您为什么到这里来。什么事情让您离开伦敦？（等一下，厄泽尔！）太突然了。当然，还有鞭子的事情。”（野蛮人吃了一惊。他们怎么知道鞭子的事情？）“我们大家都急迫地想知道您鞭打自己的事情。然后，再谈谈文明问题。您知道那些东西，如‘我所认为的文明姑娘’。就几句话，几个……”

野蛮人按他的话照做。他说了九个字——只有九个字，与他对伯纳德讲社区首席歌唱家时说的一样，“哈尼！索恩斯艾佐瑟纳!”他抓

住记者的肩膀，转了几圈，然后用尽全身力气，像个橄榄球冠军运动员一样，准确地一脚把他踢了出去。

8分钟后，新一期《每时电台》开始在伦敦街头售卖。头版头条就是“《每时电台》记者尾骨惨遭神秘野蛮人踢伤，轰动萨里”。

“甚至轰动伦敦。”那名记者回去后读到文章时心想，而且是非常痛苦的轰动感受。坐下来吃午饭的时候，他不得不小心翼翼。

然而《纽约时报》《法兰克福四位一体》《福帝科学箴言报》《德尔塔镜报》的四位记者没有被同行尾骨受伤吓倒，当天下午到访灯塔，但是受到更加暴力的待遇。

《福帝科学箴言报》记者站在安全距离之外，揉着自己的屁股大叫：“无知的傻瓜，为什么不吞点儿嗦麻呢？”

“滚开！”野蛮人晃晃自己的拳头。

另一名记者后退了几步，接着又转过身来。“如果你吞两克嗦麻，邪恶就不存在了。”

“科哈克瓦伊啊特托卡伊！”野蛮人恶狠狠地说，口气中还带着点儿嘲弄。

“痛苦只是一种幻觉。”

“哦，是吗？”野蛮人说着，捡起一根榛木棍子，朝他们走去。

《福帝科学箴言报》的记者赶紧朝直升机冲过去。

在这以后，野蛮人安静地过了一段时间。有几架直升机飞来，好奇地围绕灯塔盘旋。他向最近一架纠缠不休的飞机射出一支箭，穿透了飞机座舱的铝制底板。只听见一声尖叫，飞机全力加速冲上天空。后来，其他飞机都恭敬地保持着距离。野蛮人无视这些烦人的轰鸣声（他把自己比作玛塔斯基圣女的一位追求者，面对飞舞的害虫，岿然不动，坚持不懈），在自己的园子里耕种。不久之后，飞舞的害虫明显感到无聊飞走了。野蛮人头顶上空连续几个小时空无一物，除了云雀的叫声，一切都静悄悄的。

天气热得人喘不过气来，空中还传来雷鸣声。野蛮人翻了一上午地，正在休息。他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突然，对列宁娜的思念变成了现实。列宁娜赤裸的身体触手可及。她嘴里说着“亲爱的！”“抱着我！”——她穿着鞋子和袜子，身上喷洒了香水。不要脸的娼妇！可是，啊，她的双臂缠着他的脖子，挺起乳房，嘟起嘴唇！我们的嘴唇和眼睛里有永生的欢乐。列宁娜……不，不，不，不！他跳了起来，半裸上身跑出房子。石楠丛的边缘是一簇灰白的杜松。他扑进杜松丛中，抱住它们。这可不是他梦想中的光滑身体，而是一把把绿色的松针，尖锐多刺，扎着他的身体。他竭尽全力去想可怜的琳达，没有呼吸、寂静无声的琳达，还有她紧紧握住的双手，眼里无可名状的恐惧。他发誓不能忘记可怜的琳达。但是萦绕他脑海的仍然是列宁娜，是他发誓一定要忘记的列宁娜。即使身受杜松针的刺扎，他扭曲的肉体感受到的依然是列宁娜，无比地真切。“亲爱的，亲爱的……如果你也想要我，为什么不……”

鞭子就挂在门后的钉子上，随时准备对付来到这里的记者。狂乱之中，野蛮人跑回屋子，拿起鞭子，挥舞起来，打了结的鞭子深深地嵌进他的身体。

“娼妇！娼妇！”他每抽一下鞭子就大叫一声，好像他鞭笞的是列宁娜（他是如此疯狂，没有意识到他确实希望这就是列宁娜），是雪白、温暖、芬芳、无耻的列宁娜。“娼妇！”接着，又绝望地说，“啊，琳达，宽恕我吧。宽恕我吧，上帝。我是个坏人，我是个邪恶的人。我……不，不，你这个娼妇，你这个娼妇！”

300米开外的林子里，感官电影公司最专业的大型野生动物摄影师达尔文·波拿巴藏在精心建造的藏身之处观看到整个过程。他的耐心和技术得到了回报。他花了3天时间，蹲在人工建造的一棵橡树树干里，连续3个晚上匍匐爬过石楠丛，把话筒藏进荆豆灌木丛里，把线埋入柔软的灰色沙地里。他历经了72小时的艰辛。现在，伟大的时刻终于来临——达尔文·波拿巴在他的工具之间来回移动的时候，心想这是最伟大的时刻，是自他拍摄那部有关大猩猩婚礼的著名咆哮立体感官电影以来最伟大的时刻。“太精彩了，”野蛮人开始惊人表演之后他暗叹道，“太精彩了。”他小心翼翼地调节手中的伸缩式摄像机——镜头捕捉着不停移动的对象。为了拍摄那张疯狂扭曲的脸（真令人佩服！）的特写镜头他启动了高功率拍摄，然后又转向慢动作模式拍摄了半分钟（他期待这能够产生巨大的喜剧效果）。与此同时，他听着胶片声道录下的鞭打声、呻吟声，还有一连串谵语疯话，把声音调大了一些（嗯，这样肯定更好）。他很开心，在这些声音平息的片刻时间里还听到了云雀尖锐的欢叫声。他希望野蛮人能够转过身来，给他鲜血直流的后背拍个漂亮的特写——几乎就在他转念之间（多么惊人的幸运！），这个通情达理的家伙竟然真的转过身来，他真的拍下了一个十全十美的特写镜头。

“哇，太棒了！”拍完之后，他自言自语道，“真是太棒了！”他摸摸自己的脸。在工作室配上感官电影效果之后，一定会成

为一部了不起的片子。达尔文·波拿巴心想，它几乎可以与《抹香鲸的爱情生活》相媲美——这样的话，福帝啊，那可就赚大喽！

12天后，《萨里的野蛮人》公开放映，西欧任何一家一流感官电影院都可以看到、听到和感受到这部影片。

达尔文·波拿巴这部片子立刻产生了巨大反响。公映的第2天下午，约翰享受的淳朴的孤独突然被头顶一大群嗡嗡轰鸣的直升机打破。

他当时正在园子里挖土——也是挖掘自己的思想，辛辛苦苦翻掘思想中的东西。死亡——他一锹一锹，又一锹。我们所有的昨天，不过替傻子们照亮了到死亡的土壤中去的路。这些话似乎如一声响雷炸起。他铲起一满锹土。琳达为什么死了？为什么让她渐渐变得不像人样，最后……他打了个寒战。一块可亲吻的臭肉。他脚踏在铁锹上使劲往硬邦邦的地里踩。正像顽童捉到飞虫一样为了戏弄的缘故而把我们杀害。响雷再次炸起，这些话千真万确——从某种意义上说，比真理更加正确。可也是这个葛罗斯特把他们称作永远仁慈的神灵。睡眠是你所渴慕的最好的休息，可是死是永恒的宁静，你却对它心惊胆战。只是睡着了，睡着了，也许还会做梦。野蛮人的铁锹碰到一块石头，他弯下腰捡起石头。在死亡的睡眠里，究竟有些什么梦？……

头顶的嗡嗡声变成了咆哮声。突然，野蛮人发现自己处于一片阴影之下，什么东西插入了太阳和他之间。他吃了一惊，停下挖土和思考，抬起头。他迷迷糊糊地抬起头，脑子还在另一个比真理更正确的世界里徘徊，还在浩瀚无边的死亡和神灵之中漫游。他抬起头，看到头顶不远的地方有一大群盘旋不已的直升机。它们像蝗虫一样飞来，悬浮在空中，然后降落在他周围四面八方的石楠丛中。从这些巨型蝗

虫的肚子里走出一群人，每架飞机走出一对。男人身着白色黏胶法兰绒衣服，女人（因为天热）穿着醋酸纤维山东绸睡衣，或棉绒短裤加无袖汗衫，拉链半开。几分钟后，几十个人围着灯塔站成一圈，笑嘻嘻地边看边按动手中的照相机，还朝他扔花生、性荷尔蒙口香糖、泛腺奶油饼干（就像扔给猴子一样）。每过一会儿，人数就会增加——霍格斯巴克上空的交通已经开始拥堵。就像噩梦一样，几十人变成上百人，上百人变成数百人。

野蛮人向隐身处退去，然而最后却如走投无路的困兽，背贴着灯塔的墙壁，瞪大眼睛看着面前的张张笑脸，害怕得话都说不出来，仿佛神志不清一般。

一包口香糖精准地砸在他的脸颊上，他突然从恍惚中清醒过来，意识到眼前的状况。一阵剧烈的疼痛过后，他完全清醒过来，清醒而且异常愤怒。

“滚开！”他大叫一声。

猴子说话了。人群传来一阵笑声和掌声。“可爱的野蛮人老伙计！乌拉，乌拉！”野蛮人从一片嘈杂声中听到有人喊，“鞭子，鞭子，鞭子！”

听到这个建议，野蛮人采取行动，从门后的钉子上取下鞭子，朝那些让他痛苦的原因扬起鞭子。

一阵讥讽的掌声和喊叫声从人群中响起。

他气势汹汹地朝他们扑过去。一个女人吓得哭了起来。人群中离威胁最近的几个人犹豫了一下，随后又站稳了，坚定地站在那儿。人

数上的绝对优势给了这些观光客勇气，野蛮人没想到这一点。他吃了一惊，停下来四处张望。

“为什么你们不能不烦我呢？”他的愤怒中透着一股哀怨。

“吃点儿镁盐杏仁吧！”一个男人说。如果野蛮人扑上去的话，他可能首当其冲。他递出一包杏仁说：“很好吃的，你知道。”他紧张地笑笑，接着安抚地说，“镁盐有助于保持年轻。”

野蛮人没有理会他。“你们想怎么样？”他问，目光从一张笑脸转到另一张笑脸，“你们想怎么样？”

“鞭子，”数百个声音乱七八糟地回答，“鞭子功。让我们看看鞭子功。”

接着，站在后边的一群人慢慢地、大声地、有节奏地齐声喊道：“我——们——要——看——鞭——子——功，我——们——要——看——鞭——子——功。”

其他人立刻加入呼喊，鹦鹉学舌般不停地重复这一句话，一遍又一遍。随着声音越来越多，重复到第七遍或是第八遍之后，已经听不到其他声音了，只有一句，“我——们——要——看——鞭——子——功。”

他们众口一致地大声叫喊。受到这种声音的蛊惑，这种异口同声、富有节律的赎罪似的叫喊声的蛊惑，他们似乎可以这样连续喊上好几个小时——几乎没完没了。但是大概在第25遍的时候，叫喊声被打断了。另一架直升机从霍格斯巴克飞过来，在人群头顶悬停了一下，接着在离野蛮人几码远的开阔地落下来，正好在观光客和灯塔之

间。飞机螺旋桨的咆哮声片刻之间超过了人群的叫喊声音。接着直升机触地，引擎关闭。“我——们——要——看——鞭——子——功，我——们——要——看——鞭——子——功”的喊叫声又爆发出来。

直升机舱门打开，首先走出一位脸色红润的金发小伙儿，后面是一位年轻姑娘，穿着平绒短裤、白色衬衣，头戴骑手帽。

野蛮人一眼看见那位姑娘，大吃一惊，后退几步，脸色变得苍白。

姑娘站在那儿对他微笑——那是一种不确定的、哀求的，甚至是谦卑的微笑。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她的嘴唇动了动，说了些什么，但是她的声音被观光客不断重复的高声叫喊淹没了。

“我——们——要——看——鞭——子——功！我——们——要——看——鞭——子——功！”

年轻姑娘双手压在身体左边，她那水蜜桃一样容光焕发、洋娃娃似的美丽脸庞呈现出一种奇怪的表情，既渴望又痛苦。她那蓝色的眼睛似乎变得更大更亮了。突然两行眼泪从她的面颊上流了下来。她又开口说了些什么，但是没人听得见。接着，她做了一个热烈的举动，伸出双臂朝野蛮人走去。

“我——们——要——看——鞭——子——功！我——们……”

突然，他们看到了想看的情景。

“婊子！”野蛮人像疯子一样朝姑娘奔过去。“臭鼬！”他像疯子一样，把手中的鞭子朝她甩过去。

她吓坏了，转身逃跑，绊了一下跌倒在石楠丛中。“亨利，亨利！”她大喊，但她那位脸色红润的同伴已跑出危险之外，藏在直升机后面。

人群兴奋快活地哇哇乱叫，四散开来，然后又朝那个磁铁般吸引人的中心窜去。痛苦就是令人着迷的恐惧。

“去死吧，淫荡，去死吧！”野蛮人陷入了狂乱，他再次挥起鞭子。

人群迫不及待地围了过来，推推搡搡，就像猪在槽边拱食一样。

“啊，这肉体！”野蛮人咬牙切齿。这次鞭子落在他自己的肩膀上。“杀了它吧，杀了它吧！”

人群为这痛苦产生的恐怖情景着迷，内心深处受到习惯的驱使，他们渴望全体一致，合而为一（这是条件设置埋在他们内心的渴望，无法抹去），于是他们开始模仿野蛮人疯狂的动作，像野蛮人抽打背叛自己的肉体一样，相互拳打脚踢，或者殴打他脚边石楠丛中那具抽搐不已的丰腴肉体，那个堕落的具现。

“杀了它，杀了它，杀了它……”野蛮人不停地叫喊。

突然，有人开始唱“欢快啊，淋漓”。顷刻之间，大家都唱起这句叠歌。他们唱着跳着。欢快啊，淋漓，转了一圈儿又一圈儿，一圈儿又一圈儿，以六八的拍子相互拍打着。欢快啊，淋漓……

午夜过后，最后一架直升机飞走了。野蛮人因为被嗦麻迷醉，因为漫长疯狂的肆意放纵而精疲力竭，躺在石楠丛中睡着了。醒过来

时，太阳已经升得老高。他在地上躺了一会儿，像猫头鹰面对光线一样，不解地眨着眼睛。突然他记起了一切。

“啊，上帝，我的上帝啊！”他用手捂住眼睛。

当天傍晚，蜂拥而来的直升机就像一片乌云越过霍格斯巴克，足有10公里长。头天夜晚的赎罪狂欢已经登上了所有报纸。

“野蛮人！”先到的人从飞机上下来后大叫，“野蛮人先生！”

没人应答。

灯塔的门虚掩着。他们推开门，走进房间。因为百叶窗关着，房间里面一片昏暗。通过房间对面的一道拱门可以走到通往楼上的台阶底部。然而拱顶下有一双腿在晃动。

“野蛮人先生！”

慢慢地，非常缓慢地，像圆规的两只脚，那双腿不紧不慢地向右边转过来，向北、东北、东、东南、南、西南偏南晃去，然后停一下，几秒钟后又接着不紧不慢往左边转回来，晃向西南偏南、南、东南、东……